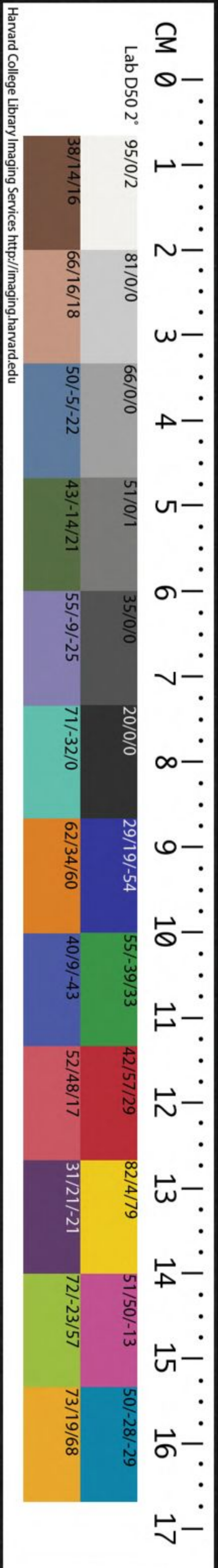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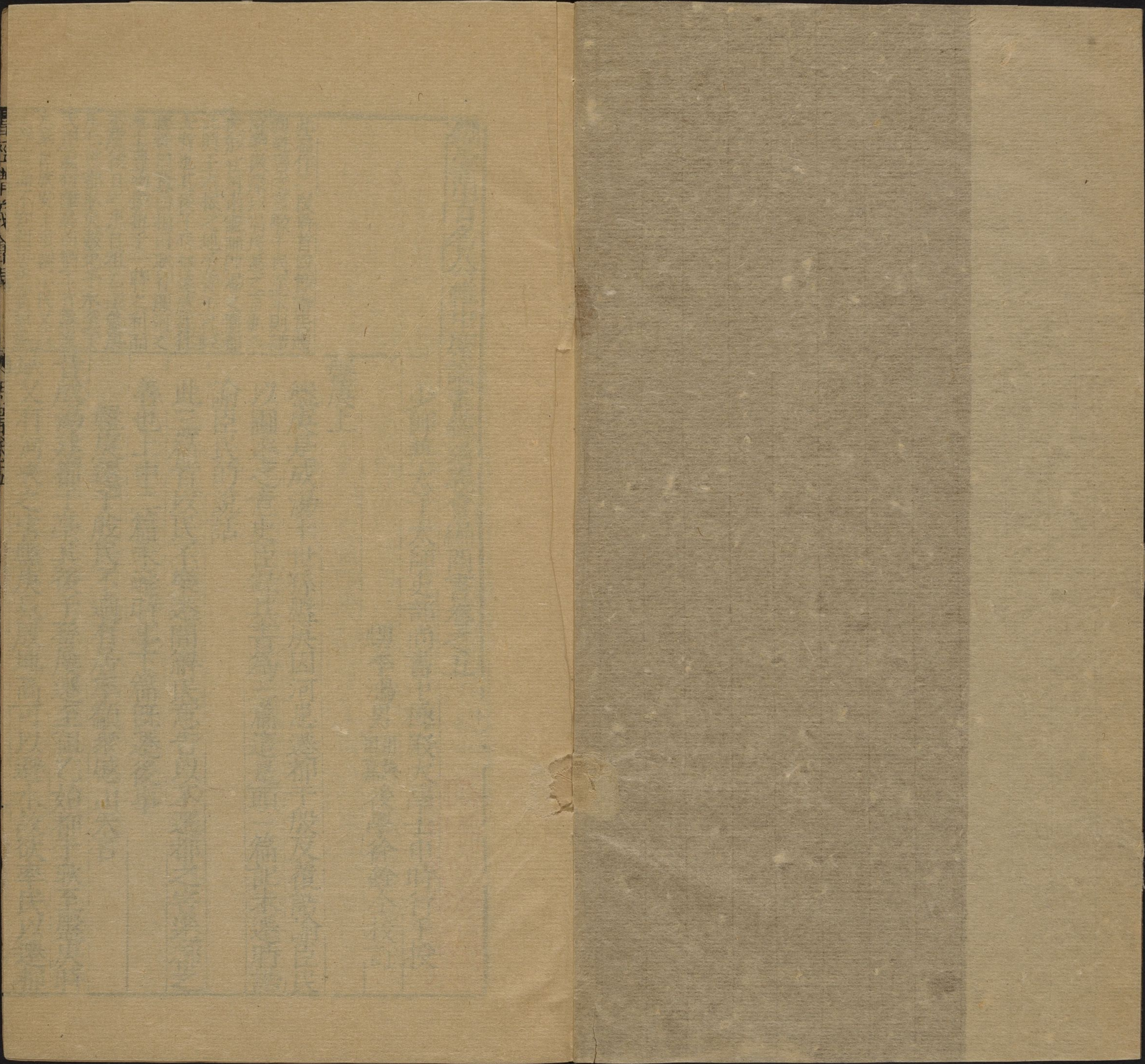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T334/5062(3)





欽定四庫全書
商書卷之五

少師並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手授

甥李鴻男用嘉後學徐銓仝校訂

盤庚上

盤庚是成湯十世孫盤庚因河患遷都于殷反覆誥諭臣民以圖遷之意史臣錄其書為三篇這是頭一篇記未遷時誥諭臣民的說話

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都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慙出矢言

昔成湯建都于亳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始都于耿至盤庚時耿又有河決之害盤庚見殷地高可以避水故欲率民以遷都

此篇作一段看首四節誥民趨利避害之言數于民至末則誥臣黜傲康以倡民遷之言也○按殷在河南偃師即湯之舊都此與王本根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噐曰相曰耿皆瀕河之地土豐物饒徂于一時之利而不虞後日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數圯于水至于民用湯析離居而猶不肯遷蓋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又惑于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故盤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印

更以遷之利不遷之害反覆曉告之

金氏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且

聚感民之以遷為憂者馬鍾陽曰矢言示其决也一定不可勿之意即下文不遷之害當遷之利諄諄然以諭其必然而也

慶府曰先王為子孫萬世計而擇此地望斯民生生不窮不意氏之不能相揀也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匡生者至至于匡已非生道况并胥匡而不能其勢迫其情哀矣猶異

天災傲子或可挽回也及稍之下此地又求無可安之望此際不得已之至情真當何如也王字泰曰其如台者言此地無計能活我民而使之安居也

參王莫二說曰先王有事未嘗敢徇己之私亦未嘗苟徇眾之願惟天命所在則欽承而不違謂下也先王惟其有事必謹天命故如天命當遷都猶且奉若

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適于有居盤庚不得已乃總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告之把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一一曉諭他蓋不以刑罰驅之而以言語化導之如此

此史臣記事之詞不適有居由惑於利害之故眾感本於蕩析離居而然矢言指我王來以下三節所謂不遷之害從遷之利是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下稽曰其如台

盤庚出誓言以告百姓說道我先王祖乙初來耿都既而遂定居于此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之生耳豈預知耿有水患而故意盡陷之于死地乎今民偶不幸困于水災流離散處不能相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使然非人謀所能及我因此考之于

下那卜兆之詞說此地墊溺已甚我亦無如之奈何言决不可不遷也天命昭然如此爾民可不從下而圖遷哉

此下三節皆欲告臣而先告民以起之也我王來三句叙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遷殷之意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于下是天命又必當遷也歸重在卜上天命所以决人事也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其如台猶云無奈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盤庚又說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諸君遇國家有大政事必决之于天命天命所在則恭敬奉承不敢違越况此遷都大事卜曰當遷豈敢偷安以違天命乎此所以不敢安寧至于

而不違安惟心不違安則所都亦不常其邑至于今凡五遷矣以今日理勢正當承于古而遷斯天命可承先烈可繼若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殄絕我命與否大烈乎烈是安民之烈即下大業也

姚承菴曰中絕曰斷天命未嘗斷也不遷而違天則命斷耳

五次遷都于亳于囂于相于邢于耿而迄無定居這豈先王好勞乃天命之不容已故也今至于我之身耿不可居天命亦幾乎絕矣若不承先王之故事以圖遷而坐待沉溺則是天之斷絕我命且憤然而不自知况曰其能順承先王之大業以保國祚于無窮乎夫天之所命在先王猶不敢違而况于我為爾民者縱不畏上命獨不畏天命乎

此述故事而言違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也有服二句汎說茲字以遷都承說言先王平日敬畏天命故于此遷都大事惟卜之從不敢安居也寧字就心上說不敢厥邑于今五邦作一句看此蓋以先王之用卜者言之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今不承于古言卜曰當遷而不遷是不能如先王之恪謹天命也斷命謂國家之命烈即所謂大業克從者追

復之意也俱就遷都上說

若顛木之有由彙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洪南池曰京師天下根本國都定則四方安天其三句一氣說求命從卜指生來莫中江曰首句空說天其以下正其實也言不遷之害則知天之斷命則今之遷殷天意實陰相我國命使自茲有求于以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乎信若顛木之有由彙也

蔣同春曰木曰明芽謂之由彙生曰彙

盤庚又說舊都已不可居新都幸有可就若能從卜而遷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譬如已倒的樹木旁邊又生出新枝一般但見國命幾斷而復續先業幾墜而復興是天將延長我國家之命于新邑使我繼嗣興復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之民矣夫不遷之害如彼而能遷之利如此是國命之斷續先業之興廢民生之安危惟繫於遷不遷之間耳爾民可不審所從哉

此即物理而言從卜以遷之利以見天命之當從也自耿遷殷須說從天命意天其三句正由彙之意也其字直貫至四方紹復三句正天之永命處也蓋耿圮河水陷于凶德而莫

之救國命將絕先業幾墜四方之民不安矣今自耿遷殷去
凶即吉則天其眷顧不已永我國家之命于殷于以紹復大
業而安天下之民也紹復底綏串下首句是喻以遷都之利
天其永以下是實以遷都之利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陸實府曰教民由在位所以通
臣民之情也或敢者禹一之辭
小民情公則言出爲箴而力微
則勢常易伏夫使廟諒出自民
庶已失筭矣至于民矢其言當
事者復壅而蔽之此寧可長也
先王五遷皆順小人之箴舊服
卽法度也盤庚明極事情故不
作一切之法只在無伏攸箴則
利害必有真國是必有定群臣

盤庚既告民以遷都之意如上文所言矣然當時之民雖多憚
於遷徙一般也有要遷的只爲在位的人戀舊都久處之安貪
沿河沃饒之利乃倡爲浮言煽惑衆心中間有能審利害而以
爲當遷者都被他排擊隱匿不得聞于上此民情所以不通而
國是所以未定也盤庚深知其然故其告教于民必自在位之
人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惟歷舉先王舊常圖遷的故事以正

之言自破國家之法自行
莫中江曰無伏攸箴此訓戒之
言正是正法度處以訓戒爲法
度所謂口舌代斧鉞也
姚承菴曰王命衆悉至于庭正
使有識者得效其箴規無識者
得聞其利害轉相告語可遂我
遷邑利民之至意也

今日之法度見得自己奉順天命皆取法乎先王而凡爲臣者
皆當謹守臣職以取法乎舊臣也其大意說道今我小民苦遭
水患必多以當遷之言箴規于我者汝臣正當通上下之情無
或敢排擊隱匿而使之不得上達也盤庚告臣之意若此於是
乃命臣民衆庶悉至于庭以聽教命焉

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民之當遷矣然民之所以不遷者皆
由于臣其惑于利害而不肯遷者由于臣之胥動浮言其明
于利害而不能遷者由于臣之排擊阻難故教民必由在位
始焉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君令臣從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
都舊臣無有不遵法度者故盤庚教臣惟舉先王舊常遷都
之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焉此是遵故事也無或句只排
擊阻難一意其所以正法度者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箴是

達微詞也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詞則人情不壅二意串說衆字雖兼臣民其實對民而告臣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陸實府曰黜有屏絕力去之意曰猷黜者私心盤據運自家有不能自知故謀去之傲上之命從己之安在他心曲之微說此都是盤庚誅心之論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纏不割捨一念即安非國尔忘身之道便屢傲須除新截絕可去此根

杜靜菴曰傲康是一篇大關目當特巨室惟其貪沃饒貨寶之利所以傲上從康惟其傲上從康所以爲浮言以惑無知之民而又排阻其箴言也

盤庚命衆說道來汝臣民之衆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之所以不肯從遷者只爲有兩樣私心一則有傲心而慢君上之命一則有惰心而徇目前之安耳汝當謀去汝這個私心念尊卑之分而不敢以傲上圖久遠之計而不敢以苟安可也

黜乃心含下句言傲與從康正私心所在無字正所以黜之也命即憂耿之害欲舍危而就安之命無傲上之命欲其守君臣之義安即總于貨寶憚勞苦而畏遷之安無從己之安欲其審利害之實也傲上從康內俱兼動浮言伏攸箴二意此句乃一篇之綱領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厲予弗知乃所訟

來路然曰舊人謂陳國典体系民情圖任共政是先王委托舊人之重千先王播告之修作而奉承宣化則在舊人不負先王之委托也樂聞箴言先王之指意也苟排擊阻難以伏其箴箴則是藏匿王之指意而非善承其君矣不欲非彼爵祿之加而寔諫行言聽極其尊崇龍異一云生則叙欽死則元祀亦好不變則翕然樂從千而不憚其難矣今汝內要見汝諸臣亦我之舊人而我之圖任共政亦無異先王意

盤庚又說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己之私亦惟謀任爾世臣舊家之人與之共事然先王固能任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有大事朝廷出號令以播告乎人舊人即爲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美意都一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敬信而任使之益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自以利害之實告之於民無有妄言以惑衆聽所以小民翕然感化而奔走之恐後先王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于先王汝宜以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顧乃倡爲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譏譏然求信于民者率皆險邪庸淺之

董惠白曰不匿厥指固有逸言
但熟化能謀私心而一以公
心施之意險膚者內懷險膚之
心而外發險膚之言也

唐孔氏曰聃聃多言乱人之意
按言惟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
汝上匿下諱所以起信者率以
險膚誰乎人之信矣夫有所訟
有事理確然誠有所當爭也予
弗知乃所訟果弗得已乎起信
險膚內正見伏攸箴不和吉言
非既攸箴不和而又倡險膚之
說以聃聃起信也

新安陳氏曰含德掩晦避敵意
與不匿厥指正相反
陸實府曰此德卑竟不可泯但

為汝所舍如花含蓋一時未開
也
呂字岡口拙謀成過雖是歸咎
于己大其意却是深警懼之
泰西汀曰作字妙蓋曰予往者
亦拙於謀慮徂于寬容以作成
汝之過失隱然見今後不肯因
循苟且必正法度矣辭婉而意
却凜然不可犯

說都不是正大深遠的議論我不曉汝所以紛爭論辨者果何
謂也豈不有愧于舊人哉

此正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共政寬說播告是遷都之號
今此句冠下四句不匿厥指者凡小人之攸箴皆以上告其
君使君欲遷之指得以宣洩而未嘗排擊阻難也固有逸言
者凡迂都之利害皆以明示乎民使民一定之見無所疑惑
而未嘗胥動浮言也不欽者諫行言聽之意不變者趨事忘
勞之意此是先王能用舊臣而舊臣不負其所用要點不做
上從康意出今汝聃聃三句反上看伏攸箴則匿厥指矣不
和吉言則有逸言矣險膚是陰懷背上之心而非正大之謀
膚或則苟徇目前之安而無長遠之慮皆傲上從康之私心
所為也如此則何以使民之不變而致予之不欽哉蓋以古
之舊人之能然者而責
今之舊人之不然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
謀作乃逸

盤庚說我之遷都非輕易勞民動衆自廢其愛民之德其實欲
為民圖安耳汝乃造言阻撓不肯宣布我為民之德意不畏懼

我一人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我看汝等傲上即安之情就
如看火一般昭然明白而無所隱蔽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
之過亦由我拙於為謀優柔姑息以釀成汝之過失耳使我能
操生殺之權有罪不赦汝又安敢若是哉

此承上起下之詞就上文聃聃起信險膚中抽出而申言之
也茲德含德俱是愛民之德言非我勞民動衆而廢此德也
實則為民圖安之德意耳惟汝傲上從康以逸言而匿厥指
肆其險膚之說不能宣此德于民而不畏一人耳然所以敢
舍德不惕者以我之可欺也不知我觀汝含德不惕之情灼
然如觀火之明白但我不能制短長之命操生殺之權以成
汝之過失耳智足以及之而義不足以斷之吾亦與有責焉
此責在已之失罰也責臣責已不平責已正所以責臣耳

杜靜臺曰當時巨室不肯從遷者只是任一己之私却不知事君大義不能從遷者只是貪一時之安却不知他日遠利故一以義責之一以利誘之要得申戒意

王方麓曰君令不違臣共不貳古之道也不若網在網乎乃有條而不紊系臣有誅意在言表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事之常也不若農服田力穡乎乃亦有秋惰農無秋意在言表

若網在網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既戒其臣之傲上從康又設喻以申明之說道以下從上理之當然譬如魚網一般把網繩提起則細目都隨之而張各有條理而不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令而臣不從是綱舉而目不張矣有是理乎然則汝不可不以傲上為戒也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譬如農夫一般服勞于田畝用力于稼穡雖是勤苦到秋來却有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他日安居樂業實在於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為戒也

此申傲上從康之戒承上言我固拙謀而成汝之過矣然汝其可以不戒乎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須先發若字之意蓋君者臣之綱也君令臣恭而綱紀

秩然其有叙猶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逸之本也先難後獲而乃家自為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乃亦有秋也為羣臣者當見義而必為見利而必遷豈可終于傲上從康也哉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

盤庚說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傲上從康的私心却乃藉口安民以市恩于眾而自以為有德不知河水一決坐待危亡適以害之而已何實德之有汝果能去其傲上從康之私心真為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民而且及爾之婚姻僚友汝於此時乃敢大言于人說汝之祖父嘗為民圖遷今汝又為民圖遷汝家世世有積德這纔不失之于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為德乎

杜靜臺曰前言謙黜此言克黜前猶勉其謀之此則期其真能之也

陸實甫曰前曰舍德此曰施德欲其以所舍者宣布之也當時却借施德之名以遂其私不知德必使小人蒙恩乃為實德姚承菴曰不止說及民直說至昏文此以其所親愛者啟其迷也

莫中江曰以苟悅小民為德者

是即私心之當黜者也既曰實德又曰積德者對有收小民為德言故曰實德而欲動世家大族故又曰積德積德即實德之可繼者積之為信世德之謂也

此申黜乃心之戒克黜克字是期之辭乃心傲上從康之心也實德為民圖安之德也蓋不遷則雖徇人情而實貽患於後是順民之虛名而已惟遷則雖逆人情而實貽之以安所謂愛民之實德也言汝之所以憚遷者私心橫于中耳誠能黜其傲上之私如網之在綱黜其從康之私如農之力穡不以虛名順之而以實德施之使遠而小民近而婚友無不蒙其澤則入以告后出以語人可以積德自許矣曰積德者蓋不匿厥指而罔有逸言在祖父既為民圖遷而有德於前戒其私心而施以實德在我又為民圖遷而有德于後世德相承非一日也此蓋以其所欲言而誘其所憚為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燕南也曰此言非但利當遷禍亦不得不遷從康之害以沉溺言後篇所謂永建乃家是從遷之黍稷也

盤庚說耿圮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畏汝乃不畏其大害於遠近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強力為勞苦之事不耕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

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遠指民近指婚及惰農三句一意言不能服田力穡也罔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是今日不遷則無以永建乃家之利從康之害如此而不可戒乎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奸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迨其

來路然曰傲上之害以刑戮言
作二段看其中三意相應相時
以下與不和吉言句應謂民猶
有箴言欲達汝獨可不和吉言
乎若火以下與惟汝自生五句
應謂浮言批汝雖盛而我能殄
滅之非汝自生毒自奉其恫乎
則惟爾眾至未與汝悔身何及
句應謂制命由汝而非我之過
咎汝雖欲自悔于後向何得哉
上一段詳言汝浮言而自取刑
戮在汝難悔下一段推言汝浮
言而被我刑戮非我有過
項多亭曰先不迂以為民倡是
為先惡其發有逸口句不重只
是起制命意汝曷弗告者使民
情真有不便告朕面之也恐沈
者想當時群臣必言遷徙有大

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說人臣之義當奉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今汝于人情憂
疑之際乃不肯將好言語開諭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
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於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於其
身其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
不能免槩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自追悔亦何
及哉我視小人之中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
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逸之言紛紛排抑之使不得達
汝固自恃其口為可以制人矣况我操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
之命而可不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乃共為浮言以
動搖斯民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一時人情為汝
所惑雖若無可柰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

應以懲之民既恐禍患不迂
則必得罪于君是陷民于罪惡
也不可謂迂謂一時民情為彼
所惑而洵也之勢也撲滅則以
制命之權而繩自作之罪其又
何難
姚承菴曰即內三不和吉言于
百姓曰其發有逸口曰胥動以
浮言皆是罪其所為曰自生毒
曰自災于厥身曰自作弗靖皆
是指其自取

辟如火之焚于原野其初雖不可親近然終可得而撲滅之汝
何所恃乎然此亦惟汝衆目不肯安靖守法以速禍于已耳非
我有過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傲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

此承上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至何及處略截要
點出傲上意來不和吉言者不能宣上德意而以善言導之
即胥動浮言之謂所謂聒聒起信險庸者也自生毒謂自取
沉溺之患敗禍二句即自生毒也先惡于民申不和吉言句
乃奉其恫二句申敗禍姦宄二句言汝惟不和吉言是敢于
傲上而為惡之倡矣則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方日進于
困苦而已汝雖悔亦何及乎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
故也然小民之箴言猶為逸口之所遏而况生殺之在我獨
不可以制爾之命乎爾何胥動浮言而恐沉于衆也吾恐予

之視汝固有若觀火之明而予之制汝亦有如滅火之勢汝固自你弗靖而已夫豈予之過哉是獲罪于君則必速禍于已信乎傲上之有甚害也若網之在綱而以下從上則私心黜而實德施斯可以免于害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既戒責羣臣又引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說道我聞遲任曾有言說朝廷用人當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練習故事通達人情國家與之同其休戚而下民視之以為安危也若夫用器則不必求舊惟取其制作之新而已遲任之言如此今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圖任共政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

此言舊人之當任以起下文之意欲其戒傲上從康以副圖

董惠白曰器非求舊惟新正是剔出人堂求舊意語氣堂云若夫用器則非求舊惟新而槩以正道施之用人不可也必當求舊矣
姚承菴曰人非繩比必求其舊舊人若斯之堪任也今在位者弗效古先舊人智反出憚民下乎可愧已

任之意也舊人是明習故典練達朝政者非但老成人也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於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說昔我先王及汝祖汝父君臣一心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勤是汝祖汝父乃我先王之功臣也汝為功臣的于孫國家所當優禮苟無罪過我豈動用非禮之罰以加汝乎蓋必可罰而後罰之也我國家世世選錄汝祖汝父之功劳至於我亦不敢掩蔽汝祖父之善今我大享祀于先王汝祖亦以功臣而配享于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作災于下凡賞

輯王杜象說曰此言賞罰之不一私蓋欲世臣之效命胥及逸勤者有事共其勞事成享其逸見舊臣于先王一德一心也德恩賞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世選爾勞者我先王世世選爾祖父之勞也茲予大享于先王二句正是予不掩爾祖父之善也世選數句不重只是起先王祖父之靈不可欺意耳

陸實府曰：垂重非德，邊蓋下段。該賞罰說，觀作福作災，句可見。逸勤須渾言先王，與爾祖父同。逸勤，爾誠有功之後也，而輕加不揚之罰，是先王寵眷以浮之。我苛刻以繩之，予固不若是之薄。然爾祖父勤勞以開之，爾玩獨以紓之，冒功世選之優，以助其康，傲予亦不若是之溢。予雖不敢動用非罰，予亦豈敢无福而強加之，當有災而曲庇其瑕，以爲德乎？爾毋謂祖勞是，憑固恩可恃也。

董思白曰：逸勤要抑揚，重勤上言。既迂之後，固相與共享，逸而實惟當迂之時，又相與共任勞。如此，誨世選爾勞二句，重予不掩爾善，見予是個不沒人善者。賞罰是分明之人，以惕群臣之心耳。

善爵惡之事，神寔降臨之。汝爲子孫者，苟無功勞，我亦豈敢動用非分之恩，以私汝乎？蓋亦必可賞而後賞之也。夫我於勳獲之臣，一賞一罰，皆不敢輕如此。爾舊人，宜知所戒勉矣。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之意也。逸勤泛說而遷都在內，與前圖任舊人及不匿厥指，罔有逸言相應。蓋爾祖父有功于國家，則爾乃功臣之子孫，休戚相關，所當敬念必傲上從康，可罰而罰之耳。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動字猶云動輒之意。世選二句，兩爾字俱指祖父勞與善俱指，胥及逸勤說。茲予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掩處作福作災，就指賞罰言。謂先王在上，祖父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苟徒傲上從康而非世有積德，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德字作恩字看，是罰固不敢妄及，賞亦不敢

自專國家圖任舊人，意蓋如此。汝爲舊臣者，可不體我之意而率祖攸行哉？蓋言此以感動之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說遷都之舉，固非易事，但我之志意已定，利害已審，如今把這難事反覆告汝羣臣，如射者之決志于中，一定而不可移也。今小民之中，或老成或孤幼，也有明于利害而以爲當遷者，汝毋欺侮老成的人，以爲耄荒不足聽；毋輕忽孤幼的人，以爲年少不更事也。惟當去已私，以從衆論，舍目前苟安之利，各爲千百年居止之圖。勉出汝之力，而不狃于從康聽我一人遷徙之謀，而不終于傲上，則庶幾有以輔成我志，而於圖任舊人之心亦無負矣。

來路然曰：告汝于難者，亦順人之辭。志決遷者，非拂人之欲。勢不容已，不阻于難也。各長三句，一直意勉其從遷也。耿圯河水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而爲永建乃家之謀，所謂各謀長遠其居也。勉力遷徙，以聽君趨利避害之謀，猷則其居長矣。箴言不雍，予志可終而不悛其難矣。

陸實府曰：今日之遷，固因民箴亦我志先定也。無侮無弱，決言朕志必遷，舉老及少，包壯者在

中悔弱之心不過一時短見淺識各字厥字重看今雖爲國爲民實各自爲計也君出謀而臣出力當共濟況予採群策以宣猷則從老少即以從君謀主倡而力主從分宜協心況予計厥居以規畫則便君即以便己勉力便是听猷歸重作猷二句姚承菴曰有識弗論年高弗論年少亦弗論有位無位在位者一存私心卽齊民不替矣曰無侮無弱蓋深折其自私之心而特嚴其返口之傲也

來路然曰此示以賞罰之公而

推言其決然所以果其從遷之志也凡私于賞罰者賞多及于親邇罰多及于疎遠我則不問遠近惟論善惡以賞罰之是至公無私了却臧由于善此所以有善必彰邪不臧由于失罰此所以有罪必罰也姚承菴曰無有遠邇四字極好凡法令之不行必由親昵之牽制始無論遠與邇但善則加賞惡則加刑則令自無不行矣陳氏大猷曰死者刑之重舉重故言死

此示在已欲遷之志而戒勉之也遷都之舉固不能無跋涉而臣民之見又不免于異同何如其難然我志之必于遷真若射之必于中豈以難自阻哉言確乎不可易也老成孤幼俱指民言無侮無弱正所謂無伏小人之攸箴也此二句是戒之各長以下是勉之各長于厥居者畏其戎毒于遠邇而爲永建乃家之圖懼其敗禍于厥身而爲長居新邑之計管下二句言之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農之力穡也聽予一人是不傲上若網之在綱也能如是則有以成吾欲遷之志而不病于難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或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盤庚告臣將終又申明賞罰之嚴以戒勉之說道凡汝羣臣都

不論遠近親疎但不從遷便是有罪的人我則刑戮是加討其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有德的人我則賞賞是及顯其善行而不蔽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國家之安危悉係于羣臣之善惡耳如我之邦易危爲安而善歟此非能自善也惟汝衆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之耶如我之邦淪胥以沉而不善歟此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縱惡不誅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

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也遠邇俱指舊臣是同姓異姓者用罪卽傲上從康而不能勉力聽猷之謂用德者反是彰厥善者近則叙用而欽禮遠則世選而不掩也蓋罰惡不惟疎者爲然而親者亦然賞善不惟親者爲然而疎者亦然與上不

敢動用非罰非德相應邦之滅以下是推其由邦之滅者紹復大業而底綏四方是也其滅係于用德此所以必彰厥善邦之不滅者天之斷命而大烈弗克從是也其不滅係于失罰此所以必罰厥死也言賞罰之必然以見羣臣不可不從遷之意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洪南池曰恭事不敢傲上而聽作猷也齊位不敢從康而勉出乃力也度口不敢浮言而無侮老弱幼也三者正是用德處能如此則彰善之典行矣否則罰之所加雖悔何及

盤庚說我之賞罰其嚴如此凡汝羣臣之衆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敬共汝所幹的職事而毋或怠忽整肅汝所守的位次而毋或違越檢制汝所出的言語使合于法度而毋或放肆惟務同心奉上以成遷都之舉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不可悔

浮言此意固是但須要體貼恭字齊字度字不可只說無傲從康等而不切本文也

此承上言欲其知所以戒也致告是更相戒飭之意當時所告惟進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使之轉相告戒各恭三句即致告之事恭爾事是不傲上齊乃位是不從康度乃口是不為浮言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

盤庚中

這是盤庚第一篇記臨遷之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冒其有衆咸造勿藝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史臣敘說盤庚自耿啓行將渡南河率臣民以遷居于殷是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勇往盤庚不用刑罰驅迫他但以話言曉

此篇分四段看首節本盤庚告民之由古我先后八節示之以古今之利害以曉其遷失于政四節俱之以神明之責罰以導其遷今予告汝不易至末則總承中兩意以果其遷也

馬鍾陽曰此盤庚將遷之時告臣庶者故史敘始曰作弗率見

民之從遷而其中猶有未協也
○誕告指一篇不過古今利害
神明責罰之意

陸實府曰民之從君以好不以
令故上之告下以誠不以言大
信以敬疑故又戒其藝也進其
民於前而親告之而借天子以
惑家者无所容其奸矣
將同春曰班次臣在前民在後
與在王廷不可遽進故升進其
民于前而告之

王仲山曰聽受言審故以明聽
勉之奉行皆敬故以无荒失戒
之
表了凡曰聽而不明則未達所
言之意受而荒失則朕命為虛

矣二句雖「戒」勉而其意相
因

陸實府曰夫民承君者也前后
以民為主而君承之拯之沉淪
之中而置之枕席之上也惟字
重心心念念只為民也垂重香
感句民見君愛便視為君自家
之愛相與共愛之更不論君為
我愛也如腹心手足自相揀護
保者休其心衛其難也物浮水
上比水面高一層今不但修人
事以與天对反浮过一步不是
志一動氣之話天所災止於此

論民之不從者然其大告乎民又只用真誠懇惻的實意以感
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焉又恐人眾諂雜聽言不審于是當眾
人皆至之時先戒以毋得褻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
命盤庚于是升進其民看他向前而面告之

惟涉河以民遷就申作字看弗率是惑于利害不肯從遷者
誕告用直包一篇而言諭以遷都之利不遷都之害曰直者
惟誠可以動物也戒以勿褻所以肅其聽也進厥民進其民
于前而誕告之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大告庶民說汝民當明聽我言凡我所以命汝者必須遵
信奉行毋敢廢棄而不從也

此下皆誕告之詞自已所訓謂之言自人所受謂之命實一

而已上句是勉之之詞曰明聽者於方受之時聞之于耳而
聽之審也下句是戒之之詞曰無荒失者于既受之後體之
于身而行之力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係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
時

盤庚首率先王遷都之事以勸勉百姓說道昔我先王如成湯
仲丁河亶甲祖乙之為君也無不惟民生是敬一遇水災則視
民之溺猶已溺之遑遑焉必欲為之圖遷而後已君之憂民如
此故當時之民亦莫不保愛其君相與憂君之憂而協力以為
從遷之奉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是以卒能避害就利舍危從安
雖有天時大水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先世君民其相與禦
災捍患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獨不然哉

人所修及溢于彼也蓋修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迺大君所操操為人定之道愛感孚而天時不得不和其浮天者也迺君民所共操為必勝之機

來路夫曰先王遷徙興作因民所利此民之所共聞者今我敬使汝遷亦惟喜與同安非比于罪則亦先王利民之意也以所聞先王者而念我則知我今日圖遷之意矣民利者命也

此述先世君臣之相與以歆動之也起下三節看承民係后俱指遷都說惟民之承者以民心為心以民生為念兢兢業業圖遷以為國家也係后胥感者体君之心盡已之心傾誠推戴亦從遷以安國家也天時包水患言勝之者君民一心上下一体和氣既足以回之圖為又足以勝之雖有天時不能為之害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又明示遷都之意說道昔我殷邦河水為災天降大害先王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而遷徙者只為人情莫不欲安但看於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已此先王之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思我遷都之舉乃聞之于先王而非創為于今日者乎蓋我

危而趨生全之地也承汝承字與惟民之承同

陸實府曰不懷正是感處疾痛在身不能安也汝曷不念對保后說民被浮言所惑不曾心裡忖量一番試將我與先王之遷比較思念當有得其故者不曰共康而曰康共者君無私安以民為安今之圖安與民共之若以遷罰汝則我先自罰矣比近也斯民原曉得遷非真罰但近罰耳

姚承菴曰謂之非汝有咎比于罰故為此遷謫之舉者當時民惑於浮言視遷都如謫戍然故特為申曉若此也

所以敬承汝民命而率汝以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樂耳是我今日為民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亦當體我之心矣

此申上文先王所以遷都而言已今日圖遷之意也首四句輕重念字意言先王之當遷而遷所謂惟民之承者我之所聞也汝何不以我之所聞于先王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承汝以下正所以念之者承汝俾汝一直說言我之致敬以使汝者惟欲趨利避害舍危就安樂與汝民共之而已此即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為爾之有罪而謫遷之哉此節以安民生立說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來非泉曰為民圖安君之意為已圖安民之志上言惟喜康共是為民之意也此言不從厥志是順民之志也蓋申上意在康共中點出從志來顛倒都在話言上見

盤庚說爾民不樂遷都者豈謂我大違眾志而強汝以必從乎我想爾民的本志豈有不願安居者特一時為浮言所惑故不肯遷耳我今所以不憚語言之煩而招呼懷來爾民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欲與之共享安康正以大從爾志使得遂其舍危就安之初願也然則我非強民乃順民耳何不熟思之乎

此承上言已之遷都以為民生者正所以從民志也蓋趨利就安之心人皆有之而其憚遷者特為浮言所惑耳今予之招呼懷來于茲新邑者惟以汝民蕩析離居之故故貽之安康以大從其同然之欲而已蓋雖違爾言之所不樂實從爾心之所不言也顛懷應承汝俾汝不從志應康共與上節相承看

杜靜臺曰朕心攸困言憂民不安居而至于困鬱也欲安者民心之忱也能宣布吐露其腹心而敬念其誠以感動乎君斯則能憂朕心之困矣爾忱不屬者初雖審于利害而終惑于浮言也稽者所謂即安危利害之寔而反求其心也

姚承菴曰思遷以安定厥邦不知費多少心思竭多少精力若詩所謂予手拮据予口卒瘁者皆朕心之攸困處此民之所當深念者也汝曾不憂君之憂乎然汝之本心亦知遷邑之有利焉者是其忱也不成大宜乃心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又以不遷之害警勸庶民說道耿被河患則民危而邦亦危矣故今我將為汝遷都以安定國家使汝民同享安逸這是我苦心替汝思算不得已而為此舉耳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肯宣布腹心敬慎思念以誠意感動我一人是不能如先民之係后胥感矣則汝惟坐待水患以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裝載者該及時啓行若遲滯不濟必然臭敗了所載的貨物今日遷都正該君民一心效同舟共濟之義汝若又生遲疑而從上之誠心間斷不屬則豈能以共濟艱難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夫安定之與沉溺這兩件利害昭然明白爾民曾不能

欽念乃沈動予一人則與古先
民保后胥感者蓋大別矣此惟
汝自鞠自苦若乘舟者然弗亟
濟則與厥載耳今爾物抱是忱
終不連屬惟胥以沈而已此其
利害昭然較著不待言者汝不
其或稽則害必不免矣至此時
雖自怒曷及於瘳哉此極說到
大利害處其民惻然自知省
悟也

稽察以決其從違一旦河勢潰決無可逃避汝雖自生怨怒而
悔已無及矣果何救於困苦乎爾民其審察之可也

此節承上二節而言對古我先后節看言先王惟民之承而
民保后胥感固有以勝天時矣今我之圖遷同於先王而爾
之從遷不若先民其能免於患哉將試以汝遷申承汝俾汝
顛懷新邑言安定厥邦申安民生從民志言蓋民生安國與
之俱安民志定國與之俱定也此與惟民之承相應心之攸
困猶言苦心以憂國憂民說亦即上二節意乃咸大不宣乃
心欽念以誠動予一人只作一句讀蓋君民一體憂戚當同
今不憂朕之憂而私便其身圖是不能開心見誠以感動我
矣此正與保后胥感相反爾惟自鞠以下言自取沈溺必不
能以人力勝天時也自鞠自苦作一頭若乘舟以下見其自

鞠自苦之意以警動之言不能及時圖遷則沈溺之患必不
免矣利害昭然如此而汝民曾不能察雖相與咨怨亦何損
於沈溺之苦哉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

表了凡曰凡謀貴長不謀目前
而謀永遠謀之長也憂本可免
今不求免而憚遷是大以憂自
勸也今其有今罔後二今字緊
相呼應謂只有今日並無後日
矣生理本在天既罔後則死在
旦夕矣何生在天乎

盤庚又說汝民不為長遠之謀以思量不遷的災禍是汝安危
利災不知求免於憂而大以憂自勸也如今自前戀着沃饒之
利固有今日矣然將來決遭沉溺而無有後日天將斷棄汝命
汝有何生理于夫乎不遷之害其大如此汝民又將何從哉

姚承菴曰人未有以憂自勸者
然不為深長之思而但為目前
苟安計則災及於身所不免者
非以憂自勸乎今茲不遷有今
罔後何生在上是大可悼已

此承上文而言不遷之害俾汝康共而顛懷新邑此長遠之
謀也自鞠自苦而淪胥以沉此不遷之災也不為長遠之謀
以思不遷之災則是不求免於憂而反以憂自勸矣今其有

陸實府曰利與害無兩從人當自立主意不定將隨人轉後故命爾一倚乃身二句意串重心上倚者纏縛不得自由迂者遠於事情不知切身利害中無差張便多所惶惑故一者清虛之府爾之所登馨滌滅而伸縮其筋骸切實其念慮者也一有定跡則不陷邪僻之路則不迷正直之途方明齋曰恐人以下推其當誠心聽上之故遷都之舉心以主之身以行之當有中正之見方無疑沮故恐浮言之倚且迂也能一心聽上則能謀長以免其災而非以憂日勸矣

今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盤庚以民不從遷只因心志不定故告之說是非不兩立利害無兩從今我命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傲上從康之惡以自取沉溺之敗所以然者蓋凡人中心有主則邪說無自而入若汝心不專一吾恐浮言之人引誘煽惑得以偏倚了汝之身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迂曲了汝之心使汝以利為害以害為利必不能決然從遷矣故當一心以聽上然後浮言不能為之惑也

此承上文言不遷之害而決其從遷也命汝一是一心以聽上之遷謀長思災而以誠相屬無起穢是不為傲上從康之惡以自敗於沉溺之禍也下二句承說蓋中心有主則外邪

不干苟汝心不一而起穢焉恐浮言之人乘間而入將倚汝之身使身不能自為去就將迂汝之心使心不知利害所歸徒以憂自勸而已一則身安而心定自不惑於浮言予之命汝一者凡以此也

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盤庚又發其懇切為民之意說道耿圯河水有今罔後汝命幾絕於天矣故我命汝及早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於天而使之更生也我豈用刑威以驅迫汝哉特用以奉養汝眾引而納諸生全之地耳

此亦承上言我欲汝一心從遷者何哉蓋為有今罔後汝命幾絕及今免於淪胥正以迎續汝命於天也然則我豈以威脅汝而秉德弗靖哉惟以奉養汝眾而已為天牧民為民立

來路然曰迎續其命本生理絕于天來用奉畜即是迂續只及乘言之非有二也畜眾而續其命則命之係于天者得以更生而非罔後矣陸實府曰續命之際全憑一團元神和氣一毫威虐着不得故威虐盡忘却將欲遷不遷之民都舍畜之生養之中

表丁凡曰上用奉畜此曰不
克蓋者謂大能奉畜也○羞即
奉畜皆置之安養生全之地意
不過反駁為言耳

命遷都之意固如此汝其可以不從乎奉養正繼廷續句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

盤庚又說昔我先世神聖之君如成湯仲丁河曹甲祖乙當五
遷厥邦之時爾先人竭力從遷其勞甚矣我惟思念我先神后
之勞爾先人其功不可忘故我今日圖遷以有家之利大能奉
養爾眾於生全之地者用懷念爾為先民之子孫不忍坐視其
沉溺而不加拯救故也是我於爾民為謀固甚周而用情亦甚
厚矣爾民顧乃不體我心而欣然樂從何耶

此亦承上言我之奉養汝眾而必欲其遷者何哉蓋係后胥
感竭力從遷我后之勞爾先人亦甚矣予念之不忘故大能
養爾者惟以爾為先民子孫念先民以及於爾所以不忘為
汝謀也念爾祖德及爾後昆遷都之意又如此汝又可以不

從乎懷字正應念字自首節至此意皆相承首言先王之時
君臣同憂故得免其害繼言我之欲遷猶先王而爾民不如
先民是自取沉溺之患也汝不謀長以下正責其自取沉溺
而詳示遷都之意以感動之末則以念爾先人為言又應係
后胥感句意蓋盤庚之意以已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
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之行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盤庚恐民心未服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說道人君之政莫
大於安民今耿圯河水民之不安甚矣我若不為民圖遷是失
安民之政而久居於此也我高祖成湯在天之靈必大降罪疾
於我說道汝為民主何為虐害我民坐視其沉溺而不救乎是
我不能圖遷則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杜靜臺曰此言已不能為民圖
遷則高祖以義罰之○以下四
節蓋亦不得已而慎之以神道
也蓋天下之人固有臨以父師
之訓憚以官府之法悍然而不
顧而談及冥冥則踈然變色者
故幽暗之權有以助明之不逮
而神鬼之說可以濟人之不及

此盤庚因商俗而導之所以爲善也首節四節雖嚴諸已嚴諸臣然君臣不爲民者尚不可逃其罰而况民之不從者乎意思都歸重在民上

姚承菴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耿圯而不遷以病民便是失政處故特以自罪曰曷虐朕民見高后之靈無日不在斯民不可不仰体以生全之也

杜靜臺曰此言民不同心以從遷則先王以義罰之姚承菴曰耿圯于河圖遷于殷此正可以爲生處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則君非忍棄其

上歷敘圖遷之意以示民當從遷此下四節又援神道以儆懼之示民不可不遷也此節是言君不圖遷則得罪於湯所以嚴之已也蓋政在安民今耿圯河水不能胥匡以生矣而猶不思所以安之是失政而久於此也我高后蓋嘗降我凶德而允殖兆民者寧不以虐民而罪我哉我高后之可畏如此此我所以不敢不爲民圖遷也虐民非必苛政但坐視沉溺是亦虐之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盤庚說今日之事我若不能圖遷以安民固無以追於先王之責汝萬民若不能自爲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謀同心而尚憚於遷徙則我先王亦必大降罪疾於汝說道汝何不與朕

民而不自棄其自棄其生矣同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逆理犯分之失德則先王自上降罪故說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云云于汝汝將何道以自免哉是民不從遷亦難逃先王之責如此自決其罪疾之不可免也

字耿圯河水民不聊生能遷則去沉溺而就安康其生厚矣故曰生生乃不生生卽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予一人之心卽惟喜康共之心不謀同心卽不宣乃心爾忱不屬也二句一連說爽德與上穢惡意同言民不能與君同遷是傲上從康之爽德耳我先后必不宥爾而爾亦不能自免也我先后之可畏又如此爾民其可不遷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盤庚說汝民不肯從遷不但得罪於我先王而亦得罪於爾祖父蓋昔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而

杜靜臺曰此言民有違遷戕害之心則祖父亦順先王而以義罰之

王字泰曰汝有戕則在乃心者
傲上從康之見害已害人雖其
罪伏幽隱而先后神明固已洞
鑒之矣故雖懷求乃祖乃父而
示以玉降罪疾之意乃祖乃父
亦知義不可容罪不可追而不
之救也

為君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
可也今既知河水為患而不肯遷是即戕害生民矣苟有戕害
在汝之心我先王必安慰汝祖父說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
之罪罰汝祖汝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汝死于先
王之前矣可不畏哉是民不從遷又難逃祖父之責如此
此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於先王而亦得罪於其祖父也既
勞乃祖乃父二句即申前念爾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
爾之意戕害在汝之心謂有不肯安全之意而不從遷也綏
是安慰綏乃祖乃父有宜大降罰之意蓋言爾祖父之可畏
而不可不遷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

杜預曰此言臣貪利不為民
圖遷則臣之祖父亦告高后而
以入罰之

王字泰曰亂治也言我有治政
之臣所與共天位者具乃貝玉
溺于利而不顧生民之害者高
后與其祖父亦罪之具者巨室
世享沃饒之利不可謂不足今
復貪而不遷則是欲多取圖兼
有之也

王方鹿曰貝水蟲古人取其甲
以為貨如今之用錢也按上篇
責臣之詞但言其浮言誤衆傲
違上命怠惰自安而已不言其
所以然之故也至此始曰具乃
貝玉則群臣實利瀕河之地沃
饒自豐故不能遷不肯遷浮言
以害遷皆生于務富貝玉之一
念而已

王仲山曰迪高后向是申明作

盤庚對民責臣說道民不從遷固難免祖父之責然不但爾民
為然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若不肯為民圖遷惟貪沃
饒之利以聚畜寶玉為事則汝諸臣的祖父亦惡其所為相與
告我高后成湯說我子孫為臣不忠棄義貪利其作大刑戮於
我子孫以討其罪是諸臣祖父實啓迪我高后以大降不祥而
災害必不可免矣夫臣不從遷亦難逃祖父與先王之責如此
况於爾民奚可惑其浮言而不遷乎

此言臣不能率民以從遷則得罪於成湯祖父又嚴之臣也
乃對民責臣之辭亂政猶言治事具乃貝玉者貪沃饒之利
而總於貨寶也丕乃告我高后者稟命成湯而欲其降罰也
迪高后者啓發成湯而大降之罰也通上四節總是以鬼神
動之商俗尚鬼故盤庚因俗而道之如此

不刑之災弗祥即不刑也○篇
丙神后高后典先后皆指先王
之迁都者言之神后言神靈在
天高后言功德崇高也

王字泰曰不易與難同太上
是言已不以難而自阻此是望
民當以難而相體

陸實府曰草莽不開廟堂之替
盪而謂之分者我所念念不安
止是為民能見一人為民之心
而無疑即分也歆念皆從心出
中就是真心不昧中无常至有
衆所共是非而未必是非者惟
德是非大較彙利害極致提衡
而枉干是犯小害而不避棄成
業而不恤而中出焉中非心外
之物設非有家可托也以中為
矩而中擊之不妨人挾一見念
造一形而中政于此異處徹同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宵絕遠汝分歆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

盤庚反復勸戒庶民又嘆息說道今我告汝以遷都之事豈敢
以為易而忽之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畏展轉思慮正
我之大以為憂者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無使上下之情相
去遠絕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我以安民為謀汝必分我之謀
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憂民為念汝必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
同心協力期於相濟以有成乃為可爾然欲體吾之心又必先
正汝之心蓋天下之是非利害都有個恰好的道理所謂中也
此心一失其中而偏邪之見得以入之矣汝百姓各要把這道
理安設於汝心使中有所主而事有定見則必能知遷徙之當
然而不為浮言之所奪豈不能分歆念以相從乎

然之極其所為人設一中者乃
其心无二設者也分則方人各
揀其一心合則方心共票其一
中者也事至而求中有合有不
合惟設之于心如植物置器持
得定則紛紜不能奪矣
新安陳氏曰中者人心同然之
理何待于設正緣徇其私情之
偏則此理不見故勉以舍其偏
見設中于心

此承上文而申救其從遷之意當以篇內事敷演告汝不易
亦要兼臣民傲上從康言之大恤以憂國憂民言即所謂朕
心之攸困也絕遠即爾忱不屬之意二句一勉一戒當串說
汝分歆念句即此二句之實也歆念俱就遷都說分歆者以
君之事為事君固欲安定厥邦而彼亦勉出乃力也分念者
以君之心為心君固欲惟民之承而彼亦係后脊感也分歆
念正是永敬大恤相從止是無相絕遠三句總是體君之心
也中字泛說天下之是非利害莫不有極致之理以此存心
則利害有定見是非有定則乃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浮
言之人不得以倚乃身迂乃心矣此是正已之心也能正已
之心斯能體君之心不可平看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

洪南池曰顛有詐病意越有脫
逃意顛越不恭是一種人奸究
又一種人皆是不吉不迪的无
俾句雖是妨变实有維風意
姚承菴曰乃有乃字要体得好
言當此時乃有此不良之輩也
我乃剽殄滅之云云决言必實
之法不少加貸也
王方麓曰種即謂上所指之奸
人涌而不誅復使為稂莠于新
邑故謂之无遺種

來路然曰生生者生養不窮之
道也言往于新邑有生生之利
今我用汝遷正使樂生與事于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盤庚既誘民以從遷又恐遷徙之時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
令以告救之說道今往遷新都道路之間必須嚴肅若有不善
不道之人如顛倒違越不敬遵我之約束者及暫時遇着的人
肆為姦宄乘機劫掠者我小則加之以剝刑大則殄滅其種類
無復遺留生育不使遺其種於新造之邑以壞我之良民善眾
也

此嚴明號令以告救之所以防害遷之人也不吉不迪貫下
二等入剝刑之小者殄滅以下刑之大者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臨遷之時又告民以從遷之利說耿被河患汝民不能聊
生矣自今往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有生生之樂焉

無窮而後乃家之業也蓋有
生之道而後可以建家不是二
事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
家民家永建則邦之安定可知
矣

陸寅府曰生生應前生生永字
自生生中生出來生生今日之
事無窮永建後日之事一定

此篇分三段看首節本盤庚綏
教之由無戲怠六節是合綏臣
民立新業而釋舊疑邦伯六節
是專綏其臣以仁新遷之民也

王方麓曰居者官府民廛井邑
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民上下
之位既奠其居乃各正其分首

盤庚下

這是盤庚第三篇記盤庚遷都之後慰勞戒勉臣民的說話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

史臣叙說盤庚既遷新邑鼎建國都此時臣民居止已定無復
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然遷徙初安經制未備於是盤庚乃各

夫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遷使汝永立乃家於此
子子孫孫享生生之樂於無窮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為
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何為不肯從遷而尚戀戀於故土乎
此飭勉其遷都之意生生字作有力看觀前乃不生生可見
蓋欲其往茲新邑樂生與事也此是勉之之辭今予二句又
示已圖遷之本意見不可不往之意就將然說上下文相關
生生字就是建乃家永建字又是享生生之利於無窮也

呼集慰勞而安之乃字正字綴
字皆用力字
其南池曰莫居只是免蕩析離
居之苦少有定極也輕輕說正
位者新都草昧之初各分易至
踰越從而整肅其尊卑之分也
止外重看下文正是綏衆之詞
陸實府曰正位以厭上下之体
統綏中以懈行役之勤勞

新安陳氏曰當時臣民未遷則
憚以為難既遷則苟以為足未
必不謂不必更勉而自可以永
命矣命虽在天建立之在我必
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又無戲怠
而後能懋勉故首以無戲怠矯
其旧習而新其精神
來路然曰無戲怠矯其傲康之

舊者謂方正之時當從令雷升之
固不可傲惰而既遷之後當新
立事功尤不可傲惰也之字是
敬勤意与戲怠反勉立國家無
穷之業則臣民之永建乃家者
可知

姚承菴曰人之所藏者心腹腎
腸也敷則無不吐露矣此極明
已之無中藏耳
莫中江曰朕志包一篇而言故
曰朕告爾罪爾衆言不追咎既
往傲惰之罪曰怒曰讒皆從疑
上之罪我生來

正其上下尊卑之位以明相臨之分又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
安有衆之情焉

此史臣之詞莫厥居作已然事看謂居止已定非復蕩析離
居之日也正厥位者乘新都草昧之初而整肅其尊卑之分
也綏爰有衆者因遷徙間關之後而慰安其勞役之情也此
皆遷都之急務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盤庚戒勉臣民說爾等臣民昔固有傲上從康者今新都既遷
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往時之故習必須盡心勉力趨事
赴功為臣的各修職業為民的各務生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
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

上句是戒其故習下句是勉其新功戲即傲上怠即從康無

戲欲其敬事也無怠欲其勤事也大命專指國命而言懋建
者臣盡常職而崇功廣業使大業克紹而四方亦為之底綏
民安常業而樂生興事使乃家永建而厥邦亦為之安定國
家之大命有以垂之無窮也始而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予遷績乃命于天命之短長在于遷之決不決耳今而曰無
戲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繫於遷之後勉與不勉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盤庚雖已遷都猶恐臣民勉強順從而心懷怨怒故告之說上
下之情常恐不能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腸凡胸中所蘊蓄的
都明白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志使爾等知悉蓋遷都之時爾
衆或有倡為浮言說事定之後加汝罪責者豈知我已釋然於

陸實府曰王者不顧怨乃事定後可無任受怨矣况基圖甫奠須和氣致祥而嗷嗷叢然亦傷國脉故首及此建大命之第一義也阻遷与惑迂之徒又且惧罪故釋之

心不復追究往事加罪於爾眾也爾眾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怒之意合同附和而加譏謗之說於我一人則上下相信人人自安可以共保國家之業於無窮矣
上既戒勉之以作其志此又開示之以釋其疑民志即下罔罪句蓋篇中叙遷都之意與欲為之事本無罪臣民之心誠恐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為事後加罪之說者故言此以釋之共怒是怨蓄於心即厥心違怨讒言是怨出於口即厥口詛呪是也

表了凡曰毫依山故曰適于山曰山便有水不能侵之意凶德指水患水以就下為性故以降為美嘉績即所謂多于前功者附姚承菴曰水局將凶德司馬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盤庚說昔我始祖契建都于亳既無水患而有功于民其後屢遷前功或幾乎墜矣我先王成湯將欲推廣前人之功而不使之失墜故又往居于亳還歸舊都是時山高土厚得免河水之

遷曰其小之為利害也水利民處最然汎濫為害則凶莫甚焉故曰凶德

災除去了國家的凶禍所以能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於我國家也是先王遷都之善如此

此將叙已遷都之意而即成湯以起之也前功指湯以前諸君言多前功非有過于先王只恢復之使之久而不泯遠而彌光之謂適于山以下即湯所以多前功者適于山內當用恪謹天命惟民之承意講嘉績承凶德句應多前功看蓋墊溺之災既去而厥邦有安定之休瀉鹵之患既除而四方有底綏之慶嘉美之績煥然于朕邦而前功于是乎多矣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盤庚又叙已遷都之意說道今耿為河水所壞我民浮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期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矣汝等只說我無故震動萬民而為此必遷之舉不知乃天命之所在耳

王方麓曰蕩析離居謂四散避水間井蕩析民更離居不復能保聚也

蔣同春曰朕曷震句乃承上起下之詞有設問之意而下因答

云云若就一節說蕩析離居正其故也如云民遭水患而無定居則將陷于凶德而廢先王之嘉績正為此故而遷之也亦反謂我何故而遷獨何與主咎民言亦是一見

來路然曰高祖遷臺成治安之德于前故天意欲我紹復祖德而使國家亦治安于今日朕及句謂天意如此故我與臣等如此也承將絕之民命而承續于此地是果有以復高祖之德成國家之治而天意為無負矣天以水灾儆動而見于卜稽以為當還皆天意所在恭承與前惟民之承同

王方麓曰篤敬蓋指當時老成之人与盤庚同心者也輕心不可与圖事薄德不足以成功盤

于篤敬之臣也
嗟實府曰君相所以造命甯恭可以定傾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為難民弱視為已弱而推當甚力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為易拯民仇恐拂民其体恤其周永地正是承民命不止免蕩折也將與化致治漸被暨及矣

王方麓曰當時臣民只是不肯從遷未嘗有此宏業美意而盤庚云然者所為申彼此之情消

此言舊都之害不得不遷見已之遷都與先王同也今我對古我看末句是引起下文之詞下一節乃其故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承地于新邑

盤庚又說國家之治亂實先業之隆替所關今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默歸我心使我與二三篤敬之臣忠誠體國能審利害者相與計議而行用以敬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舍危就安以長居于此新邑也民安則國治而祖德於是乎復矣夫成湯以多前功而我以復祖德則遷都之舉豈無故而勞民者哉

此言已之遷都實大意所在正對上曷震一句肆字緊承而言首二句對多前功看朕及以下對適于山三句看高祖之

德即指嘉績朕邦而言蓋耿玘河水民陷凶德高祖之德幾斬而我國家幾降矣今之欲遷者是乃上帝將復高祖之德而治及我國家使豐功偉績視前有光久安長治于今未艾也即紹復大業底綏四方之意曰上帝者盤庚不敢以為己功而擬先王故歸之天也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篤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共遷者忠誠體國之臣也恭承民命即逐續乃命之意言君臣一心致敬以承續民命使趨利避害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新邑也至是則凶德降而嘉績成我國家既治而祖德亦于是乎復矣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下用宏茲賁

盤庚慰諭臣民說道當初我欲遷都嘗叅之人謀而決之龜卜矣爾臣民有言不可遷者我皆不從非我冲人不恤人言廢其

疑俱之意亦婉曲開釋之也按此上六節雖反覆曉告意思貫串然寔有兩意照應古我先王三節見得今日臣民當懋建大命而勿戲怠肆予冲人一節見得朕志若此而臣民不可共怒諛言

謀而不用也蓋謀不貴于多而貴于善爾臣民之中有能審利害之實而以爲當遷者乃是善謀我則從而信之確乎不易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耳這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於違衆哉然爾衆之不肯從遷亦非敢故違我之吉卜也蓋以爲聽於神不若聽於民苟輕易遷徙動搖人心則基業豈能安固故欲我聽從民便待水患之自息使民安國治以恢宏此國家之大業也這是爾愛國之情亦豈有意於違卜哉然則我之心爾衆固宜知之爾衆之情我亦諒之矣上下之間歡然相信復何疑何懼之有

此申彼此之情所以釋疑懼也厥謀指臣民之不欲遷者善謀指臣民之言當遷者卜卽上篇其如台宏賁者懼遷徙之艱難而基業動搖不若固守舊都俟蕩析之自定以宏大業

于不墜也蓋遷都之舉在人謀鬼謀皆以爲當然廢衆謀而不用非故拂乎人情乃至用其善謀所以順人情之同然也忽吉卜而不從非故違乎天命乃欲宏此大業所以圖天命于將然也在我無違衆之嫌我之情爾當知之在爾有愛國之心爾之情我亦諒之矣夫何疑懼之有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陸實府曰舊業已墟既失沃饒之利而樹藝未興寧免飢寒之患彼小民有痛于中不能自言非在位者哀痛迫切不能致其澤

盤庚既慰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臣下先嘆息說道凡我羣臣有任岳牧而爲諸侯之統率者有任公卿而爲衆官之長者有各司一職而爲百執事者其人不同皆輔我以治民者也今百姓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難之狀甚可憐憫爾羣臣尚皆惻然隱痛於心哉誠有隱痛之心則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容不盡其職矣

茅鹿門曰隱字內要講恤民事如憫其危而致其安思其艱而圖其易邦伯師長百執事見位有尊卑而安民之寄則一職有須簡而爲民之責則同

秦西汀曰隱字直說入心之恐
到地得仁民之根本

洪南池曰此示已任臣為民之
意懋勉于已以簡擇其臣而因
以勸相其臣課賞不明吏治不
修重簡字
陸實府曰隱者一念不忍人之
心也敬則奉為已恫不忍人之
政也念敬者隱之實君能行簡
擇之权至于敬則在諸臣念頭
上只好嘿嘿劝导之

此上兼告臣民以遷都之意此下專告有官族姓以安民之
辭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三樣人皆有治民之責者尚字期望
之辭隱哉者新建之民生理未復欲其惻然隱痛於心而思
所以仁之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盤庚說安民之務知人為先爾羣臣之中賢否不一我將勉力
簡擇委任愛民的人罷黜不愛民的人用以開導爾等使各自
勉勵修舉職業常以民生為業而敬慎不忽耳爾羣臣可不体
我之德意以致之于民乎

此承上隱哉而言念敬我衆即隱哉之實也予其者未然之
詞懋是盤庚自懋簡相一直說言恤民之責在臣而總率之
道在我自今以往我其懋勉簡擇孰為可任而任之孰為不

可任而舍之於進退取舍之間而寓鼓舞勸相之道使爾諸
臣皆念民生之未遂而敬恤之節其力而不盡厚其生而不
傷也念敬須就臣言一氣說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盤庚承上文說凡為臣者貪好貨財則必聚斂于百姓是不能
念敬我衆者也我決不任用那好貨的人若能勇于敬民以其
生生為念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
而樂生興事者皆為之盡心竭力是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
而用之予之以爵祿欽而敬之優之以禮貌焉此我之懋勉簡
擇以為民者也

此正懋簡相爾之實好貨之人專於利而不知仁民所當舍
也鞠是撫養謀是營謀敢恭生生使民各保其居者是惟知

其振華曰其利已者去之其利
民者任之當用者用當舍者舍
便是懋簡示以用舍意向使之
戒勉便是相導

陸實府曰好在貨則痼瘵之念
奪于囊橐之私而有所不恭淬
斫之氣消于貪戀之習而有所
不敢敢有勇力擔當不顧利害
意此時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
非敢不能恭須要著力致敬方
能使民各保其居保居者如保
赤子惟恐傷之從諸臣一念恭
承中噢咻之憫黎元之辛苦墊
隘即慨然有天地並生之忝祖

宗畜養之意且一力擔當又致其敬于民而不徒為惻惻虛念非此等入則蕩析者何以即于寧止生生者何以宅于永建安得而不為民叙欽之耶

洪南池曰此欲其體已之意上句只傳上文罔有弗欽包下文勉若戒否二意

陸實府曰無總非只黜絕去但聚之耳戒勉意直貫指將來收利說自庸自字重若使視安

民為民功便策勵猶隔一關惟以民功自為功則圖安無不至蓋安民原臣身上事却為貨宝之念奪了未免看民功不切只所以先拔病根而勉之姚承菴曰當時在位者只曉箇利字觀其未迂也嗟恣沃饒之利出浮言以為沮則其既出也又藉居處之利假壟斷以為同矣此其情所及至者誰念生民哉盤庚故揭其病根示之曰無總于貨宝生生自庸蓋痛懲其夙愆而勉責其新效也

仁民而不求利已所當用也於當舍者則不肩於當用者則敘欽正是懋簡之也敘以爵祿言欽以禮貌言要點出念敬我衆之意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盤庚說我所敘用敬禮的人是順我意者我所不任用的人是皆明言之矣爾等知我意向當思奉行毋不敬我所言也

朕志若否指上一節言作過文看罔不欽者戒好貨之失而勉於勤民之事於我志之所若所否者無不念而敬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盤庚說且乃自玉汝羣臣嘗有此故習矣我今既不任好貨之人則汝當以此為戒切勿謀聚貨寶以培剋為能可也往哉坐

生汝羣臣既率民以遷矣我又以敢恭生生望汝則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其生以成安民之功可也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我懋簡相爾之意矣

此承上節而言即罔有不欽之實無總貨寶是直戒之之辭應不肩好貨說生生自庸是直勉之之詞應敢恭生生說蓋具乃貝玉向固有是心矣今必以是為戒而不專貨利以病民可也往哉生生向固不以為念矣今必以是為勉而惟厚民生以成功可也曰自庸謂以安民之功自勉也能知所戒則能敬我志之所否能知所勉則能敬我志之所若是為念敬我衆而無負於懋簡相爾之心矣上數節止言戒勉之意此節直指言之所謂一節嚴于一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蔣同春曰式敷句承上來然式者敬也式字亦不得輕放過蓋款而不敬猶不敷也秉之于久謂之承始終不二謂之一陸實府曰以心言式字應罔有不欽視永地之衆常如蕩離即保居之後猶切隱痛蓋人臣愛民自及其心耳即能規避朕志若否而實心少有三亦非能式敷者承肩正是式敷一則其始終只有一點愛民之心更無私利得以雜之。按自邦伯至此六節首欲其存仁民之心中四節反覆戒勉其体仁民之心而此節則期其仁心之不替也

盤庚於篇終又深望羣臣說道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直爲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于始而怠于終未有能久而不變者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下民之德自今至於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盤庚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倦倦爲民之心如此此所以爲有商之賢君也

二句一直說上句承上節來重下一句蓋無總貨寶則能爲斯民導利生生自庸則能爲斯民立命此皆爲民之德也式字正應罔有不欽欽字承肩一心者蓋以財貨固人情所易動而勤勞亦人情所易厭必當持此心於勿替而垂之無窮使爲民導利之心與乃家之永建相爲始終爲民立命之心與新邑之長居相爲悠久也夫如是則朕志之若否能敬之

于不窮而念敬我衆之道無不至矣

說命上

此篇分二段看王宅憂四節是史臣敘事之始利以見高宗命說之由命之日至未是高宗命說及說所答之辭以見君臣相遇之盛也

商高宗感夢而得傳說遂命以爲相史臣記高宗命傳說之詞與傳說告高宗之語爲書三篇名之曰說命這是頭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臯令

輯表陸衆說曰知之者不由測識匪假見聞如泉日當空無所不照故謂之明靈明在性洞貫幽微故謂之哲此句輕提過作則乃建中表正意實字要看作則正明哲之實不作則則明哲爲虛矣謂之惟君當有明哲之實謂之承式當有作則之体君

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於梁闇之中守孝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于冢宰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于梁闇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爲過禮乃進諫于高宗歎息說道人君以一人而居乎萬民之上必其於

道不顯而刑必法今許布先有
為也而後能無為未有一無指
畫遂可拱已致治者王言在矣
德說要知王言二句正見其言
之所係之重以明不可不言之
意也

董思白曰其惟不言處有意思
想其不言之時必有歛華含異
究極乎所以作則表正之本者
而羣臣不知之也故云云知之
只以知言不必兼覺明哲渾說
勿分明哲而立言有基出言為
經一有言而天下則之也天子
三句輕過只是見得此時可以
有言之意未句極宜重講不言
一邊

附姚承庵曰法度繩墨不可踰
越日則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天則在人心即詩所謂有物
有則也惟人皆有其則而或踰

之所以賴明哲之作則耳

天下事理皆洞照而無遺纔叫做聰明睿智有是明哲之德於
是發之為號令以裁決乎庶政施之於政事以總率乎百官則
天下之人皆仰之以為法則矣今我王以聰明首出之資君臨
萬國正所謂明哲作則者百官顛顛然仰聽一人之言以奉承
其法令使王而發言也則言之所出即可以作命令於天下而
臣下有所奉行苟或不言則君既無以令乎臣臣下將何所稟
奉而行之不亦有負於作則之任哉此王之所以不可不言也
亮陰者天子居喪之所居喪不言雖所以盡子道而免喪不
言非所以盡君道此羣臣進諫之旨也知以德言明哲以人
言知者氣質清明而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方寸
虛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之不燭言具是
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之人也作則者以先知覺後知為天

下所準則也重作則上須補為君意此二句泛言有德者之
為法於天下見人君不容以無言也天子以下則指高宗言
君臨萬邦而百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而膺作則之任者也
二句一串說式字指法制號令而言王言二句見其言所係
之重以明不可不言之意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為命正所
謂承式者也罔攸稟令則不惟負天生明哲之心抑亦負百
官承式之望矣此句又當重講則與式命與令有分別作法
於下謂之則承法於上謂之式敷言於下謂之命稟命於上
謂之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恭默思道寡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明其所以不言之

洪南池曰此高宗論臣以下言
之意而且不必自言也恭默則

神之所發常與理俱正入悟之微机盖欲悟其道耳不意夢帝與以良弼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心與帝合則帝隨心顯總是心之虛明無不徹故夢中有帝賚之耳代予言則不俟予自言矣

姚承菴曰恭默思道一語極佳治道在吾心不思則不可得然非收斂靜肅可謂精于思乎恭默以思其思直與天通故夢帝賚以良弼耳此是實實感通之定理

陸實府曰世主往往能發堯舜之言言則何難以德而發則難耳恐字與恭字應羣臣但知王之默不知王之恭恭者所以養嘿嘿者非寂非喧至恭之極也默中作用極大天道默成聖道嘿識世間多少天真都被輕洩

而潰淪其元故聖人欲無言然恭嘿而不思道便禪定默者不觀不聞恭者戒慎恐懼思者惺惺之脉即寂寂之根不思而思也夢是思道時光景心與帝原非二靈明微處湛然當境管子曰思之不已鬼神通之程子曰高宗求說耶說來入夢耶鏡懸于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非物來入鏡孔子夢周高宗夢說不可以夢目之夢賚是恭嘿中適然事也

將同春曰惟肖正得之奇處王方麓曰追夢中之所見故曰眾托諸繪事則有是人矣故曰形審者揣摩之意陸實府曰求賢豈聲音笑貌之間遇主豈形色氣象之合然高

意說道我非不欲言也實以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于四方其任至大其責至重恐我明哲之德不能與前人相似無以君臨萬邦而為百官之所承式此所以不敢輕易發言但時常恭敬淵默收斂此心思量治天下的道理我一念精誠上通於天感動得上帝於夢寐中賜與我一個賢相其將論道輔政代我之所當言也爾羣臣又何以無稟命為憂哉蓋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如此羣臣徒知王之不言而不知其所以不言故作書以告之也正于四方正字只是號令整齊天下之意正所謂君臨萬邦而負作則之任者也德弗類指先知明哲而言蓋以任大責重之身而無克類前人之德惟此之故所以弗敢易言也恭默一句緊連上句說恭者肅恭收斂之意默者深沉淵默之

意道即正于四方之道所以君萬邦而式百官者也蓋高宗之不言非徒默默而已實恭敬淵默以思治道而求發言之當理耳然精思之極自與天通而感應之速若有神遇良弼之賚實得於恭默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帝賚處須要說出見其形意與下節審象相應良弼調輔君德以正四方者夫弗類之德既不敢以易言而有代言之人則又可以無言此予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高宗既夢上帝賜以良弼而未知其人所在於是乃詳記夢中所見的人畫影圖形使人持着這圖徧去天下尋訪見一個人叫做傳說卜居於傅巖之野他的形貌正與畫圖相似果符高宗所夢焉其得傳說之奇如此

宗以是求說以是肖雲龍風虎
意氣自別不可以常情測也
也非幻肖也非始真精誠所通
木求而已肖矣夫夢而求求而
肖昔之夢果非夢耶○傅氏之
巖在虞魏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
夫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此出
孔傳備之

邵二泉曰爰於是也立相不言
王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師
則自得之有親近聯合之意故
曰王置
陸實府曰版築之夫形肖於夢
非先有論治論學之蘊也一旦
驟進位於諸臣之上說不歎天
下不疑蓋高宗恭默所契久矣
說字之天下信之精誠之極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也

蔣同春曰君德是治天下之本
相業莫大于輔君德故高宗命
相未及他事首責之納誨以輔之
納誨兼爲學爲治一串看誨而
不朝夕亦難以奏功重朝夕二
字以字有力

附陸實府曰能爲誨而不能爲
納則無窮忠款或以迎机未洽
而虛其投誨于此而不誨于彼
則乎日董陶或以一言挂漏而
照其養納即納約自漏乘机而
導之潛薰嘿陶之意

此因上文得賢之兆而記其得賢之始也審厥象是追想夢
寐之所見者俾以形使人圖其形象也說居傅巖之野而肖
其所夢者蓋天之生賢將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
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
賢人用世之心此其所以相遇之偶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史臣敘說高宗以夢求賢既得了傳說聘他來與之談論果然
是個大賢可當重任於是不次擢用就立他做宰相加諸自僚
之上又以冢宰兼師係之職着他常在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
其議論蓋親信之深也

此因上文得賢之奇而因記其任賢之重也爰字上須補與
之語果聖人之意天下之治總於相立說以爲相者資之以
弼治也人君之德成於孝置說於左右者資之以輔學也左
右者論道密勿之地二句詞平而意串不惟相之而又近其
人正見其信任之專與下文朝夕句相應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高宗既任傳說遂命之說道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賴於賢臣之
輔汝今在我左右須要朝夕進納善言以教誨我但有義理則
不時陳說但有過失則隨事箴規於以廣我之見聞端我之趨
向使君德有成而無愧於明哲之主可也

納誨中兼論治論學說應作相左右二句重朝夕二字欲其
無一時之間也輔德就心上說蓋心者出治之本道學之基
也能輔德則台德可免於弗類而明哲信可以作則所以表
正四方而無負於惟君萬邦之任者在是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參洪陸二說曰若金作礪者真知已之鈍而資其利也濟巨川作舟楫者真知道岸之無涯而賴其渡也大旱作霖雨者真知其枯竭而需其化也要者用汝二字修德在君自力此三者則輔之道
王字泰曰金謂兵戈之屬中庸已有明解斫石也若作渾金說則塊然其形何以磨之而成器乎細曰礪粗曰礪不曰砥而曰礪者取其猛厲也荀子曰鈍金必待礪然後利橈謂之楫不獨曰舟而又曰楫者併以行舟之具望之也涉川必資于舟楫至于巨川尤利涉之不易者雨

高宗既命傳說以納誨輔德又設喻以致其屬望之意說進凡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金之用礪一般凡切磋琢磨以變吾遲鈍之質而成其德器之美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礪乎又譬之濟大川者必假舟楫而後能渡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匡扶引掖使我得以永保艱難之業而克成利濟之功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譬之年歲大旱必得霖雨而後能霑潤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霖雨一般凡經綸參贊使我之膏澤洽乎黎庶而功德被乎寰宇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今日之霖雨乎高宗此言其致望於傳說者

辭愈切而意愈至矣

三日以上為霖不徒曰雨而又曰霖者欲其霑濡之足也歲旱必資于雨至于大旱則非霖雨不能也三節托物之喻皆有深意

上既望其納誨輔德而此則喻其望之之切也三段通主德未成說不可以修德進德成德看金非礪無以成器我之望汝輔德而砥礪之以歸於成者即金之有待於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險我之望汝輔德而弘濟於艱難者即濟川之有待於舟楫也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槁我之望汝輔德而潤澤之使不終於困者即大旱之望霖雨也用字作字俱

重看猶言用汝為之也金固不可無礪而濟川決不可無舟楫大旱尤不可無霖雨是望濟之心切於用礪而望雨之心尤急於望濟也故曰一節深一節
啓乃心沃朕心

來路然曰德具于朕之心而誨

高宗命傳說說我之望汝納誨輔德既為甚切汝當披露悃誠

出干汝之心不開汝心而盡言無隱何以灌漑朕心二句一直啓云者開心見誠明白洞達凡素所蘊蓄知必言言必盡也沃云者若焦土而受江河之潤漸涵而浸漬也啟心則誨之所納者盡沃心則德之所輔者深至是方有以慰其望助之切矣下心字雖屬高宗而沃之則在說也

陸實府曰提出心字示納誨輔德之實也沃從啓字中來啓乃心如八窓洞開自然無間迺是吐露心腹終始本未上下精粗無所不盡蓋汝自開一無窮之理竄取朕入而斟酌焉汝之情曲無所不輸寫朕之精神無所不浸灌嘿中之所滲入自非訓誨作爲所能及也啓沃一套事朕心不翅滑者之待飲乃心似

在屯膏而欲施曰朕曰通非有二心乃心啓處便是朕心沃處

王仲山曰上二句喻臣之言不苦口下二句喻我之行無所見然事亦相因要知此節兩邊非平對乃相承致戒者言臣不進苦口之言而無以藥君受病之處則君心必迷于所見而憤乃事必矣然則納誨輔德之功其可少也弗瘼謂臣言無益于君用傷指君身說

整竭底蘊大開汝之心胸于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一都敷陳開導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漑於我之心使我於這道理都明白透徹融會浹洽充足而饜餮焉庶足以副我之深望也這是高宗以格心之忠望之於傳說者如此

此正納誨輔德之實二句串看兼論治論學說上心字應上誨字下心字應上德字啓乃心者罄其中心之所藏凡致治之規爲學之要汝心之素所具者當悉納於我也沃朕心者使我優游饜餮不覺入人之深凡治道之未達舊學之遺忘者無不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也如是則納誨以輔德真如金之有礪濟川之有舟楫大旱之有霖雨而吾之望汝者慰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以啓心沃心望備說又設喻說道人臣必進苦口之言然後能匡君之過汝若不肯開心竭誠苦口直言以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差無由省改如病人服藥不至於瞑眩則其病必不能痊矣爲君的道理必須一一講究明白然後見之於施行者無有差謬若此理不明於心只管任意妄爲鮮有不至於壞事者譬如跌足行目不視地其足必至於有傷矣即此觀之則所望於汝之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豈容已哉

此設喻以見不可不啓心沃心之意上二句承啓心說下二句承沃心說蓋人臣必進苦口之言而後能免君上之過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能免妄行之失苟不能啓汝之心則誨有不盡而言非苦口君之過無由而免矣正猶藥弗瞑眩而厥疾之弗瘳也不能沃朕之心則德有未成而行無定見將妄行以取困正猶跌弗視地而厥足用傷也信乎不可

不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矣二意雖平亦相承看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
兆民

表了凡曰暨者下及之詞僚屬
也罔不同心者倡率之而必使
之同也率者循而弗違迪者
而無間先王如太甲太戊之屬
皆迪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自
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也
洪南池曰君德之進退係乎羣
臣之各盡其小人衆則說雖賢
无以獨成正君之功故相職必
在于以人事君俾字有力從同
心正救來
陸實府曰匡就心說不以言匡
而以心匡心心投孚是即爲言
也全在諸臣心上着乃同字有

高宗又命傳說說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統百官則自卿士而
下皆汝僚屬均有事君之責者汝必倡率於上與汝大小羣僚
同心協力責難陳善以正救汝君或處心有未正處就宜匡弼
或行事有不當處就宜直言使我心無妄念動無過舉得以率
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踐履我高
祖成湯已行之迹於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百姓皆安居樂
業無一夫不得其所者庶幾我祖宗致治之休復見於今日而
汝輔相之功亦大矣可不勉哉
上欲其以已事君下欲其以人事君也暨乃僚有倡率之意

師師齊之意俾字工夫都在心
不匡以此心匡而俾率也民獸
以相道而廣放祖武以孫謀而
紹由列聖法祖之德以撫羣黎
而不忒式見德之休世世不替矣
率只是率由迪字有工夫有善
迹善繼之意

同心匡辟撮上文事請如云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以苦口之
言而救妄行之失也罔不字重看言無一人之不然也匡字
還就救失一邊說而有成其善之意俾率三句緊連說下率
先王迪高后應台恐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于四方句蓋以
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我先王亦嘗迪高
后以兆民矣予方慮夫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四方也爾
惟率屬正君使我率先王繼述之道蹈高后致治之迹以安
天下之民使綏猷輯寧之化不異於當時而彰信允懷之休
復見於今日庶乎台德無弗類之憂而四方成表正之績矣
通節須用一氣說承作相一邊

陸實府曰古帝王戒勉一敬而

高宗命傳說將畢又歎息而致其丁寧之意說道我前所謂納
鳴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已有終所謂終其事也曰欽者得其意于命之中會其旨於命之外命有及而求助之意無窮欽則必終一念惺惺上何功不做高宗命說始終在心上

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說皆是命汝緊要的言語其望不爲不深其責不爲不重汝當敬承此命思君德之成由於納誨輔德而啓心沃心務使作則無愧于先王而求以終其事可也汝其念之哉

時命指上五節而言所謂納誨輔德而以已事君同心匡辟而以人事君是也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終是終其事不作悠久看蓋能納誨輔德以曲盡乎啓沃之方則以已事君之責於此乎終能同心匡辟以致君於法祖之治則以人事君之責於此乎終與永終是圖終字同意二句一氣說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命傳說丁寧反覆欲其進諫者切矣於是傳說復命于

杜靜臺曰首二句先喻後正意見得諫也不可不受於君不必

求諫于臣惟能受諫于已則臣自樂致其忠矣克聖是果能從諫虛心上看不曰后從諫而曰后克聖者從諫乃所以能聖者也從諫何以聖合衆人之聰明則君心益廓致其邪誤則德行日新廓之新之而聖在是矣休命即時命后克三句見諫之不必求

高宗說道人臣之進諫非難人君之從諫爲難譬之木埋不是生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用斧斤以斲削之則自然端正平直而可以爲器用矣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臣下的諫諍則自然動無過舉而可以爲聖人矣諫之不可不從也如此吾君果能虛心從諫而造於克聖之地則凡爲臣者孰不欲仰承德意而進獻忠言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曰竭忠謹以承之矣况今王之命臣進諫其切如此誰敢不思盡忠補過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然則王不必求進言于臣而但求受言于已可也

新安陳氏曰主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爲江海何愛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

此答高宗欽于時命之言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惟木從繩二句是泛言以明諫之不可不受后克聖指高宗言克聖與上聖字同要點出從諫在內言君能從諫而聖則臣下之進

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以納
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說
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
大本也

此篇分二段看前十一節是傳
說因受命于君而告以為治之
要言哉至末是傳說因見美于
君而責以躬行之寔大意以憲
天為主

杜靜臺曰說既受天子之命總
百官之衆則身為冢宰有輔君
出治之責夫故進言于王憲天
是一篇閑目蓋憲天乃是治民
之道而治民乃是后王之責所
以先原明王制禮之意在于治

言有基雖不命之使言亦將敬順其美意而樂于盡言矣况
命之而敢有不承者哉休命亦指納誨輔德同心匡辟而言
祇若正應欽字當兼有終意承字疇字俱指自家說為是註
中當求受言於已二句當重看

此是說命第二篇記傳說與高宗論治道的說話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臣敘傳說既受命于高宗居家宰之職總領百官乃陳說治
道以進諫于高宗先歎息說道天尊地卑君臣定位是人之有
尊卑上下的等級乃天道之自然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制
為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地立許多的邦國又於邦國之中

民以起之明王泛指上古創法
之君自建邦至師長正是奉若
天道處不惟二句只在后
王一人上說高宗上此二
句乃奉若天道的本意此篇論
為治之要故惟以亂民一句極
重是總腦處

王方麓曰天之化育萬物亦豈
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雲皆
所以為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若
也王者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
人之聰明編及庶物故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皆所以奉順天道以尊臨卑而
事有統以下奉上而事有分此
豈為一人逸豫之計哉惟以治
民焉耳

設許多的都邑乃立天子于大邦以統天下之治立諸侯于小
邦以統一國之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使之居
于大都小都以為之輔以尊臨卑分定而莫敢或抗以下奉上
禮定而莫敢或踰所以然者豈欲以天下奉一人而自處于安
逸豫樂之地哉良以天不能自治乎民而必付之君君不能獨
治乎民而必分之臣君王之臣輔之體統相維政事畢舉正以
治天下之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愧于上天付托之
意耳夫君臣之設皆所以為民如此然則為君與臣者可不思
以各盡其道哉

此篇承爰立作相邊來通篇皆進以為治之說也此將言憲
天聰明之道而先以明王之制治者起之天道以尊卑上下
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

制為尊卑上下之禮也下三句即所以奉若者建邦是即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也后王君公所以樹之于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于都者此列爵之事也天子諸侯皆有君道故曰建曰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設曰承數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歸重天子故不惟二句只就天子說觀註非為一人逸豫可見惟以亂民者蓋天有惠民之心不能自為君有奉天之責不能獨運是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來路然曰承下來治民之道不外于法天此天字與天道不同

傳說告高宗說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法天以為治今夫天

上天字就尊卑上下之分言此天字就至公無私之理言要皆出于自然者天之公心普万物而無心聖人之公情順万事而無情公字則在聰明處見之非下一屬惟聖時憲只關上說至人去法天不可說當如此去法天在治民上看欽若是臣化其公而敬若乎君以治民也從又是民化其公而從君之治矣按此節為下文一篇綱領蓋自惟口起蓋至事神則雜皆憲天聰明之寔而即亂民之道也洪南池曰聰明不用耳目赫昭元往不察便是天之公如憲天者不役于耳目而合其公也時上法天無少間斷曰時憲

高高在上雖未嘗有耳目以視聽乎下然天道至大至正至公至神無一件不聞無一件不見凡人事之是非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的聰明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必須事事法天起居號令一循乎理好惡賞罰一從乎公天道至大聖人亦至大天道至正聖人亦至正務使此心湛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也與天的聰明一般如此則無愧于繼天立極之任而真可為臣民之表率矣由是為臣者見君以天之心為心亦必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敬順其上矣誰敢有怠忽者乎百姓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也自然心悅誠服不待於刑威之驅迫而天下已不應矣誰敢有違背者乎蓋事既純乎天理則動必合乎人心感應之機自有不容已者使君之所為一有不出于天理之公而或參以人欲之私則政出而人疑之令行

而人恃之欲臣民之順從也其可得乎此人君之治必以法天為要也

此欲其法天以為治正所以治民者天者自然之理無一而非理則無一而非天故馨香則聞穢德則聞何其聰也出王則見游衍則見何其明也蔽于私則聞見不廣無不聞見正天之所以為公處此句提起重惟聖一句聖字泛指人君言憲天內王公字含下文意講謂用人行行政存心制事之間皆一于公而以天之心為心也惟臣二句通承時憲來蓋臣民不同而此心之公則無不同也君惟至公則臣之承式于下者莫不敬順而亮天之工民之取則于下者莫不從治而忘天之化公道之所感通蓋有自然而然者矣臣即大夫師長通節俱以公字貫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洪南池口在笥者當于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于人雖號之已義美省者省己之是非也戒是戒其私明者明其公戒明一串看罔不休即各得其宜意王方麓曰兩茲字皆指上四事戒迺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蓋能謹即能明也明者施之當也明則言惟作命衣裳可以示功甲冑干戈可以示戒何休如之故曰乃罔不休

陸實府曰起者兆端發萌意一言未必羞而無穷大禍基之在笥省躬蓋賞罰者人君矜世之具必出獨斷若在己非有真主裁雖壹而令甲猶不在笥也省

傳說既以憲天之說告高宗此下又歷舉其事說道人君憲天以為治當事事致謹如口以出號令必是言而當理然後下民有所遵奉若輕肆妄言則人不肯聽從而反致羞辱是羞辱之來乃吾自起之矣甲冑以禦戎寇必是敵加而應然後可以弭患安民若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是戎寇之至乃吾自起之矣衣裳命服所以彰有德必須藏之在笥以待有功若乘喜而濫賞後雖追奪之亦已褻矣干戈征伐所以誅有罪必須自省其身直箇理直氣壯而後可動若自己未能無過則亦難以責人之罪矣這四件都是人君的大政事王惟戒謹乎此無敢輕忽或出乎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患之所由

躬度德義之意如齊之非天
更如商民不欲湯之伐桀皆非
省躬也須熟思深省致其詳慎
人君治天下之要訣非必有起
蓋起戎也常若無旁之起何於
前非必有濫予濫罰也常若莫
戢之濫溢於後故事理已瞭而
分數或滂於準則宜克明以燭
其幾微當裁已力而念慮或涉
於矯強見當允明以孚其肝胆
明之克也不惟洞其源而弁慎
其端是戒謹中之真昭克明之
允也不信之以意而信之以理
是明彖中之直精此皆折微炳
幾不待事至而然者如是則言
動予奪行其信不行其疑明見
中酌量素定所向無不如意豈
有不休者休只是上四者受當
不作能謹之效惟上節若又乃
焉效耳

起而除其心之所憂故信此而能明焉則言動命討各得其當
朝廷政治無不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

自此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之聰明固無往而
不在而人君之法天亦當無往而不然此節乃憲天聰明之
見于修治者也首四句是泛言四者之當謹惟口起羞則號
令不可以妄發甲冑起戎則武備不可以或玩此用之在已
而患生于人所當慮者太裳在笥濫與則有不稱之災干戈
省躬妄加則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于已所當審
者甲冑與干戈要分別甲冑是平時武備衛國之具主兵言
干戈是臨時加誅討罪之具主刑言蓋輕出輕動則言動不
出于公輕予輕討則賞罰不出于公非天道也故憲天以此
四者言之戒茲克明正勉以致謹之道戒茲者戒其輕出輕

表了凡曰日日相近曰昵惟治
亂在于庶官故始而官人以任
事也不及私昵惟其材能之稱
官耳既官而後爵之以命德也
不及凶德之人而惟其賢焉
王方麓曰論定而後官之謂品
其材行堪居此職乃使居之任
官而後爵之如今之考察稱職
乃寔授之意賢謂德行能謂才
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

動輕予輕討也允茲克明者信此四者之有其患而明其當
出當動當予當討之用也如擬之而後言兵戢而時動賞必
當其德罰必當其罪皆是乃罔不休是言出為聖謨兵戢為
神武當足以昭天命罰足以揚天討事事盡美而無患也曰
乃者言必如是乃能休美也未要繳欵若從又下數節皆同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傳說上天子之建庶官欲其分理天下也官得其人則紀綱法
度件件修舉天下豈有不治官失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廢弛
天下豈有不亂天下之治亂係於庶官如此故人君用人不可
不謹凡六卿百執事這樣的官雖有大小都是與朝廷管事的
不可看私所親愛的人做蓋私所親愛的人推舉不由公論才
望不服衆心與之以官必然狎恩恃愛竊弄威權豈不壞了國

授位宜得賢故詩云惟其賢
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
非憲天聰明矣

家之事惟當特選材能之人而用之誠使能稱其官雖疎遠讎
怨皆有所不必計也公卿大夫士這樣的爵雖有尊卑都是朝
廷所以命有德的不可加與包藏凶惡的人蓋包藏凶惡的人
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加之以爵必然傾陷正人流毒天下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惟當妙選賢德之人而用之誠使德稱其爵雖
卑賤側陋皆有所不必計也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命
爵則爵不濫矣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此憲天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庶官即大夫師長惟治亂在
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謹之意下四句是言
謹於任用之道也官爵就一人看方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
之後乃錫之以爵也能與賢只是分屬官爵亦非兩樣人蓋
官及于私昵則大工人代者不免于曠矣故必惟其能量才

而授之職也爵及于惡德則天命有德者於是乎濫矣故必
惟其賢度德而定其爵也如是則用人合天道之公而憲天
之事以盡國家有治而無亂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袁了凡曰慮謀思也思其善以
應事而事之所應惟其時焉弗
時則弗善矣蓋善無定体隨時
而在此固思則得之者故欲其
慮而從之也

陸實府曰不善固不能用其時
然惟時乃善時非定要適變即
經不可跬步亦時也以善為
樞以時為乘耳要看惟字善慮
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

往月來寒往暑來真机自動不
爽分毫工夫只在慮善善中自
有無窮變化慮得善精熟自然

傳說說人君以一身而理萬幾舉動一差即有無窮之害故凡
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為必先熟思審處果當于理而後行之
否則寧止而不為勿輕動以貽害也然事雖當理而或不合于
時宜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又必虚心裁度隨時處中務適
乎事機之會而不戾乎時措之宜然後可夫動既由於慮善而
善又協於時中以此應萬幾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

此憲天聰明之見於處事者也重善字時字蓋天不外乎理
而善即天理之當然時即天理之流行而不滯者也要必熟

從心不踰
杜靜臺曰天道有中正之理人君得之為道揆之本天道有時行之命人君得之為時措之宜能慮善能動時是法天也

表了凡曰有者挾之為已有矜者出之以示人喪謂寔有而失之也自滿者無善自矜者無功此必然之理
來路然曰自滿則志必怠而善不集故德虧自驕則衆心懈而能無資故功墮
陸實府曰矜已之是即非也有已之長即短也有與矜便是喪處未善能當虛心以取之既善能當若無以進之

思審處求當乎理而後動不敢率意以妄為又必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後行不敢失時而妄動則未動之始既奉天而不違既動之後又與天而同運動無非天而憲天之道得矣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傳說 德莫貴於日新學莫病於自足一有自足之心則止而不復可以進于道矣且如行一好事叫做善為善固可喜然天下之善無窮庸可以自有乎苟或侈然盈滿遂以其善為有餘則驕心一起怠心即生德不復加修行不復加勉非惟從此善不益進且將并其口得者而失之矣不自喪其善乎事有成績叫做功有功固可喜然亦職分之所當為惡足以驕人乎苟或肆然矜誇遂以其能為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人之量必隘智者不為之效謀畝力者不為之效力非惟從此功不益崇且將

并其已成者而壞之矣不自喪其功乎自古聖帝明王善蓋天下而處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讓故德與川下同流而名與天壤俱敝也

此憲天聰明之見於處已者也善是德之有諸已者能是功之措諸外者善由勤而積有其善則怠心必生德于是乎喪矣功因人而成矜其能則人不得自盡功于是乎墮矣有者足於已矜者誇於人曰喪善見當勤以勵已之意曰喪功見當慮以下人之意蓋自滿必至於招損者時乃天道故戒其自足自誇之私心斯可以言憲天之公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說說禍患每伏於無形做備當存於先事若待患至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故人君為治當平居閒暇之時件件事都要做箇

表了凡曰有備者豫也
陸實府曰王者豈能身為事勞但患伏於無所事上時有備正

是事上無備便可慮慮不在千里則慮在几席天下之禍幾不可見而核于事則寔綢於事事則無漏不東緝而西補即變生不測適與今之備相合也即此思患豫防之頃而無窮隱憂已消于中矣

杜靜堂曰惟事上則從容暇豫可以詳審乎天理之公而凡事皆人也若不能豫備于平日而倉卒應酬于一旦不免周章失措而事皆私矣

唯備不可怠忽有當整理的及時整理有當蓄積的預先蓄積這是事事都有備了既有其備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倉卒有非常之事而在我有可恃應之有餘力矣何足患乎

此欲其思患預防亦憲天聰明也事不止兵農當開說人君所治皆天之事也苟聰明有所弗逮則圖事有所未周而患是用作已惟事其事而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則素定之謀足以應變於不窮弭患於不作尚何患之有哉蓋患常伏於無形固聞見之所不及者非法天以為聰明不能先事而圖之也故亦曰憲天聰明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傳說說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幸大過則彼將恃恩無忌而或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自取之也吾王

近之則不孫者其所自致也故下个啓字納字過是無心之失知過而速改何至於非惟耻居其過不自承認將從此益加功焉是為作非耳耻字作字一氣表了凡曰居上有體寵不可開也開寵則始以愛人終以辱己其侮也乃啓寵而納之者也無心之過宜改不宜耻耻之則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非其非也乃過而作之也

當以此為戒慎毋溺於所愛開寵侍之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於己何損若自以有過為耻憚於更改而強為遮飾則始雖出於無心之失而其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毋耻於聞過為文飾之計以遂己之非也夫不啓寵以納侮則伎日遠而聰明不為所蔽不耻過以作非則過日寡而聰明不為所累此御下檢身之道也

此戒其溺愛徇己亦憲天聰明也人君居天下之上夫孰有侮之者然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啓寵者召侮之端也於此不戒則溺愛之私心非公矣必無開寵侍之門使之無所忌憚而至於侮慢不恭也人君有一事之失夫豈至於為非者然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耻過者作非之漸也於此不戒則徇己之私心非公矣必無耻一時之誤至於曲為掩護而

遂為有心之失也。啓寵納侮，即近之則不遜之意，無心失理。曰：過有心背理，曰：非末要發憲天聰明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說既歷舉憲天之事，以告高宗這一節，乃歸本於心。說道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若只在事事上求其當否，終是無本之學，不足以應萬機之務矣。惟能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如水之止而無所攪擾，如山之止而終不遷移，則心一矣。一則凡有施為，都從義理中流出，而無二三之雜。大而為政，皆盡善盡美；小而為事，亦至精至當，豈有不醇者乎？此憲天之本也。

此示以宅心亦憲天聰明也。蓋人君一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於吾心也。二句相關，乃有天德便可語王。

陸實府曰：孔子曰：居之無倦，所居者乃所行者之本原。政事田此而出也。人君粉飾政治，縱綱紊自張，不無駁雜，不知政不貴修而貴醇。心中養盛，當自得之。攸居本工夫來，既止而安，所止也。今人動念求義理，恰似義理另在一處，我求合之，惟以義理爲居安身樂業于中，如目視耳听手持，足行心閒，意適，既不着一鎮定之念，又不着一枯槁之念，居其所而不外擾適其居，而并無內攝。此中只一止而動靜云爲無之，非是所謂純王之心。純王之政也，醇在攸居上說。

杜靜菴曰：心與義理相安于自然，則心純乎天矣。由是人之而政小之而事亦醇美而不雜，而政事亦純乎天也。陳氏雅言曰：傳說戒高宗可謂至矣，而又必總結之，惟厥攸居誠以君者政事之根本，君心正而事無不正。

道意惟厥攸居者，順適乎道心之正，從容於天理之安。義與心融理與心一，而無一毫勉強之私也。心一則施之政事莫非義理之流通大綱，具舉而至純至粹，萬日畢張而盡善盡美。政事豈有不醇者乎？夫有純王之心，則所存者與天一矣。有純王之政，則所施者與天一矣。此尤憲天聰明根本切要之工夫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王耕野曰：祭有定時，非時則曠祭，有定禮，非禮則煩。曠不勝曠，煩不勝煩，奚必神吐而後難哉？即此弗欽與亂便難。王守泰曰：唯只是非交鬼神之道，便是不必更求，所以難於曠謂非時，難謂越禮，以後數祭豐昵，看可見數祭曠也。豐昵煩也。

傳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者，都有定制。若於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褻瀆了神明，本以爲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於犧牲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多則必擾亂而不可行矣。以此事神不亦難乎？

杜靜臺曰承上憲天聰明非特明以治民雖幽以事神亦不外此道事神有歲奉之時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之者也事神有品節之礼先王現天理之會通而制之者也黷則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煩則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爭神不亦准乎知其難則當戒其黷與煩以合天理之當然可也

洪南池曰乃言惟服謂汝言之善可以服行者也乃不良句謂使汝不肯發此善言也二句是又深著其言善不重力行土○言甘也一云語意雋永曰言

此論事神之道蓋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亦憲天聰明中一事也祭有一定之時非其時則謂之黷祭有一定之禮非其禮則謂之煩事神則難總承說蓋祭以敬為王以簡為誠不敬不誠則神必不享矣以之事神不亦難哉高宗豐於昵乃私心之所在於此戒之則至公可通於神明而憲天聰明之道不外是矣夫事事皆能憲天如此則臣豈有不欽若而民豈有不從又者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既聞傳說之言有味於心乃稱歎之說道美哉汝傳說的言語其論上天立君之意與夫憲天為治之方句句都有關於治道有裨于君德使我聞于耳飫于心就如口中嘗美味的一般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為制治保邦之訓也夫以我之寡昧于君人的道理未有所知若不是汝將這善言一一開導發發則我終何所聞而措之于施行乎此我所以深嘉汝之納誨也

旨哉二句一直說不用過語上句虛是高宗有味其言而贊美之說乃言句包上憲天事講乃言惟服者謂說之所言行政則罔不休用人則罔不當處事則事得其宜宅心則心得其正真無愧于天之聰明而臣之欽若民之從又胥此焉致也乃不良二句是反言以見意良字與旨相應不良于言不可謂言之不善謂汝不善于言則予無所行正見其言之美而可服也是反覆贊之意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杜靜臺曰知字應上開字行字應上行字非知二句暗指王說行之難者由其信之不篤耳王忱則有定志者必有定力而行之不難矣先王之德皆以力行而成者不難于行能與先德胞合則說言正其時也未句反言欲王力行以爲進言之地意陸吏府曰知豈易言哉知得便行得不行如何爲知者聖凡之分也但高宗於恭嘿之久則知非其所難耳行之難全在知上查出見解所至是造履非深有得于中而識力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忱上去則非以躬行以心行矣凡說所諫皆言淺意深故欲王忱不但信其必然而不易也寔心寔體無一虛假間斷而才力伎倆都無所用徒曰行之未免有力索之象惟忱

傳說因高宗歎美其言遂拜而稽首以致敬復勸勉高宗說道天下的道理只要知之不足爲難惟是知了一一都見之于躬行乃爲難事蓋溺於宴安者或雖知之而不能行廢於半途者或雖行之而不能久此所以爲難也今王嘉獎我之所言則是于爲治的道理既已知之矣然或不能體驗于身心而發揮于政治雖知何益王若於此深加誠信能協合于我先王成湯的盛德美政與之相符而無間則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當這時節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其咎不在于王而在于我矣

傳說因高宗味其言以爲可行故遂書以躬行之實也知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事言知者聞于耳行者體于身忱者信于心非知之艱者謂得聞憲天之說而有契于中不過感動

則直精頭徹充滿積實所以不難憲天之功不曰當而曰決不容不決一決則生百奮去百怠不鼓而前矣蓋所謂行難原恐其真机未徹以致氣力用事而不能慥慥自得耳至此說出成德二字行道而有得者乃一成而不易矣允協發明不讓意允卽愧字協卽協於克一不是強勉求合也工夫到後自然孚洽若出於一心成於一人不作法祖看高宗專慮不類故以協先王言不以人協而以德協只是鼓王必行之辭王其庶幾先王之聖使說得自附於極諫之臣王所急者惟是精誠鼓舜禹敷先德至於有忠不吐吐而不盡則說寔引爲罪而不違緘口其一勤天子之念乎末句是黃雜語意

于一時耳不足以爲難也行之惟艱者謂以憲天之道而致之于行則非徒知之實允蹈之必其具天德之剛法天行之健者然後能之此其所以爲難也王能不以難自阻而確然以臣之言爲必可服毅然以憲天之治爲必可成則志之決者氣必至有定見者有定力行之自見其不難矣允協于先王句緊承蓋行由忱而力則德由行而成聰明之意旣與天道而同流配天之敬自與祖德而合一以行政用人卽居上克明懋官懋賞之家法以處事宅心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遺範豈不信可以合先王之成德乎至是則說非徒言而祇若王休此其時矣於此而不言則上負乎君斯乃說之咎也是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王其可不務于躬行以爲進言之地哉末句以已勉君蓋深決其力

行之意

說命下

這是說命第三篇記傳說與高宗論學的說話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其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高宗呼傳說來前告他說人君以務學為急而學問以有終為貴我小子舊日未即位時曾受學于賢臣其盤講究脩身治天下之道庶幾有所發明暨而先王欲我習知民艱乃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內又自河內往至于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將舊業都荒廢了而於脩身治天下之道竟不能顯然明白于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不能不賴汝說之訓迪也

此篇分二段看首七節因高宗有廢學之憂而說因進至孝之全四海之內至未因高宗盡望之切而說復示自任之勇

洪南池曰舊字與終字相應言舊雖卒而草廢之所以迄今無成也罔顯言于此理不過想像恍惚未有所開發于心也

此厥敘廢學之因而歎其學之無成欲傳說進為學之說也厥終對舊字言罔顯與下有獲積躬罔賞等相反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來路然曰此資其訓志喻之切而又深責望之也凡孝之不顯由志之不正必開陳善道以訓吾志使志之所向一純乎道德之正庶乎孝之有顯也訓不干行而于志此知本之論陸實府曰孝先立志此志一定方不迷於所往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直從其心之所之撥正其念頭免逸云爾訓誥胥教誨訓誨誨不同誨主既成之德而規正成就故須納至于訓則在念頭未定之先提撕匡正直以

高宗告傳說說道舊學罔終我志幾迷于所往矣今幸汝之賢可繼其盤汝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以啟發我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蘖而後成今我望汝涵養熏陶以釀成乎君德就是我的麴蘖一般作和羹者必資鹽與梅而後和今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乎化機就是我的鹽梅一般夫造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其麴蘖交濟乃能成酒調羹者鹽多則太鹹梅多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羹汝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於剛汝

心精為感孚者交修正。是訓志
交修。舊說謂以己之剛濟君
之柔。其失註意。欲其為麴。又欲
其為鹽。可。否。剛柔皆在。說而不
在。王必須斟酌。劑量于訓志之
際。以投入君心。而成其德。如麴
藥。鹽梅投入酒。養而成其味。非
必與君忤也。修者如切如磋。將
胸中淘洗。瑩淨在意。氣潛移。若
不得斧鑿。註謂太苦太甘。不是
立於不苦不甘間。該苦便苦。該
甘便甘。該苦甘均便苦甘均。故
曰。交蓋志是活物。擒于此。又或
逸于彼。必須逐路擒拿。他主治
而去之。說此是心典裏事。若有
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訓。而
不能砥君志于善。皆予弃也。
匠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者。
自量其力之必能。匠也。修而不
能。匠則予自弃。匠而不能修。則

爾予也反之自心印之爾
信其必不然

李見川曰。人求以下言資人。不
如反己之益事。不以下深見。不
可不反己之意。說恐高宗專靠
人訓誨。更無反己自得工夫。則
所聞雖多。終非己有。故欲其自

則濟之以柔。我之意見。或偏於柔。汝則濟之以剛。如酌其苦以
成酒。調酸鹹以成羹。庶幾我之心志。終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
所望也。汝切勿棄嫌。我以我舊學。既荒不足。與言必須諄諄訓
告。疊疊敷陳。但汝說的話。我便能篤信力行。決不至於負汝之
所訓也。夫既喻之。麴藥鹽梅。以求其助。又示之克邁。乃訓以誘
其言。高宗之望。傳說可謂反覆而懇至矣。

此承上文而言。正資以為學之事也。志者心之所向。乃學之
所由成。而德之所由進者。學終罔顯。志或迷于所往矣。故望
說訓志。啓沃以續耳。盤之緒。即上篇納誨。啓沃是也。若作酒
醴。四句是喻其相資之切言。我資汝以訓志。猶酒醴之於麴
藥。和羹之於鹽梅也。太苦太甘等語。講在交修內。交修者。剛
柔相資。可否兼濟。或遜言以誘掖之。或法語以匡直之。直如

麴藥之得中。鹽梅之適均也。无字是更互相濟之意。此正示
以訓志之道。罔予棄。帶下句看。又以己之能行動之。以且示
可不交修之意。言爾無以我之學。終罔顯行之。惟艱不足與
言。而棄之。我能篤信力行。不負爾之訓也。克邁是自信必能
之辭。蓋說之意。惟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己之不言。故高宗
以為患說之不盡。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也。二意正相應。此節
與朝夕納誨四節大意相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說因高宗孳七訪問。遂稱王而告之。說道凡人於天下之言
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這是為何良。以天下之事理無窮。一己
之智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而應無窮之務。如何得事理停當事

去討論古訓建事立修治之事
功有後得修治之道理不徒多
問而又學古方得其理七得而
後事可建立事建即身修天下
平長治久安意

參王表二氏曰人求多聞者是
世立事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
成務也學心施于事然後為有
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
為哉然不徒當求聞今人之訓
也建事之理古人之訓至明備
矣于此孝之疑會既久然後恍
然而悟悠然而得理不在古訓
而在我也理得則見之行事者
卒而措之耳

陸實府曰孝有心領神會工夫獲
是子之得趣處到於獲方是孝
之寔古人道德事功不僅在典
籍中自有一段直精不可磨處
孝古者須于此中討個着寔一

自足千古

杜靜臺曰自滿自怠皆非善字
遜志是虛心下氣理會古訓上
通理不自滿盈務時敏者專用
力于古訓而無時不勤勵者也
如此則其修之于我者源也乎

功有成故博采輿論廣求多聞正欲以盡衆人之所長以為吾
立事之資也然時人的見識終是不及古人稽考古先聖王垂
下的謨訓格言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那一件不載故為學
者又必潛心勉力將這古訓一一都講究明白然後義理有得
于心而後可以為建功立事之本也若是不以古人為成法不
知古訓為當遵而師心自用任意妄為則所志必不在于高明
所行必不合于義理如是謂其可以久安長治傳之于後世者
斷無此理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欲建事有獲其可不以多聞
學古為務哉

上文高宗求助于說正求多聞者故說進之以反已為學也
求多聞從訓志來言人君之于臣欲其朝夕納誨左右交脩
以廣聞見之益者是甚意惟欲建立脩治之事業耳然事必

有理而理寓於古訓之中與其資之于人孰若反之于已學
字内含遜志時敏終始無間意講有獲兼得其理而能其事
意蓋功深而力到則融會而貫通脩身治天下之理無不明
而事可建矣事不師古以下乃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訓意
事亦指脩治說克永世一即身脩天下治意言建事而不師古
訓則雖一時有所建上終非久長之道見不可徒以訓志之
言資諸人惟當以學古之訓反之已也此節訓字與上節訓
字亦相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永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傳說又告高宗說道為學之道固在於求多聞學古訓然義理
無窮工夫易問必須早遜其志雖已知矣而常自以為無所知
雖已能矣而常自以為無所能謙卑遜順不敢有一毫自足之

來會于吾心而修治之理有所
得矣然道無終窮不可足于既
來之後文字無止法不可盡于所
修之餘使信道不篤而替其初
心則來者猶復夫之况有所積
乎道積于身即是所來者積聚
允矣不可數計也

新安陳氏曰孝不謙卑退遜則
無為為入門不務時敏則又不
能進也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
求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
者如由有諸已之信而進於充
實之美也

陸宴府曰遜敏是一套事重重
時敏故着一務字高宗占過非
不能敏但恐工夫作輟耳搥損
之極還為奮迅時敏即時習得
趣而進自不能已勉強苦難如
何能時修指遜敏說此五字乃

為孝之節度非為孝之工夫乃
者分量未定之辭天机打動火
然泉達謂之來特啓其竅耳无
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工夫
一不繼其息也可立待矣允者
物感不能搖半途不能廢其精
百倍怀者寤寐俱動靜與會
念上繫戀之也允者必怀將目
前工夫又精進如所謂日新者
積者積累自一至万自偏会全
也來而不已若見為積

洪南池曰來也積孝固成已矣
使不推以教人則体具而用虧
內完而外缺非孝之全也故不
資无一偏之學而教人居為孝
之半自孝教人寔相對待若中

心其遜志如此又必時時敏求温習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
知持守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萌一毫自
止之念其時敏如此夫既存不自滿假之心而又奮勤勵不息
之勇如此用功將見日有就月有將其進脩之益就如水泉之
來源也而不竭矣為學之方莫要於此但人不肯着實去做故
於道終無所得而學終無所成若能篤信而深念乎此遜志便
着實自遜其志時敏便着實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豈有不
得者乎將見工夫愈熟進益愈深以聞見則日博而智益明以
事業則日廣而大有功天下道理莫不積聚於吾身如貨財之
積不可勝用矣吾王可不勉哉

此節言自學之事正所謂學于古訓乃有獲也遜志是望道
未見之心時敏是自強不息之力皆粘着古訓來虛則有翕

受之基勤則有日進之益而修身治天下之理以漸而有得
于心矣茲字指遜志時敏而言修之來而或間其功則來者
于是乎中止矣又必篤信而深念之真知遜志之有益而驕
心益泯真知時敏之有成而怠心益忘則又不止于乃來而
充積日盛修身治天下之理皆統會于吾身矣道即其所修
者修自其造詣時用功而言道自其寔體時成功而言也遜
志時敏而又能允懷則學古之功已至而益至乃來而至于
積躬則有獲之驗已深而益深由是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與于學厥德修罔覺

高宗望傳說以訓志交修求教之意甚切傳說恐其徒資於人
而不知反求諸已又勉之說王之學無徒求之于人而已蓋開
道而指引之教者之責也心体而力行之學者之事也學而無

道而兩分者也二者合方是全
孝知至孝不可不全則其功不
可有間念終始與于孝終始在
心上無間斷說孝字雖兼自孝
教人在內然須抑揚重教一邊
德修罔竟即前來者稽者自然
渾融莫測耳有合人已而一之
意

陸實府曰教人只自孝中事就
用功言與自孝強半修已以安
百姓一民未新亦已德未明而
孝之虧也故惟人與已通為一
終與始融其端耳日心思化而
不存物我形骸斥而不滯終始
以時言二字拆不開不分配人
已念終始者百尺竿頭更進也
孝至於此不能於來積外着力
但常操此念惺惺存存如養丹
火候錫鎔曰深查淨曰化將各
藻在淵洵而亦綸潛已徹海宇

罔竟
明儒經翼曰古人云德修罔竟
衆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
不犯手入微公案罔竟之竟始
為真竟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
豈氣魄知識所能支撐

蔣同春曰監的工夫就在遜敏
允怀典孝時用先王懋昭不显
表正建中其自孝教人之成法
具在罔歷万世而罔弊能監視
于惟教典孝之時則王之孝即

教固昧於向往而不得其為學之方若教而不學則徒為講論
之虛文而其學亦終無所得矣所以為學之道一半要人指教
一半要自己勤學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雖能勤學以受
教而工夫或有間斷則亦難以必其終之有成又必心心念念
終始常在于學不始勤而終怠不始作而終輟能如此則工夫
既已精專造詣自然純熟而其德之日修將有不知其所以然
者矣其視徒資夫人之訓而不免間斷其功者所得為何如哉
此節解典註不同係是日
講新說作時義還從註

此節言教人之事亦學古有獲中事也教人貼為君事講指
修身治天下之理而言居學之半者蓋始而自學所以明德
固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學也身任君師之責則體用
不可以不備道兼物我之公則內外不容以或偏是教人者
學之半而止于自學者非學之全也以體對用以內對外故
曰半終始一串說重終一邊終始典學者成物不間于成已
新民不替于明德一念惓惓終如其始而常在于學也至是
則功日益密而所得者日益深向之修而來來而積者渾乎
無迹之可窺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德即道之得于已者亦
即修身治天下之理上曰道積于躬與道猶二此曰德修罔
覺則融會而為一也末亦須繳學古有獲可以建事而永世
之意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說既以終始典學勸勉高宗至此又起之以法祖說道人君
之為學不過取法乎善而已而今之所當法者又孰有過于我
先王成湯乎蓋我先王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而又加以昧爽

先王之文而王之道德亦將如先王之道德矣道出万全足信今而傳後德止至善可繼往而開來豈不永无愆乎秦西汀曰上二節是說孝之法正是孝那古訓然古訓尚說得虛此則言我所云古訓即先王成憲也我所云孝古訓即監先王成憲也永无愆包道積德修而適宜乃有獲也

不顯之學其于修身治天下的道理件件都有典則法度以垂範後世吾王今日亦不必遠有所慕但能率由舊章事事都遵守先王的成法如修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表正之規如此則吾王學即先王之學吾王之德即先王之德凡修身以至治天下莫不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之患矣吾王其監之哉

此告以為學之準的也註中德雖造于罔覺二句非有先後蓋語其成德之妙固造于罔覺而要其為學之始當監于先王也成憲是先王所以自學而教人者不外乎修身治天下之道監字是於為學之時監之也無愆即是道積厥躬德修罔覺之地位蓋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克綏厥猷先王教人之成法也監之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一率循其舊章則

天德王道兼體不遺信能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而永立於無過矣監成憲以學言無愆以德言永無愆則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上言學古訓此復言監先王與周官既言學古入官復言典常作之師康誥言近述遠稽詞旨相似

惟說式克欽承勞招俊又列于庶位

洪南池曰君莫大於務孝以進德臣莫大於為君以求賢然必君德修而後相職深見法祖為孝之功不可已意杜靜臺曰此說之自任見王不可不法祖為孝也進賢之責雖在于相臣而用賢之規則係于君德君德既至于無愆則取舍之極定于內而舉用天下之賢以輔成其德者因其雅意也說于此時用能敬承其意而廣求治哉

資才以列庶位使交修于君者不獨說一人而吾以人事君之道始得以盡也若君德未至臣臣欲進賢安能使君之必用乎此法祖為孝之功不容已也

此說自任薦賢之責以責成君德之意承上無愆說而亦本訓志意來蓋一人之訓志有限而羣臣之訓志無窮君德無愆則任賢有地故說用能敬承其求賢之美意而進賢以列于庶位也三句一氣說下式克者自任必能之辭俊乂之人可以輔君成德者列于庶位則交修訓志之有資麴蘖鹽梅之有託而不止于說之一人矣說言臣之進賢由于君德之成如此以見不可不務學修德以為人臣進賢之地也此節與惟賢乃僚兩節意亦相應○式克欽承非謂君德至此而後進賢也進賢大臣之責而君身者用人之本必有其本則腹心手足聯為一體黜陟臧否不至異同于是始得自效耳人臣之職莫大于進賢進賢亦未易能也有一毫嫉妬忌克惡人勝己之心則不能有一毫市恩記怨背公徇私之心則

不能有一毫足已自任獨用愛憎之意則不能故傳說之言進賢不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為之者良以是耳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蔣同叔曰謂四海之內咸想仰我將有非常之治時乃汝說風之謂得汝說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治也
姚承菴曰當時海內聞高宗得傳說之奇皆有快觀太平之意故高宗將此意風動傳說今其必為伊尹輔已必為成湯也大意俱在下風是風動之風言海內之企仰皆汝說有以風之也則所以答其望者宜何如

高宗望傳說之輔已乃先歎息以歸美之說道天下之所仰以為則者在於君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於相如今四海之內莫不引首舉踵喁喁然仰望我之德化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良由汝說感于夢寐之際起于版築之間與他人作相者不同故其風聲足以聳動乎天下而遠近之聞之者莫不謂朝廷用此賢相中興指日可期而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者自不容已矣然則汝可不納誨輔德以答天下之望哉

此下高宗重望說之輔已故先舉人心之屬望於說者以感動之也仰德作未然說即望治之意言台德弗類若不足以

正四方而民皆望我以憲天法祖之治者非朕之德可以當此寔惟汝有以風之也風字是鼓舞之意言汝膺良弼于帝賚作輔相于商家論治而舟楫霖雨之有資論學而麴蘖鹽梅之有託故遭逢增重于廟堂而風聲丕振于四海民之仰德職此之由也此與上節不相蒙非一時之言不必拘在論學上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杜靜臺曰承上來必輔君作聖而後可以慰天下之仰望也喻意輕只重下句王方麓曰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麴蘖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于見德行全体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為喻

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處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居正良臣惟聖之寔事而欲傳說繼之

之為麴蘖鹽梅至是又倚之為股肱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至矣

此欲其輔君作聖以答天下之仰望也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內須有輔弼意蓋朝夕納誨則忠言日進而君可以為從諫之聖也匹休堯舜之意亦可舍在聖字內言良臣有關於聖德如此汝不可不輔成我之德以慰天下仰德之心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高宗又勉傳說說道當初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正所謂良臣也隱於有莘之野應聘而起輔佐我先王以振興

杜靜臺曰作者振起之意輔立豈行以振起其德業也曰時予之辜先述其自任致君澤民之重

臣等竊謂其能成君澤
民之功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至此則向之自任者有以副其
志而著美于商家矣明保二字
串精白一心以盡維持調護之
功使我之德可合于烈祖而治
亦可以配天務使姬美于伊尹
也

隆實府曰觀一惟字將厥后就
是堯舜更不可差別蓋諒湯之
必可堯舜以我佐之而反遜德
則是負其初志而向來所樂所
期皆自誣天豈不可耻彼若人
人得所也勤精乎參天兩地將
有感一夫之失職而慮羣生之
寡遂者蓋信湯可為堯舜之德
必能周堯舜之澤一或漏之皆
我奉行德意之未至耳佑祖格
天須把致君澤民意澤見湯德
自有與天通者在而澤民不足

以書之此通徹上天而無間
意幸際此而君不先王是說
耻也民不先氏是說辜也阿衡
所以著勳於商者惟是勿欺一
念真能獻之當宁而保佑隆耳
明保比前納誨訓志意更深信
其必能之辭罔俾專美不是與
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創不
可無中興盛而難繼雖美弗美
也尹之美全在開創家之王業
說之美全在振商業之中興

有商之大業他常說道我昔居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我的志
意只要上輔吾君做個堯舜之君下治我民都為堯舜之民方
纔副得我的志願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則心中愧耻就
如被人撻于市上的一般若不能使其民為堯舜之民不但四
海之廣兆民之眾德澤不能徧加方以為罪就是萬民之中有
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這便是我的罪過了
豈敢諉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烈祖成湯內
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懋昭外則輔治使兆民歸于允殖以致我
烈祖德業之盛直與天道同流而無間焉至此則君果為堯舜
之君而民亦果為堯舜之民矣此正所謂良臣惟聖伊尹之所
以稱美于有商者也今爾既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
精白一心保佑乎我必使格天之烈于今再見而汝為今之伊

尹可也豈可使伊尹之相業獨擅其美于我商家耶蓋必能繼
伊尹以事其君斯為輔君作聖之良臣而有以慰四海仰德之
望也

此舉輔君作聖之人而勉其匹休之也作我先王句虛佑我
二句即其實也予弗克俾三句是伊尹欲致君為堯舜之君
一夫不獲二句是伊尹欲澤民為堯舜之民佑我烈祖二句
總承說惟其自任之重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
治也佑烈祖內入左右厥辟戮力有商等事格皇天內入四
方丕式兆民允懷等事二句一串講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
皇天就化育上言不是形体格者通徹而無間也至是則果
能堯舜其君民而作我先王所謂良臣惟聖者也明保是明
白啓告即納誨訓志意舍下克紹二句兼致君澤民說罔俾

句緊帶上說美即致君澤民之美也尚字是期望之辭此正責傳說以輔君作聖而慰仰德之心也雖以君民並言然安民亦君德中事故總歸在作聖上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杜靜亭曰上節但期望傳說並美伊尹口說明保未明白說出輔已繼成湯以安民此則敏相遇之難而明言以責望之也克字要含明保在內使我克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其民而配天之治再見也至此則能出阿衡輔君之美答天下仰望之心作聖之責以塞而相逢之盛不虛矣曰敢便有感知遇之難意對曰敢對自信吾力足以勝之而無愧于已揚曰敢揚自信吾力

高宗命傳說說道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聖主必待賢臣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寧虛其位而已豈肯與之共治乎是君遇臣之難也賢人亦俟明王以顯其德使非從諫克聖之君則寧終於隱而已豈肯苟食其祿乎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得汝於夢賚而汝亦應我之旁求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與先王之遇阿衡無異矣汝必感此非常之會期立百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交修能輔我以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天下之民

足以尊之而不怍于人君德不至烈而不已也治民不至于配天不已也古之大王當大任而不疑有如此

使亦無一夫之不獲焉則堯舜其君民者真不愧于阿衡之義而于遭逢之盛始無負矣傳說一聞高宗之言感激自奮遂拜

蔣同春曰紹辟綏民不平當由看工夫全在紹辟上能紹先王自足以綏民矣克字還有工夫點上明保意紹字更有力主說身上說迺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對揚二字註雖分解然細玩之則亦謂對以已而揚于眾也講當渾融

手稽首以復于高宗說道輔君法祖以安民美哉天子之命乎此說之志而亦說之分也敢以此美命承之于已自信吾力之能副雖自任而不以為嫌又以此美命揚之于眾自諒吾言之能踐雖示人而不以為愧說之復高宗者如此夫觀高宗之命可見其銳然以成湯自期矣觀傳說之言可見其毅然以伊尹自任矣君臣一心如此此商運之所以中興而克紹前人之烈也

董思白曰惟后非賢不又今后有版築肖圖之賢可共又矣惟賢非后不食今賢有物色求賢之后可共食矣暗暗點在中間克紹厥辟以永綏民方不負此良遇乎少有不克何取于共又共食也高宗以克期之說即以敢承之此二字相應曰敢對揚

首二句是即君臣相遇之難以感動之首言君臣相得之難以見今日際會之盛而說不可不修其職以副委任之意也其爾二句正明保之實與佑我烈祖二句對看亦當串說蓋

天子之休命壯哉斯言直欲舉高宗所期者而慨然擔當之也河衡復生不過如此矣

先王以堯舜之君而成格天之化固賴阿衡以爲之輔矣其爾實能輔我以繼先王之美使罔顯之德追配乎懋昭之隆于以永安天下之民使仰德之民不異於輯寧之日則明保之責盡而不愧阿衡矣由是可以稱良臣之託可以答天下之仰而何負于今日之遇哉克紹二句大意與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意同紹字深于迪字永綏字深于康字當玩休命指紹辟綏民言敢字重看對揚皆自任之意蓋言命我以紹辟綏民而使之堯舜其君民天子之命何休美也說敢對之以已負荷於一身而不辭揚之于衆明言于衆人而不作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不至于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不已也說之勇于自任者如此是真欲以成湯望其君而以伊尹自期待矣

高宗彤日

此篇首句是史記訓王之由次

即見前已自言訓王之序乃訓以下見訓王之辭也以乃訓三節細分之乃訓二節格王之言汪司敬民一節正事之言

祭之次日又祭叫做彤商高宗常行彤祭於禰廟其日有雉雉之異賢臣祖已因進戒高宗欲其修德弭災史臣錄其語爲書即以高宗彤日名篇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史臣記高宗彤祭禰廟之日忽有雉雞飛來鳴於鼎耳之上夫雉本野鳥鳴于廟中殆天以是警高宗贖祀之失也

此史臣記事之詞祭有常期而數祭禰廟是高宗贖于祭祀之失也雉雉之異以謹告之可見天心仁愛人君矣祭之明日以禮享尸曰彤彤亦常禮而有此異者失不在彤在于數祭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當時賢臣祖已感雉雉之異將進戒於高宗先自家商量說凡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而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有鬼神之道也杜靜臺曰高宗之失在正祭祫祖之豈而雉雉之異適見于彤祭之日耳

王字泰曰不務民義而惟敬鬼

神而又獨豐于昵此其事之失也凡事之失皆本于心其心必謂福可倖致而不知德義之當為此非心之當格者也先格其心之非而後其事之失可得而論也

陸實府曰敬神亦是為君之當然其事豈為失但格民之義則自見神之堂敬而遠故祖已欲先格王而後正其事不曰格非心而曰格王者就王而格之也高宗恭嘿之久動與天通未免着念於冥漠一邊只要他于昭昭處察冥冥則其事自正蓋事之失可見者也所以為事之失即明王亦有不自知者要看一先字

陸實府曰義字說得細遷就不得膠固不得是民愛物則之精

明白正大之理義不義而年之永不永因之蓋義原萬世不易之經正行之不流旁行之不泥者義便是永處不義便是不永

玉宇泰曰人主之所欲者壽而已壽祀之意嘗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禮祀此格心第一義也

天降災祥必應於事而人事得失皆本於心今王黷祭於禩廟其事固為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神求福之一念啓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吾言易入也祖已之言如此可謂得進諫之道矣

此祖已將欲訓王而私論如此先字重看蓋凡事之失皆本於心苟非先格其非心則昏惑未解事有不可得而正者矣不務民義而徼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祀豐于昵此失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祖已欲先格王心乃訓戒於高宗說道天之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於所行之義與不義如其義則天降之年必然長承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承故人之不獲永年者非天絕故天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而中道自絕其命耳天夫歿之數皆由自致如此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惟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諂瀆鬼神為哉

此言天命不可求義不義泛指所行言暗指彤祭為不義之失也蓋言上天降命之修短視人之所為何如耳非天天民承不承一邊而永者可知蓋不永者為自絕其命則永者為自求多福矣天命之不可求如此雖禱祀何益哉禱祀祈年王之非心也而以義正之王之非心格矣民泛言而暗指高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享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祖已說斯民之中有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為又不服其罪而

陸實府曰義之有德於心者曰

白曰言天

五

德一毫矯強便不順便獲罪于天此特當不憚媿悔矣乃不引為已罪而痛自修省天又不忍遽降而遣告之謂之乎命以見天地間只一定理有是定事必有是定應非幻真不測者天有乎命畢竟人有召命所在而求當正德其如台說者俱云無如我何便是天變不足畏之說不知命字也决非妄致必要求到一箇致譴之處蓋自雖難以斷王之必有失德欲其自省自儆所謂先格也○兩節俱是暗指君說不敢斥言故言民耳

飾非拒諫及天既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欲使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於此而知所警焉天猶未遂絕之也乃復悍然不顧以為妖孽之生特出於偶然耳其將柰我何如此則終陷於不義之歸而天必誅譴之是即民之不義而自絕其命也然則人君於天戒之臨可不深自儆省而自恕以為不必畏哉此言天戒不可忽上二句輕重正厥德句欲高宗深思其妖孽之由而得其行事之失以改之也德即是義不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徼福於神不若德也人或規諫之言而吝於改過不聽罪也天之譴告正欲其順德而聽罪之意謂妖孽無如我何則重違上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絕之乎徼福吝改王之非心也而欲其恐懼修省則非心格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與祀無豐于昵

來路然曰敬民下要補徼福于神非于之事而今王則有禱祠之失意徼福固為失矣而况七世之廟與非天胤而何獨豐于禩廟乎此則失而又失也天胤者七廟祖宗皆為天子者也豐字有黷祭禮煩二意昵者親近也親近莫如父故云昵禩廟附呂氏曰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即應之固見天之謫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此篇為雉雉而作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詞屢及民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祖已既格王之心至此乃直正其所失之事歎息說道天以斯民而付之王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凡重民生恤民隱兢兢然不敢自肆者乃王之事也舍此而徼福於神豈王之事乎况祖宗列聖雖有親疎遠近之不同然無非繼天之統為天之嗣吾王承其後而主其祭只當一體孝敬豈可專顧私恩而獨豐厚於親近之禩廟乎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並隆於祖而獨豐於禩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異以告之雉雉之異有自來矣王可不戒哉

此節分二意看蓋以人君之職而言則主於敬民而徼福事神非所當為以祭祀之禮而言則祖宗皆天之嗣而祀不可獨豐于昵此所以正其事之失也

西伯戡黎

此篇首節迺祖伊告王之因天

子以下六節乃祖伊告王之詞
細以天子六節分之天子三節
是入以告王欲王改其失也王
曰節又王自時之詞嗚呼二節
是出以語人欲王聞而知悟也

洪南池曰奔告王者欲王改過
遷善以救其亡也

陸陸實府曰以紂之惡當時即
無西伯即西伯不戡黎其不亡
乎然而祖伊之恐乃因戡黎何
也蓋觸類於黎而知無道之國
必難倖存也

當殷紂時有黎國無道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因舉兵而勝
之祖伊見周之日盛痛殷之將亡遂進諫於紂欲其省改史
臣錄其言語遂以西伯戡黎名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史臣記說當初西伯周文王受命於殷得專征伐見黎國無道
舉兵而伐之此時既勝了黎國三分天下將有其二矣於是殷
之賢臣有祖伊者見周德方隆其勢日至於強大紂惡愈甚其
勢必至於危亡惟恐戡黎之後遂有伐殷之舉其心憂懼乃自
私邑奔走來告于商王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

此史臣記事之詞戡黎無與於殷而奔告於紂者知周勢日
強而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曰恐曰奔告見得祖伊忠君憂
國之意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社靜臺曰此二節言紂得罪于
天而天棄殷也
姚承菴曰奔告而亟呼天子若
顛天而必求其聽也格人明天
之理元龜紹天之明不善必先
知之所以罔敢知吉自絕正應
上訖字
陸實附曰格人元龜罔知其吉
則天絕可知其源皆本於王之
淫戲耳惟其即於滔淫遂以天
下為戲而畧無敬慎之思

祖伊進諫於王先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國命修短皆係於天
自今日而觀上天既以斷絕我殷邦之命脉矣何以知之蓋國
家之興亡其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龜乃能前知如今有
見識至人與占卜元龜都知道凶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
天之絕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祖宗列聖相
傳到今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守而不墜哉蓋由我
王不法祖宗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縱欲敗度以自絕於天故
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思改過以回
天意乎

此祖伊告王之詞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蓋格人心與天

通而龜則紹天之明者也惟王淫戲自絕則先王亦不得而佑之矣夫為天之子而自絕於天則凶禍可得而免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馬鍾陽曰天棄紂承自絕說重看一故字不有康食三句雖根天弃說然皆是淫戲所致來路然曰飢饉薦臻而使民無康年之食者天之災也詩云自天降康豐年穰上民心昏亂不虞度其天性之常亦是氣化式微也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此雖人事實天之氣化使然國家紀綱修明必是天眷方隆之持廢壞常法而不蹈迪率循其責雖在人要亦是天降亂于人國詩所謂昊天疾威敷于下土也

祖伊說我王既自絕於天故天心厭棄我殷不復愛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的景象如民以食為天也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恒性也今則悖禮傷道都昧了本心全不忖度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世守之者也今則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為國矣此天所以促殷之亡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天心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此與下節是備述喪亂之形以儆懼之此節承淫戲用自絕而言天之棄殷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天不

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天不欲其平治也於此見天之廢殷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告者在是矣

程靜菴曰此節言紂得罪于民而民棄殷也然天與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益可知矣王字泰曰欲者探其心曰者述其言其如台與湯誓不同此是明其不足為君也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祖伊又說惟我殷邦不但天心棄之而已今此下民苦於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私相告語說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如何不降威於殷而滅亡之乎那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等於水火之中乎今我王不能盡為民

父母之道決難久居民上將無奈我何矣民心之棄殷如此夫入君上以事天下以治民者也今天怨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其能久乎祖伊告君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此言民之棄殷天曷不降二句一連說蓋天之喪殷必將假手于有命也觀此則不惟天棄之而民亦棄之矣人君位天

人之兩間而為天民之交棄如此其勢必至于喪亡而先王亦豈能相之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古字岡曰祖伊明言天命之已絕而紂猶云天命之在我謂民無柰我何是祖伊慮無一日之命紂乃自恃有萬年之安也昏愚甚矣

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嘆息說道爾雖說民心背畔將欲亡我但我尊為天子寔天生我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于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為此飾非拒諫之言此紂之所以終于滅亡也

王字泰曰我生雖承民業來然謂有命在天則非惟輕民心之不足畏而且恃天命之不見絕矣天人交棄而猶為自安之言此之謂罔有悛心

紂之言蓋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為可恃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來非泉曰參列在上猶云彰聞于天指乃二句正見即喪之寔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此蓋怨

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歎息說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于天乃汝今日所為罪惡昭著固多參列在上而不可掩

積而成者由王十朋云功字與惟府辜功字同華功猶云罪

矣又安能責望于大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我看殷之

狀

臨川吳氏曰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

喪亡只在旦夕決不能以久延矣所以然者為何蓋今日所為

乃祖伊恐而奔告于王見愛君之至情反而私語于人見憂國之深慮

之事都是害民的事天怒民怨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免戮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不覺其言之痛切如此

此祖伊退而私論之辭多參在上即商罪貫盈之意所謂淫戲自絕者也自絕于天而猶責命于天其無知亦甚矣然則殷之喪亡其即至矣乎乃功亦指淫戲之事末二句又申歎其刑戮之難免也

微子

此篇微子若曰以下三節為一段微子問救亂之辭也父師若曰以下五節為一段箕子答救亂之辭也末節箕子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微子為帝乙長子乃紂之庶兄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

臣錄其問答的言語遂以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

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日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以酒為凶曰酗沈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已過以商家體體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
姚承菴曰底致也遂成也二字直重看微子謂我祖開創時竭盡精神勞費心力底致而成遂乃得陳列功德于上今我用沈酗于酒川亂厥厥德于下其與也甚艱而其敗也忽焉良可痛也二用字皆罪其自作

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

昔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乃呼箕子比干與他商量說父師少師我殷家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天下事或有可為以今日事勢觀之無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大業昭列于上其垂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豈知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為務惟沈酒酗酒用亂厥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人以逸欲亡之良可痛矣

此言紂失治天下之道殷其弗或是絕望于紂之辭治正以紀綱法度言我祖底遂就開創王業言陳于上對敗于下者言我祖之烈昭于天者如彼而子孫之沈酗敗厥德于下者如此忝厥祖甚矣蓋深致歎傷之辭總見其不能嗣先德而

守先業也目紂曰我者猶五子之歌指太康為予也後凡言

我皆是紂言吾則自謂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宥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輿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又說我殷既敗亂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方人民無小無大都不務生理不畏法度只好草竊為寇盜姦宥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為然就是卿士與朝廷治民的不亦皆彼此倣效共為不法之事互相容隱凡有姦宥犯罪之人都不追究無有得其罪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闢然而起相敵相讎以眾暴寡以強凌弱國家法紀于是乎蕩然矣事勢至此我殷家必淪于喪亡不可復救就如徒涉大水的

決南池曰綱紀者維持天下之具此言其綱紀之蕩然而喪亡之必然承上言紂不能治天下故致天下之亂至于今猶云一至于此乎蓋痛傷之深也陸實行曰惟其喪德故以立臣民之極而民竊臣偷罪不正法而國典不行安得不強凌眾暴或涉水無涯難以濟矣今殷其淪喪與殷其弗或自相呼應上猶疑其不能治此則信其必至

于亡也

一般茫然無有邊崖亦終于沉溺而已豈意我殷家之盛遂喪亡相及至于今日如此之極乎

此言紂喪亡之形辜罪即指草竊姦宄而言上下容隱而有罪罔獲故民無所畏懼而相為仇敵也以上應弗或亂正四方句言紀綱之蕩然今殷三句承上看言喪亡之必然殷遂喪越至于今者言不意殷之喪亡至于今日如此之甚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在吾家耄遂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頭儕若之何其

陸英府曰惟聖罔念猶不免狂况狂而可使其發乎如醉人使醉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老成皆去而國萬力不可為矣故不敢復求安存之道而求顛儕之道暨從火坑

微子復呼箕子比干問救亂之策說道大凡朝廷清明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乃發出顛狂任用舍倒置以致吾家老成之人皆避于荒野即有緩急將誰倚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爾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明示意指告我于顛儕覆墜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之策則危亂日甚而不可為矣其將今之何哉微子之言及此其情誠切而其辭亦可悲矣

中作生活以延國命於一息○父母之危也人子明知其不可揀棄而寧進餌以亡也故微子又更端問之姚承菴曰若之何其蓋深恐其無可復存之理也此語較沈切痛悲哀

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發出顛狂則必播棄黎老故老成之人皆見幾而作也夫老成正國家所倚賴者而皆遁去如此則危亡之勢可知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救亂之策則殷必亡矣其將若之何哉顛狂本沉酗敗德而來告于顛儕內當云挽宗社于淪喪之時延祖業于敗亂之日與上文相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

王字泰曰方興句正降災處曰方興則不特沉酗于一時有日甚一日之意○自此以下是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意而答之節上有甚之意屠本峻曰紂之惡皆原于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咎之辭

箕子答微子說我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臧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酒縱酗于酒其勢方興未艾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王子所謂沈酒敗德而已哉

正義曰答二人而一人答心同而文省也鄭玄謂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榮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

來路然曰紂之惡皆原于無所畏無所畏原于沉酗于酒者長其有位人適言老成舊人只是等入不但耄之自遜而且嘒之使遜其棄老成盖有甚焉
夫謂曰嘒之一字最惡而所為嘒者通從罔畏畏來
王方麓曰嘒昏故無畏老子曰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無

畏所致先民時若所以為湯嘒其耄長所以為紂
豐南禺曰大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蓋不特草竊奸宄乎他物而其攘竊於有甚焉者矣由紂之無道故民亦作亂如此也○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
泰西汀曰本說民然用以容劫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其中矣此實二為一之法

此答沉酗之語須要應一節之意言今沉酗而敗厥德者非人力之所能遏乃天之降災害以荒廢殷邦使沉酗之患方興而未艾不至于荒廢殷邦不已也然則四方之不能正祖業之不可守一天之所為矣微子曰沉酗而此加以方與二字者甚之之意也方與句即毒降災之寔
乃罔畏畏嘒其耄長舊有位人

箕子又答說老成耄舊朝廷典刑係焉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我殷既沉酗于酒心志昏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不知畏憚故雖老成耄舊有位之人皆嘒逆而棄遜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所以遁于荒野而朝廷為之空虛也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此答發狂耄遜之語乃罔畏畏寬說惟不畏所當畏故不見老成之可畏而嘒逆之也然則耄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是甚之之意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箕子又答說國家為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者夫禮莫重于祭祀祭莫重于犧牲今乃敢下攘竊其罪大矣為有司者都想容隱不肯盡法就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蔑法廢禮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姦宄之不治而已哉

此答草竊姦宄之語犧牲牲乃神祇之物而有司容隱不治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姦宄乃罔恒獲者抑又甚矣純色曰犧全體曰牲牛羊豕白牲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夏鑊江曰不特小民相為敵讎也而君子方且召敵讎不忌蓋尤有甚焉者

陸實府曰征催出於民之樂供也則為好義出於上之誅求也則為讎敵剝肉削膚使其父子不相保豈非歸乎一之為甚而又召之不忌焉所謂力行無度也此豈紂一人所能致上下合以成此殘而民又何所控哉則民實與上為讎豈止自為相讎也

箕子又答說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斂始蓋上好聚斂則與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刻剝民財此人心所以怨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者只是嚴刑酷罰讎視其民而科斂之無有愛惜憐憫之意夫上以讎斂下則下必以讎視上此理勢之必然者也令人與之為敵家與之為讎尚且不知省改凡虐刑暴斂以召其敵讎者方且肆然為之無有厭怠至於倍克之臣阿意順指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餓殍疲困而無所告訴也又豈特小民相為敵讎而已哉

此答敵讎之語用又讎斂固已結怨于民矣然民以其虐我而讎之而紂方且力行無度以召之則其罪豈可勝言哉罪合于一指紂及當時聚斂之臣說至是則君民為讎敵而不獨小民為然矣亦甚之之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列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方初菴曰為已謀義決不可去為微子謀義決不可不去蓋身為宗臣當與國存亡而為商王元子者當以存商祀為重微子問救亂之策意實子必為謀書以救其亡也而今乃但告其決去者何哉蓋危亡至此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也

表了凡曰意重在詔王子一邊上曰淪喪顛隳而此有罔臣出迪之語亦甚之也

附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于尚何宗祀之可縉乎故曰我乃顛隳

箕子又說我家敗德荒政國亂民窮今日斷乎其有災禍矣我為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與存亡與國共之若商祚不幸至于淪喪我亦終守臣節斷不為他人之臣僕也是我自處之道不過如此若王子一身之去就則宗祀之存亡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是道理蓋我舊日以王子既長且賢曾勸先王立以為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之心是我所言無益于子而反有害于子子若不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宗祀將墮墜而無所託矣王子縱不為身謀獨不為宗祀計乎此答淪喪顛隳之語商今其有災四句是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以事商之忠自許也詔王子以下是言微子之義

決不可不去而以存罔之孝望微子也蓋商家之喪亡其勢不可復救獨言存商祀于不墜為救亂之策耳上曰淪喪顛濟而此有罔臣出迪之語亦甚之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洪南池曰自靖即上節意未句言我斷然不去也

陸實府曰自靖就自獻恆于自心正所為對于先王也

附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于家各盡

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相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

微子之問而比干獨無所言者蓋比干自安于死諫之義其自

箕子答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說道人臣去就各有至當不易的義理必合乎義理而後其心始安今我為商家之臣則綱常為重義當委身以盡忠汝為王室之胄則宗祀為重義當存祀以全孝為今之計但各安于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宜決于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二而不復有避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去皆揆諸義理而當反之吾心而安質諸先王而無愧者也予又何疑哉夫箕子答微子之問而比干獨無所言者蓋比干自安于死諫之義其自

靖自獻一而已矣

此節首二句是總一人去就之義末一句又申在已自靖之義也人字指微箕一人自靖謂當就者安于就之義為商家守節之忠當去者安于去之義為商家存祀之孝子以此志達于先王而使之無愧也我不顧行遯言已之必不可去亦以見微子之必可去也○微子適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比干豈于微子而遺之必其遯而未獲故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祭器自歸之理史記之說不足深信也

商鞅其平權也
亦以良辯于之必何去也
志與于去之無也也
守道之忠當去昔安于去之
辨出入字辨辨其二人自
北前首二曰吳駭二入去
制自熾一而曰矣

鍾彙附百名公惟中蔡論書經講義會編周書卷之六

此篇大旨首原天立君為民之意次三節言受正失君民之道又次言已當奉天以伐之又次言伐有必克之理又次言伐有必往之勢又次告神舉伐之事末則勉眾輔已以成功也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手授

甥李鴻男用懋後學徐銓全校訂

周書

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于文王為西伯受命武王克商而為天子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政事故名周書凡三十一篇

泰誓上

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于孟津出令以誓戒師旅史臣記誓師之言為上中下三篇因首篇有大會字遂以名其書這是上篇

惟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

王守恭曰十三年一則見受惡之貫盈一則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大會非武王去會諸侯諸侯自來會也于孟津者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陸實府曰大以言其公會以言其齊

史臣叙說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于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亡之機不待牧野既陳而後決矣

此記武王之得人心以見誓師之由十有三年春是表年以首事亦以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年而後興師也大會指天下諸侯來會武王說八百諸侯華夏蠻貊皆在焉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不期其會而自來大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歎息說道今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眾士卒凡相從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俞濛泉曰友邦冢君一樣人御事一樣人庶士一樣人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即牧誓司徒至百夫長諸人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杜靜臺曰惟天主聰明從物與人說到聖人見天獨厚聖人作元以下言天所以獨厚聖人正欲其為大君于天下而推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而已作民父母與萬物父母相應首句單看下去均之為物而人獨靈均之為人而聖人獨為靈聰明是天心之所獨厚者可見矣一篇綱領在此節

武王誓師說道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心夫天地之千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就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天地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竝生于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比于眾物心為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個着實聰明的聖人比于眾人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為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

物子無妄故以靈氣育萬物而稱父母而元后作之而君之德澤必如資始資生而後可是以頌天聰明之盡者聰明是性靈不靠定耳目說不喜則為作聰明矣從實德出所謂自誠明也作元后不重為君說以實聰明作之也元后便是民之父母頌有作用工夫為父母易作父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也而欲聯假以為真合異以為同必將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情一安做得痛徹以人為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胞胎重經一番劬勞矣非聰明之實者能之乎

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為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為之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為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為民立君如此若為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

此先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為可伐也首句畧斷資始則受氣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故坤稱母是天地為萬物父母也惟人句與實聰明對靈者知覺異于物也聰明者知覺異于人也聰明就心上說非在耳目上二句重講言天厚於聖人不徒使之自有餘而已命之為大君于天下使之聰明以有臨明哲以作則而體天地之心以為民之父母爾父母就安養說撫育羣生與資始資生者

同其功用也重天意上不謂君能如此實聰明是君德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言天之立君意蓋如此見紂失君道不容以不伐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來路然曰慢天害民正是不體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處欲虐民正所以慢天下二節皆其實也

武王說天之立君為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其無道至此此豈能居夫位為民主乎今日之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此言紂之失君道也弗敬降災串說言父母斯民天之心也紂不能敬天以安民而乃慢天以虐民其有負于元后之任多矣其容以不伐乎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

王字恭曰父母斯民之道每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惑迷之甚則雖欲行其暴虐而有不取者而受于酒則沉酒之于色則冒亂之是平原之地既不勝其汚濁矣故敢行暴虐

而罔覺也
王方麓曰按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謂于耳子且弗及况父母兄弟妻子至此曰罪人以族始不止于妻子見受淫刑之甚也
俞蒙泉曰或曰官人句何以爲暴虐曰官不擇賢能而用凶人以世濟其惡爲民之害遠矣計謂惟因父兄而任子弟父兄亦

未必是好人
焦贛園曰大勳者安天下之勳未能誅紂天下未安是大勳未集也文王以服事殷此云肅將者武王推木始而官之耳

焦漪園曰觀政于商是追叙平昔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若八百諸侯乃伐紂時所會不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武王數紂之罪惡以誓衆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然則樂酒無厭沈溺而不復出耽迷女色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人不但誅其一身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裏所喜的人就并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爲瓊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凡侈靡的事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又爲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剖剔懷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心暴虐一至于此是以上于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且我今日欲上奉天心仰成

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已哉

此言慢天虐民之實沈湎冒色是敢行暴虐之本罪入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立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侈服卽指宮室等而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慢天就在虐民上見蓋作民父母者乃天爲民之意故紂之虐民卽所以慢天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未集起下節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二年昔嘗以爾友邦家君之向背

可用則即是規兵矣
陸實府曰武王觀政亦是事殷
之忠心使其少有悔悟即廢政
未盡除猶可相安今不特無悔
行且無悔心固悔即上暴虐乃
禹居以下又更甚矣悔字應弗
敬字
俞濛泉曰夷居總管上帝宗廟
二邊犧牲句亦承二邊黍稷曰
樂在器曰盛

觀商之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
節不復以征伐為事矣乃紂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意酣飲
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忽慢天地神祇不知奉
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黍稷盡被
凶人盜賊攘竊而去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
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略不知懲戒其
侮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而我之兵終不
容已矣

肆字緊承上節言予嗣又考之後所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
集之勳者也然猶未遽伐之而以諸侯觀政于商冀其能改
過焉耳然紂猶不悛而至于慢神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
甚矣伐之其容已平以爾二句是追叙前日事惟受以下言

不惟不能改而反加甚也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來路然曰天能賦人以形性是
天之所及也不能使人保其形
復其性是天所不及也寵綏云
者愛而安之之謂君師者惟其
能知天佑民之意而相助上帝
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者也惟
天佑三句言天為民之意惟其
二句泛言君師之責如此有罪
二句則隱然以君師任此即
與首惟天地萬物行與即不同
首重受失其道意此重已當盡
道意

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眾暴寡也於是立君以
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於是立
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為君師的人居億兆之
上秉政教之權豈徒自貴自尊而已哉惟其助強遏惡修道立
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及于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今各遂其生
復其性然後無忝于代天理物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
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
天以赦之廢興存亡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心而擅
為好惡於其間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不赦者故我不

陸實府曰作振作興起也君便
是師克者克艱之克相者天為
之我為輔無念不與天鑒無事

陸實府曰作振作興起也君便
是師克者克艱之克相者天為
之我為輔無念不與天鑒無事

不奉天行寵綏正是克相處克相二句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如此蓋言爲君師者惟其相天以安民耳要
看寵字在君師者心裏說本其敬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極天所覆不使一人不蒙澤願者持之彼者平之方是君師湯曰克綏武又加寵字如父母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不徒施仁布德而已

敢違天之意縱有罪而不誅也

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作君作師正是天之所以佑民處作之君是使之操威福以治爭亂作之師是使之明典禮以覺人心天之所以立爲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鋤強遏惡立綱振紀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不若其性此天所以立之也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但前爲紂之失道而言此爲已之責任而言耳寵是恩寵之意謂加恩澤以安之也四方下湏補云紂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寵綏之道有不容不盡者則夫有罪之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乎有罪指紂無罪指民蓋承天以從事不得不伐罪以弔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邵二泉曰舉兵志之辭而論商周之勢可見蓋天下有兩立之勢而無兩勝之理故決勝負者彼此力同矣則有德者勝彼此德同矣則有義者勝上下一心曰力德是平一義仁之實故註謂行道有得于義是今日順應之名故註謂制事達時之宜億萬心只是不與受心一也一心只是與武王心一也

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強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爲有德那箇行惡而爲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爲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爲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以商周之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衆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人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人然個個同心戮力彼此無間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也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

此即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兵志之詞同力力字湏以士氣精明人心齊一講方與下一心字相應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一時行師之曲直言俱兼兩敵說億萬心者衆志乖離寡助之至也惟一心者同以順天應人爲心多助之至也以多助而較寡助力既不同矣况以德義而度之相去當何如此伐商之所以必克也

商罪晉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黃壺陰曰積惡者其罪大長惡者其罪同伐商之役奚容已哉見迫於天命不得已蓋惡積而不伐則貽害于天下愈深甚非上天佑民之意也

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今受窮兇極惡日積月累計其罪實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谷縱惡人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山奚容已哉

傳不從曰貫通也謂其罪已極也貫通而盈滿也

此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商罪實盈者既敢行暴虐又因懲其侮積惡之極也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予弗順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見商之必不可不伐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陸賈曰受命類宜其祗懼中事

武王說天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蚤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

方初庵曰宜者慮兵凶之危而求福宜之意

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于是

王宇泰曰受命肅將天威者文考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故出師于鎬京而先受命于文考然後類于上帝宜于家土類于上帝

率爾有衆奉辭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免夫惟均之罪而非出于輕動也爾衆其念之哉

宜于家土即武成之告于上帝后土者是也此追言以誓衆非至孟津始舉也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均說受命三句是舉其起兵時所舉之禮類宜皆祭名以求福宜故曰且受命文考是稟命于所

親以卒其成功也類上帝宜冢土是祭告于所尊以表不自專也有衆即有邦至庶士致天之罰于商則能將震怒之威以終未集之勛承克桎之責以盡寵綏之道矣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勗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杜靜臺曰四海本清淨受擾亂而汚濁之伐受以去其濁使四海常清也民欲亡紂民之應也而天意從之天之應也天人合應之時正當順天應人以致其德伐之功苟失此時而不弼我以伐之則上拂乎天下拂乎人而紂寇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矣可哉時哉中民欲天從意不可失申弼予永清意時哉弗可失只是不敢違天命民心非利

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說道天之于民勢雖相遠而心實相通居高聽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即為之平欲去疾苦則即為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夫者也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之內皆沐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之憂可也夫兵以順動聲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苟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拂乎天下拂乎民而撥亂反正

其事幾之會而乘時以圖功也

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

陸實府曰不言澄濁而言永清者濁自暫時事清自永久的聖人所謂時者理義之所當然而已欲其不失者畏理義而已不知其他也

上通告以伐商之意此節勉以輔已之功也天矜于民虛說下一句正是矜民處所欲況指除惡之意言從之下須補註中民欲亡紂二句弼予一人言輔我以致天之罰也永清四海者言紂之穢德既已胥天下而汗濁之矣今惟除其邪穢使汚君不得以毒痛而天下沐維新之化濁政悉為之盪滌而四方享安靜之休也時哉應天矜于民三句不可失應弼予一人句天人合應謂民欲亡紂而天即從之不平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此蓋迫於天人有不容已者非謂乘其事機之會而急於大功之集也

此篇大旨吉人節聲紂之罪以泰誓中

見其當伐也惟辟一節言天志有必克之理愛有億兆節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一節又以人心為大意也未二節勉其往伐之也

杜靜臺曰前誓早孟津尚在河南此則渡孟津而至于河北矣羣后以師畢會即前大會也津之諸侯陸實府曰以拊循而慰之以軍法而誓之愛威兼至矣

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為泰誓中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史臣叙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日會兵伐商至于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駐于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統兵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拊循其眾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

此史臣記事之詞用兵以次為善曰次于河朔則有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為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來的眾將士都要來聽

發之命也言與上誓字同○朕言包一篇

我的言語

上篇言及邦家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者明尊卑之分也此先及西土立法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姚承庵曰吉人四句與華七為善為惡意同是起商受力行無度句天下何事無法度無度不當行受且行之加力黎老嘑逆而播棄之罪人主藪而昵比之所縱者淫酗而所行者暴虐臣下有不得化而為不善乎兩家作仇脅權相滅蓋不止相為殺仇而已若哀亡無辜惡忍荼毒呼號上天穢德彰聞其可復居

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為之心則一有一等為善的吉人意念所向惟在于善孜孜汲汲只是要幹好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人意念所向惟在于惡孜孜汲汲只是要幹不好的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亦以為未足也我現今商王受之所為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為此不法之事

於民上哉此段統舉商紂之無道見甲伐之師之不容已也

蔣同春曰吉人四句是把吉人引起凶人頑重凶人過亦字重

看謂吉人為善固當勤乃凶人為不善而亦勤焉見其嗜惡之無已也力行無度中全要模倣

惟日不屏意發之臣下三句是無度之惡是于臣無辜一句是無度之惡聞于天也

董幼海曰惟口功之無間不足心之無辜

王宇泰曰小人好忿立朋以相

流借權以禍戚其常能也明猶

私當權謂上之威勢

又着實力行孜孜汲汲無少厭怠如老成的人所當親近者彼

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比之又且淫于色酗

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

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在下的臣子見受之所為如此亦皆習

染化而為惡各立朋黨稍為仇讐務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

毒于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只呼天告冤故其腥穢

之德顯聞于天耳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凶人哉

吉人凶人皆指君言為善是任賢去邪寡欲仁民凡存於心

見於事者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終日孜孜而猶不以為足

也為不善即遠賢親姦縱欲殘民如下文所云皆是惟日不

足俱就心言武王引古語重下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行

無度正所謂為不善而惟日不足者也播棄二句是用人之

無度淫酗肆虐即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意是一身之無度

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染于臣無辜一句是無度之惡

下及于民上徹于天矣○假上天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

故曰脅權相滅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于下國天乃佑

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

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欲保養而安全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

治天之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于上天

立已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為淫虐流

毒于下國於是天心厭怠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

黜夏命遷于有商夫天不容桀之殘民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

舜承庵曰天心只在惠民大君

只在奉天弗克若天便失為君

之道而降黜所必及矣故武王

疑紂於紂而自疑成湯之弔伐

又曰若字重看天意欲如此夏

桀故如彼如此則流澤如彼則

流毒天忍毒斯民乎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固理之必然耳

王方麓曰言此以起桀紂皆不

能順天已與成湯皆奉天命以

討有罪言湯言桀正此篇之肯綮蓋弔伐之公勝克之失一視之昔而可知武王無毫殊于湯也受罪浮于桀已事光于湯正血脈照應處

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此將言天命我以黜商而先即夏事以喻商紂之必亡也惟天惠民即天佑下民之意惟辟奉天即克相上帝之意就安養一邊說與流毒相反二句是泛言其理以起下意夏桀以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以其于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參袁姚二說曰剝喪賊虐全本其心之拂戾來是為凶惡四謂是其心口之自謂不在於言也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厥鑒二句說夏桀是個樣子天其以于又民其者不敢決之詞意謂天

武王說昔夏桀既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罪比之于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于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之刑至于剖心以歿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

之命予亦若湯耳夢卜非以利商聖人志在救民而天意似不可違乃精誠形於夢吉兆又形於卜則我商可必其成功矣此武王之以天自決處陸實府曰剝喪以下皆罪浮處謂已四句是其病根人君惟畏天命之無常故戒勅而不敢肆既謂命常在已又何知敬德而祈哉一不敬而神可慢民可虐矣黃靈陰曰不曰伐商而曰戎商伐必動兵戎也然曰戎便有危慎之意于危懼中而知其必克是其寓意深處

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為無益而敢于慢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為無傷而忍于殃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為似猶未至于此則受之罪豈不又過于桀乎夫前人之成敗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天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常得吉卜又常得吉夢夏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此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承上言桀之惡既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容以不黜者剝喪以下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厥鑒惟不遠三句是以夏事斷之知天有伐商之

意朕夢三句是以休徵驗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又民以除
殘去暴言夢卜是卜在先夢在後觀協字可見夢則精神與
天通卜則紹天之明者也俱吉則天意可知故曰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

杜靜臺曰多不如忠親不如賢
以我之忠賢攻彼之不忠不賢
彼方衆叛親離夫誰與我敵哉
此以見人事有必克之理仁人
武城孔註指太公周召之徒則
仁人亂臣非是兩樣人詩謂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則周親夷人
亦非有異
王字泰曰首四句兩開未有不
如意末二句作中言纒露不如
字出觀經文可見大意云商臣

武王又說國勢之強弱係于人才之有無今受所統雖有億兆
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平等無有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
所爲無道都離心離德不相聯屬人數縱多無可恃者我所有
撥亂反正之臣雖止是十人然都能盡忠報主與我同心同德
蓋臣主一心則雖寡亦可以勝衆上下離叛則雖衆亦不足畏
矣今觀他同姓至親雖是衆多然都是凶人醜類與他同惡相
濟的豈如我這十臣雖不盡是我之親戚故舊然都是仁厚有

多而不忠周臣少而盡忠由此
觀之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
仁人之賢而可恃也同心就今
口順天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
日所存言德正所以濟大事者
也非有其德則亦不能同心矣
曰同者臣對君而言也周親即
億兆中舉紂所親信者言之若
微箕比干則周親中之仁人而
紂弗能用也
姬承庵曰上篇云受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見得其旅若林非所
用也此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見得其麗百億非所恃也
總是衆叛親離一段光景所以
說戎商必克

德的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者蓋得道者多助雖疎遠者
可以爲腹心于城失道者寡助雖至親之人亦將化爲仇讐矣
此可見仁不以力義不以衆商周之勝敗不于此而可決也哉
此即人事以明伐商之必克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忠不如
周亂臣之少而盡忠受之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疎
而可恃亂臣即仁人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
之仁人實非有二以多寡親疎忠賢貫講見紂之衆叛親離
而周之忠賢濟濟此其所以必克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

武王又舉天意民情所在以見伐商之不容已說道天人一理
上下相通故善觀天者驗之于民而已今天雖未嘗有目以視

陸實府曰決之天意紂以罪浮
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
失人故又以民情察天意而知

其必往也上視聽屬天以福善禍淫說下視聽屬民以好善惡惡說與臯謨全主天言者不同天不過佑民矜民惠民故憑民做起民無歧視無亂聽只在仁暴間而已今百姓不過紂而過于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天之視聽無日不注于予也敢不往乎

人而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為視民情之好惡便是天心之禍福所在也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于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為聽民心之向背便是天心之去留所在也夫上天寄耳目于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都過責于我一人之身說我不往正商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觀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矣我若不為天下除殘去暴則不但下拂民心而且上違天意矣伐商之往豈容已哉

上是析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合天人而言之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天視二句泛言天視聽以福善禍淫講民視聽以好善惡講百姓有責于我則天意可知苟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意將无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鈞之罪矣此我所以必往也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講

參王陸二說曰威武奮揚以侵彼疆界者正欲以取彼凶殘而已初無意立威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用張在取殘上看出木句重註中無愧意必將湯言者蓋湯之伐桀以公天下為心則即起成湯于九原當必首肯豈有愧乎有光者矢心之詞

如云用忠良之助以應人心成又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武王誓師將終乃復鼓舞激勵其眾說道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雖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之功所以稱于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爾將士可不勉哉

姚承庵曰易伐桀何利於夏哉出斯民於塗炭耳武伐紂何利於商哉拯斯民於水火耳心事俱青天白日故特下个光字曰于湯有光即重華協帝之謂非其光更有加于湯也

此表已伐商之公心也我伐用張處斷取凶殘內含弔民意講光字就湯說言我所以威武奮揚以侵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凶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于

附胡康侯曰替師掠境曰侵悉虜而俘之曰取聲罪致討曰伐

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未集之勳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

耳于湯有光承我伐用張句說言湯之降黜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顯于天下乎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陸實府曰既言商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乘故戒之紂之兇暴能使商民畏如崩角爾可不畏乎勝畏莫如心德曰一比同字更進矣合萬為同合同為一

王字泰曰一德一心就將士自家說與惟一心同看非臣對君之詞德不一則互相退縮必一其果教之德咸篤忠貞而盡用民伐罪之道心不一則互相疑

武王誓師既終又恐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說道天下之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衆叛親離不足畏也而遂輕忽之寧可只說彼衆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戒懼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為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慄慄乎不能自保一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懼忻感戴稽首至地以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所賴以拯救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可不勉乎又嘆息

說汝等其克敵之心各盡志慮而論弔民伐罪之謀正應轉因或二句意立定厥功即安民之功克永世者去一凶殘而永貽民以安也反上稟稟二句即是還就用力說未可作效言姚承庵曰當時百姓慄慄若崩厥角其望救之心亟矣全賴此舉以救援耳脫一不勝而紂惡之肆於民又不知當若何者此其憫民特深故以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勗又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勗

說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為德同以除暴救民為心相與戮力致討一戰而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民免于凶虐釋慄慄之危而得以久安于斯世矣不然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既云戎商必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既云予有亂臣同心同德矣而不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崩角解與註意不同作時義還從註

此勉將士圖伐商之功也罔或二句是戒其心之忽而勉其敬意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人心危懼如此爾不容不戒其易而勉其難也嗚呼以下重責望之詞德與心俱主弔伐言厥功是取彼凶殘之功應罔或無畏二句惟克永世就民命說應百姓慄慄二句言民心凜凜之時夫固朝不謀夕矣今惟使之去凶殘之害而享安寧之樂自是永保

于無虞而不復有凜凜朋角之患也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既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記其辭為泰誓

下篇

○此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者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史臣敘說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于明日將趨商郊臨

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曉然發令誓戒

衆士以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

此史臣記事之辭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與中篇徇師不同

是時將趨商郊戰則已迫故先巡六師而後發誓也明誓包

下文討罪之意輔君之功造周之由勝商之故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夫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來的西方衆君子各宜知悉上

天有明白顯著的道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

五件道理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

不彰明較著為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為法于天下可也今商王

受身為綱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无

所敬畏上則自絕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夫

君天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傷道以致天怒民怨如此我

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此下誓師之詞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道即親義序別信雖

具於人而實命于天者以其著見于日用而為人之所共知

此篇大旨顯道言紂以無道失天民斯朝節言已奉天以伐紂古人節言已為民以伐紂惟我文考節述文王之德足以造周予克受節賴文王之德足以勝商

王字泰曰六師武王之兵也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戩或足以敗事故武王巡行而整救之所以肅衆志也

來路然曰典常之道原于天故云天道是道也光明正大曉然為天下之所共聞共見者故云顯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蓋言顯也然其道之分各有所屬或以天合或以人合一倫一理彼此截然不混是其類甚明也顯彰二字涵有分別

陸定有曰顯者常明之謂綱常乃占不磨即世教人心之海而道畢竟是顯的厥類指顯道中之類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折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無晦惟彰正是顯處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德昏昧言

重思白曰在天曰顯道在人曰五

常五常惟出于天這夫生人大節而治道之本根商王狎侮怠荒如是是天本以此五常之道明示之未嘗絕之紂實自以不敬而取絕民本欲以五常之主戴之未嘗怨之紂實自以不敬而結怨一

共由故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者親屬于父子義屬于君臣序別信屬于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物截然而不可亂也道自其本體言之類自其散殊言之此二句泛言以見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荒怠弗敬帶狎侮五常句講自絕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姚承庵曰斲脛剖心從無此刑况加之無辜之涉有德之賢乎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實是無人心者尊貴而親信之曰崇信自古無道之君未有始於親小

武王數紂之惡說道商王受于冬月見人有清晨渡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乃所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諫發怒說道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竅必與常人不同乃剖其

人者故數紂放黜等惡必從崇信姦回始崇信姦回便放黜師保便屏棄典刑便囚奴正士其至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矣外任檢小內作色荒寧不致上帝之怒乎故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唐孔氏曰不修謂不掃治也言不修則不祀可知宗廟不享只是紂不去身也

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斥退師保重臣不加尊禮于先王之典章法度則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為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行脩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所愛幸的婦人荒淫侈靡無所不至夫剖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忘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遂斷絕其命而降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眾士其可不孜孜然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自絕于天而言自斲朝涉至悅婦人總是

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上帝弗順而降喪亡是天亦從而絕之矣蓋言已之伐商所以順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已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王字泰曰兩引古語前一引見紂之惡後一引見紂之當去由前言之則民讐不可以不振由後觀之則惡本不可以不除後讐除惡一念念在心則果毅自迪矣君臣本以義合故今則君而離則讐君以其分而言之則爲民者豈可以其虐我而遂讐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武王述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向背无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爲君上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寇讐由此言觀之今孤立无助的人如商王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世的仇讐也寧復可爲汝君乎我又聞古人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

又曰德與惡俱指人言樹之除之則就已言樹德務滋者人之爲善者有德也而我樹立夫彼之德務扶持培植使之日以滋長也除惡務本言當絕其本根除惡不除本如惡草遺種少焉復生矣言受爲惡本當殄殲之陸實有曰撫有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讐說得相關滋易也其滋處皆可培植有滋崇積累意德体不顯最微易傾此固急疾不得亦看迹不得默然

成就終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將若惡的人處治了以絕其禍本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生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義與師大以爾等衆士弔民伐罪務絕滅汝之世讐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就汝君弔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毅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祿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蹈行果毅而怠忽僥倖則必有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策勛定難以自免于罪戾乎哉

養不見其長有時而益彼雖有根深之体以無所取潤而易枯而用以鋤強不盡去其根則其惡不止彼雖有蔓延之禍以有所根據故維圖耳樹德務滋就彼有德之一身務之除惡務本言去衆人之惡必去其惡之首使無所馮藉也果于殺伐而又

此承上狎侮五常結怨于民而言與上節對看洪惟作威即上節斯朝涉等事亦是狎侮五常處乃汝世讐言結怨于民也兩引古語重下皆句前引言以明紂爲爾之世讐後引言以明紂之當去殄殲乃讐所以除衆惡之本也果毅二字相

毅以致之無間斷焉所謂一德
一心也能迪果毅就是功多
鄭淡泉曰世襲言者紂派人之
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雙不
但一身已也

王方掩日上三節詳商受之德
為天人之所去見止商之有由
此節述文王之德為天人之所
歸見造周之有木也顯皆于及
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
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也西上
乃文考所因之地謂之顯者德
之深入也

臣靜臺曰惟字見多方諸侯皆
地剛得齊惟文考之德為獨盛
光四方合天下之大皆衣被其
日月之光顯西土合西土之人
皆瞻依于日月之表
方初庵曰誕受多方就德上見
出是時文王未嘗誕受武王不
過據理言之耳

應看果者無畏避也毅者不中止也登乃辟者去虐爾之讐
以成吾奮揚之武除眾惡之本以成吾張大之功也功多是
能迪果毅者故有厚賞不迪是不果毅者故有顯戮嚴賞罰
之戒無非欲其果毅之意此言已之伐商所以應乎人而勉
將士之盡力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

武王誓師將終又歎息說夫觀商土所為天人共棄之如此則
商家既有必亡之勢矣且爾眾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
商之季惟我文考率典以敬天修政以仁民聖德克積于一身
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
地雖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眾莫不共仰其休岐周豐

鎬地為至近故其德為尤顯如一方之人莫不親觀其盛夫其
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大受
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天命而我有文考之德為
之憑藉則天下之大自然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爾眾之輔我以
伐商也又何疑哉

上三節詳商紂之惡為天人之所去此節述文王之德為天
人之所歸輝光就德之發用說蓋言文考之德本諸徽柔懿
恭輯熙敬止而布之為禮樂文章昭明宣著故曰若日月之
照臨光顯就及人上見光于四方是厥邦時叙萬民咸和仰
日月之照臨者無弗徧也顯于西土是西土怙冒江漢化行
被日月之照臨者為尤深也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二句
皆承日月來一直說下不可以為上句之實曰惟我文考見

盛德非人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人所能與誕受多
方就德上見出不必實文王已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又考有罪惟
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
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
文考有德无罪故為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
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
死良故為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
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理哉

此節言勝商而克此多方由于文王之有德不能勝商而失
此多方非由于文王之無德正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也

只是衍上節意蓋前稱親過則歸已而且致敬懼焉聖人之
心可見矣○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
武王于湯在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
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
所以臨事而懼也

牧誓

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將士史臣錄其語為書
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
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史臣記說二月四日甲子黎明時候武王引兵到了商之郊外
牧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武王左手持

此篇分二段看前四節皆武王
勅軍容之事後六節乃武王
誦師決勝之詞後六節細分之
則上二節告以伐商之意也下
四節告以行師之法也

表了凡曰日而不月者本秦誓
文也曰昧爽又曰朝者昧爽自
河北始行平旦至于牧野也牧

野去紂都千里既為商之近郊則西土之行誠遠矣乃誓字與予其誓誓字一般不是兩次誓也

念王陸二說曰武王臨敵之慎將欲誓師政先自肅已容而附勞衆情以作其氣也鉞以克敵伏之以左者示無事于殺也旌以指麾秉之以右者示有事于殺也殺戮用右手今用左手扶鉞故曰無事于殺也總重肅已之容說逸矣不但私心慰勞見得間闕遠來為此獨夫一路狗巡會誓止為今日此舉不可不奮也

路然曰友邦兩節總身西土

之人以夷夏分看稱戈比干立予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誓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誓只是論以伐商之意示以行師之法○或謂二節還要主中國人以帶蠻夷說觀一及字可見自有輕重
陸實府曰戈以擊刺干以擁衛予以格鬪舉之比之植之儼若鋒鏑交陣而兵刃既接者不但使人人奮愾而神氣一張實有威武不殺之意先聲所布不戰屈人矣

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麾衆將士說道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爾遠行如此這是武王將誓而先慰勞之辭

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鉞所以克敵者杖之以為倡率使人覩之而思所奮也旄所以示人者秉之以為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也二句是肅已之容以嚴其誓衆之儀與稱爾戈節對看逸矣句是慰衆之勞而啓其聽誓之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予予其誓

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歷呼從征之人以告之說我鄰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衆士師氏之官千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戈戟排列汝之干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

此歷呼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冢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佐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蓋無事則安于服役而脩事大之禮有事則受其約束而效從征之義者也此分華夏蠻貊應武成罔不率俾意稱爾戈三句是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壯威之具也三句平予其誓應前節

乃誓蓋將發誓命而先以此整肅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洪南池曰惟婦言是用則于預朝政所謂牝雞晨廢祀棄親比佞害民皆由婦言而然所謂家索
焦澹園曰雞之牝陰道也晨而鳴陽道也牝雞晨而家道索蓋順氣成象必有亨嘉之應而逆氣致異必有災害之殃
陸實府曰大凡陽德宣朗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德柔弱多昏濁而小人托焉故陰順其常則

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言雞之為物雖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孽見兆其家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于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于其口惟其言之是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報將先王所遺同祖之弟與同母之弟都棄絕疎遠不以

為靜為貞為吉一反其常則凌陽熾明其禍不可勝言者牝雞而可使之晨哉一晨必其陽德衰而權下移也婦言是用正是昏處祀事睦族任夫皆理之常而悉皆亂之安得而不索哉王父弟是同祖初從之弟母弟是同胞之弟皆一氣所遺者

道善遇之却于四方多罪逃亡之人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為大夫卿士分布要地使之徭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為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一至于此皆以荒于女色不恤國政之故夫牝雞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矣

孫氏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者究致亂之原兆於內寇也

上四節皆武王救蕭軍容之事此下六節乃武王誓師決勝之詞此先引古語起之以聲紂之惡也牝雞無司晨之理下

二句正見其意牝雞晨而家道索則婦言用而國勢傾可例見矣惟婦言是用句緊承蓋婦言無預于國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猶牝雞之晨也昏棄以下皆由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父母弟謂王父弟及同母弟皆先王之遺也註中背常亂理解昏棄六句蓋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紂

陸奧府曰重恭行大罰四字貫下四節罰出自天而我恭行之天心好生惡殺我禦也奉行期于致天罰而已殺非所敢也勇於赴敵者紀律不明拘于紀律者武勇不奮而過於武勇者或并殺降故歷戒之觀不愆數語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之法瞬息相顧所以為節制戒輕進是步法淺輕殺是手法又要止又要齊所謂法也七氣戒躁又戒紊兵欲其進欲其殺反以進殺為戒者當時義兵有欲進不欲退之志有欲殺不

欲止之心故以此勗之黃虛明曰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是謂坐作進退之法止而齊各歸部伍也非謂止此而不進乃止齊而復進也下節止齊非止此而不伐也未降則止齊而復伐也方明齋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四則不用五用七則不用六非并用也如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俱然

來路然曰用兵以節制為尚以武勇殺是殺降之戒恐其過于武勇而因及之亦武勇中事役西土蓋迎擊降者必至動勞我師是自疲耳非所以養威畜銳也陸實府曰桓七二句在上二節看出兵以不殺為威師以不競

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謂流毒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武王說商王受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者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得已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其進而迎敵不過于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過于四伐五伐多不過于六伐七伐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怒而貪殺也

今予發一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貫下蓋用兵以節制為尚

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法焉而不可過者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手法也乃止齊焉是止乎其當止欲三軍之士如一人之意兩勗字上以無輕進言下以無貪殺言所以明審法令而示以行陣之體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迂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武王又說兵不勇則無以克敵爾將士度幾振桓桓之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于凶殘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一槩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是奮而殺降是戒可也

用兵以武勇為主勇猛奮則謂之不武然過勇而至于殺

為武其神疑其力厚緩持之而不可罷卒擢之而不可驚何其桓也故以四獸勗之

經承庵曰連下三个勗字終命之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誓命亦戾肅矣哉附陸實府曰不勗不勉于輕進輕殺之戒也兵法不前進不殺敵則戮今反以前進殺敵為勗時而之師不欲因一狃夫令天下受戮也

此篇大旨首節至无作神蓋記初往伐紂事此恭誓以前事也既戊午至悅服記武王伐商新

政為詳自此以下則俱牧誓以後事也厥四月節記武王西歸偃武之事下諸侯受命為一事祀周廟為一事告羣后為一事末節則述武王政治之本末也

王字泰曰一月建寅之曰壬辰一月二日也月受日光故朔而魄及望而魄生故朔曰魄二日曰旁必魄三日曰哉生明十六日日既生魄翼日明日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以明日為翼日先記壬辰旁必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以人步行挽車而不駕馬故曰步

降則謂之不仁故以武勇勉之以殺降戒之蓋示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勅之說爾將士若干我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固有欲赦矣可不戒哉

此總承上三節勗即上文三勗字獨言戮者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者亦威克厥愛之意也○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儆戒如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武成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興太平自伐

商以至歸同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月初二日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往征伐商紂其始事如此

此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興兵之期也曰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

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

輯姚王眾說曰蓋其罪而效之曰底不底其罪則無以明已之伐也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告山川在師所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所告之辭則一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巨言之耳稱有道曾孫木其祖父而言之言已乃有道之人之曾孫見周之世世條德有道非一世也必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于帝者蓋舉大事不可以無輔而既謂之仁人則有愛民愛物之心而其德又足以除暴救民者也略字細看紂為不道不知其略將至于何所茲舉表師克正之不但遇亂而併遇亂之謀使不得滋蔓而為民害也聲名文物曰華夏大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即人心之同然以見非一己之私就從征上看然多助在人而默佑在

神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無作神蓋蓋惟怨一舉而不勝非特無以濟民而反激不仁之暴怒貽兆民之深禍也神即指天地山川而言

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數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恣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邦本受則酷害戕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主不知明刑勅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主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撥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人抱濟世安民之畧者故敢敬承上帝之意而為弔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相率順從我周同力伐商者雖是人心

共憤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以佑民為心其尚于冥冥之中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而出諸水火母使為商所勝以為爾神羞辱可也

此記征伐告神之詞底商之罪至名山大川作一句看言極數商罪告于天地以及所過之山川也曰以下是所告之詞有道對紂無道而言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如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即殘害萬姓毒痛四海之類為通逃主即崇信姦回比昵罪人之類予小子至亂畧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于帝者蓋仁人乃迪知天威越天棐忱者也仁人既得則知商必亡周必興而敢奉天討以遏亂畧矣敢字重看亂畧即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冢君之屬蠻貊指庸蜀

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為心而罔不歸附也自予小子至此
一直說言得仁人以奉天討而人心無不應如此不可以
順天應人乎看惟爾有神四句亦係告神中詞乃求助于神
之意濟兆民中本克紂意說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臣敘說武王率伐商之師于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亥日列
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的美命甲子日天將明未
明之時商紂率領其軍旅衆多如林與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

參王董二說曰武王之伐商既
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
紂師未至是天之休命猶未絕
商而勿周也故惟雍容不迫頓
兵商郊天休未至耶我俟之也

我無心以要之也天休既至耶
我俟之也我無心以必之也至
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
牧野則天休于是乎至矣此時
要想見武王之師節制嚴整而
雍容士氣精明而興起以待
夷人億萬其心強驅鳥合之眾
如山當怒兇宜其不待合刃而
倒戈以比也前徒者商之平民
劫于受威驅以前戰及見周師
不忍敵而倒戈以攻于後後者
受之黨伍血流漂杵為前徒所
殺也周師弗還克奔則固未嘗
血刃也一者不再之辭大定即
克紂意非是平治反政由舊正
以發舒華夏之氣對蒼中外之
望蓋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政
久矣故武王師以商之政澤商
之民黨姓之所以悅服之也
賀道星曰受率其旅若林非受

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無一箇肯向前與周兵對敵
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向反攻他後面的人奔走踪踐自相屠
戮血流遍野雖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蓋紂素無道積
怨于人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所以武王的兵但披着兵甲一行
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于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至不仁其
易如此于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着商家先世的
舊政而行釋放了太師箕子之囚封表少師比于墳墓經過賢
人商容的門閭則憑軾以致敬蓋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為紂所
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禮焉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
的財物都分散之以賑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
以賑饑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于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于民
以甦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

之多助民之從暴也積威劫之
重熾迫之故耳固有敵于我師
不是已交兵了只是全然不月
教我師意前徒前商之卒徒也
兵敗曰北大定以上取商之顛
末也乃反以下定商以後之政
事也乃字直貫至大賚封是封
表集說謂添土為封非也

良賑窮周之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萬姓無一人不
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為生民之主也

此記武王克商之節次與夫定商之規模也曰俟天休命者
蓋紂師自至而我克之則紂之天命絕于此時周之天命成
于此時武王固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倖勝之心也甲
子至漂杵即是休命之至天下大定只是凶殘既去而天下
安于無事之意傳所謂除殘去暴于此句見之反政由舊虛
說釋箕子至四海正及政由舊之事箕子比于商容先王所
尊禮者紂皆拘囚而戮棄之今或釋或封或式則好惡與天
下為公是反商之凶奴焚炙者而由其顯忠遂良之舊政也
財粟先王所同于民者紂則蓄積而聚斂之今散之發之則
財用與天下為公是反商之殘害毒痛者而由其賑窮週乏

之舊政也大賚止承散財發粟而言萬姓悅服總承大定以
下看悅服者心悅其所為而服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洪南池曰修文不必指實自武
事之外無非文事歸馬三句雖
專言偃武然武既偃則文之修
可知
陸实府曰偃武正是修文處雖
是一意然文德亦自有事即祭
祀列爵井皆是非只放牛歸馬
使了弗服指牛馬之不復服說
註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
服上見之非正解也此只歸放
伐紂之牛馬且天子十二閑與
兵甸之賦自不廢

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月始
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鎬舊都以戡定禍亂固賴于武而
興致太平則貴于文向焉為天下除殘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
天下已定正當脩明政教與民休息之時乃偃其武威而脩文
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牧放于
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之人民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
不復興兵動眾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
亂終苦干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脩文如此可見用兵非

聖人意也

此記歸獸之事也偃武修文一直說蓋偃武正所以脩文也馬用之戰車者牛用之載車者歸馬放牛正是偃武處而修文帶說示天下弗服者言示天下之人與之休息而不復用武耳武王之急于偃武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之本心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史臣敘說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百官都推戴武王為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至是始代商而為天下主也

此記朝覲以嚴正始之道也庶邦冢君是外之諸侯百官是內之卿大夫受命者周命維新故內外之臣皆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也于周對商而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望大告武成

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于祖廟凡天下諸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母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曾受命于先王祈助于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答神祐也

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蓋伐商之舉昔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羣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也邦甸是近邦侯

衛是遠邦祀周廟內須補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丁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姚承庵曰先時不期而會孟津此時相約以朝天子周受天命庶邦受周之命此為正始之禮也馬鐘陽曰諸侯百官昔皆臣服于商者今皆受命于周而為周之臣矣故史著箇周字以別之按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但來請命以聽上耳

焦澹園曰上祀于周廟以克商之事告于所親下大告武成以克商之事告于所尊附王字泰曰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告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豆木豆盛菹醢者籩竹豆盛果核者

陳新安曰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先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

陸宗輿曰前敘君者代著顯庸而豈基強幹繩、不衷統深燕翼而開國承家有基無德周之大勳可見於此矣至文而合教聖心思紹百世德澤光后稷之始基紹公劉之餘烈廣太王之嘉績述王季之勤勞業成有二

而所以締造于作述之間者皆克享天心蓋十五王未竟之猷於此厚其終數百世明昌之祚於此開其始克者力能勝也誣膺本受命來撫者使各得分願以宣揚主德文王無德力之異施但大邦以文為可畏小邦以文為可懷耳志者未然之辭文工無利天下之心然其志欲使天下無一失所大統未集指以服事殷言豈紆悔悟則天下舉安而終守節耳不意終不悛于小子不得不承之矣了此曰不自稷建邦啓土而曰先王者重王業之所自起也創立曰建初開曰啓前烈即指先王自其措王猷于實踐則曰王迹自其羅八荒于一室則曰王家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眾諸侯先歎息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為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傳到九世孫太王去邠居岐積德行仁民心歸附始基立興王之迹再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至我文考文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就前人的功勳雖位為西伯實已大受上天之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國諸侯強梗難制的皆畏懼文王之威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柔弱不振的皆懷念文

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天下日益歸服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

此下二節皆武王告諸侯之詞此歷敘王業之所由成以聳動諸侯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言前烈亦指后稷說粒我烝民而膺有邰之封后稷之建邦啓土也思戡用光以臻富庶之業公劉之克篤前烈也在太王則居邠居岐而民如歸市得民自太王始故曰肇基王迹在王季則克明克類而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曰建曰篤曰勤皆前人之功勳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克成且虛說如云增益其王迹之基開大乎勤王之績篤烈者于焉而益光建邦者于焉而式廓也誕膺至懷德正克成厥勳

之實天命不專指西伯只是上天眷顧之命方夏亦不專指西土就天下說撫字舍威德意講如禁亂誅暴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大邦素以力自強嘗欲侵陵小國者今則畏文王鋤強之威而不敢肆觀之戡黎伐密可見矣小邦素以德望人嘗畏大國之侵者今則懷文王扶弱之德而得自立觀之昆夷虞芮可見矣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大統以王天下之業言安天下之志即撫方夏之謂非謂欲伐商也通節重文王及予小子二段蓋言周之王業自文王成之自我述之其由來漸矣非有弋取殷命之心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又說天心厭商今我文考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

考安天下之志處昭我周王之德只指吊伐之德即士女之來迎而德已昭矣天眷周為君是天休鼓舞于默相之中是震動天休二句推原說輯王陸眾說曰成命只武王當日紂惡既稔天命已絕便是不可扯文王來肆遂也武王為西伯紂在東故曰東征士女猶曰男女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也昭我周王蓋執筆者之致辭天休震動玩註之所二字還是震動乎民不是天休自震動于冥冥之中大邑周者所謂文王以百里也極狀民情歸附意

不可易矣故我敬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有商的人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筐篚盛着玄色黃色的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夫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者蓋由上天美意鼓舞震動于民心故民皆歸附于我大周之國備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周祖宗締造有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此承上其承厥志而言黜商之命在文王已誕膺之至紂惡貫盈則已一成而不易矣故奉天之命正所以成文之志也肆字緊承說言奉天罰暴以安民也篚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則民心不應矣周王之德是弔民伐罪之德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非周有求于民而民有私于周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默有

以鼓舞乎斯民故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是歸周者民而所以使之歸者天也用附我句即指篚厥玄黃二句至是則大統以集而又考之志亦于是乎成矣此節主天字言見武王之伐商乃天與人歸者也上言先德有自此言天意有在皆所以懾服人心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宋道夫曰爵土封于諸侯以世相傳者也故定其等而不易官便授于人才朝廷隨時任之者也故嚴其選而不濫人犯由于天定不修則墜風俗出于人為不舉則偷信義上所立以率天下者惇信只是不喜夸詐惇厚于已使天下不趨于詐明義只

史臣又記武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偃武脩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畧舉其太者言之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思之而不肖者不得以佞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

是不尚功利显明于已使天下不徇于利皆所以激厲兩俗之救也至誠可以化育中孚可以及豚魚因可以達万世之宜革可以權一時之變必如此矣揮王者信義方得功德是臣所立以取職者

最重者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序別信五典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成喪祭祀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關而養生送死人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為重也凡出一令必守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不加于匪人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酌

陸實府曰治天下無他知人安民囑俗勸善而已當時井田封建之制俱素定但於侯度官常民生日用處一理會之是矣八句依註作六件看分土是分于所列之爵位事是位於所建之官重民二字在上之精意上說古人先養而後教此先教而養者以示重也老子曰忠信之薄

可見信義薄者也儒者明義利之辨可見義易晦者也信是人之真心心之直實疑為信原從醇厚而生人心日漓頂返薄端矣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脩文之事蓋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綏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脩文之事蓋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綏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

厚義者即真心所發人心蔽其
虛而應物之權宜遂消故頂
覺迷使悟惇者人存長者之心
而不忍欺明者人曉然知大義
所在不至迷惑此武王治天下
之精神命脈而分封官賞人紀
風俗皆信義所大崇德報功
與首四句不同又立此崇報之
格以勸天下之善也未句雖贊
之亦實事也於經論草昧之初
就有從容文治之象此无為正
從他有為中來尊賢親七而尚
功重禮教而崇信義八百年規
模定矣以天下爵土官賞享天
下賢才功德以天下同然秉彝
勵天下人心風俗未嘗分人以
惠教人以忠也執樞而理者史
習而民安設體而圖者化行而
俗美故曰垂拱治者各安其理
各得其願無有紊越倒置也

帝向春曰重食則民禮義之心
生重衣祭則民知慎終報本故
曰厚風俗五教註中無朋友而
有長幼亦宜知之信义行于已
者官賞施于人者註解崇德又
云尊之以官者蓋上所謂官各
尊卑而言之未必皆尊此則因
其德之尊而尊之以官便有崇
尚之意故曰崇德○信立于夫
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晰于天下
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勗之俗
也看到垂拱天下治則始雖不
免乎商周征誅之習終亦可遊
于唐虞揖遜之天矣此意要見

此篇發之于禹而箕子推衍增
益以成之初一曰五行一節禹

建之規模故為之列爵分土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分土就剖
符析壤說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
照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為之任賢使能事即
官所司者能即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
句乃施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四惟字重看重
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五教之外惟此三事也重五教則建
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
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
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体贴王道上講惇信
者至誠以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
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
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

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本而勵天下之俗也崇德報功皆
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
已任事而有功者崇德是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
是功懋懋賞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
勸天下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
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講蓋
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庶績咸熙教脩事舉而民德
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久安寧故端拱無
為而天下自治也蓋治法詳于有為而治化享于無為武王
致治之本末如此

洪範

昔夏禹治水成功神龜出于洛水之中背上有文自一數以

所第也一五行以下箕子所推
衍而增益者也

朱子曰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
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
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集五福
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
順五行厚入政協五紀以結裏
倒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
接剛柔之辨區處教合宜稽疑
臧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於天
五福是休之於人這下許多是
維持這皇極

王字泰曰十三字煇勸字重是
年四月歸周即問道于箕子見
急于問道也就而問之重道也
不曰年而曰祀存商號以重箕
子也訪字內無不自尊不自聖
二意

董思白曰訪于箕子欲研天道
之精蘊以探治道之本原恐剛
常一乖則君師有忝故訪之何
憊于屈也訪之即位之初何憊
于驟也箕子不臣周之意原輕

至于九大禹演而為九疇備載治天下的大法故謂之洪範
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乃敷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詞
遂以洪範名篇

按史記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觀此篇曰汝曰乃皆尊以
師禮而不臣之明驗若受封則臣矣安在其罔為臣僕耶
且朝鮮在當時為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或箕子高蹈
去而居之未可知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即位之初他政
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為首務時商家有賢人箕子深知古
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屈萬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
道尊之不以臣禮相待也

此節重訪道上以是年得天下即以是年訪道者見其急
求道也祀字意輕只帶說為是當周命維新之時而猶稱十
有三祀者史臣以武王順箕子之志而不臣是以存商人之
號而不廢也訪于箕子是武王以道在箕子而屈已忘勢以
訪問之也蓋武王以公天下為心不汲汲于商正之革而以
治天下為慮獨孜孜于訪道之誠觀史臣敘事之詞可見○
武王之訪道箕子之陳範何也蓋武王作民君師位之所在
當為萬世開太平箕子罔為臣僕道之所在不得不為往聖
繼絕學也又箕子之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分其陳
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彝倫攸敘

輯洪王象說曰陰陽者天無言而化生民人默有以賦其理而安定其民也物有當止之所與生俱生是謂居止相協二字串相之而使不偏協之而使不離相協其居正是天之陰陽也二句一直說下民之厥居民之彝倫所在也天能陰陽相協于有生之初而不能使之常叙于有生之後是固有待于君之叙矣我欲叙之不知所以叙之道何如而後可以承上天陰陽相協之心也攸字是所以叙此與下節問答只重一攸字董思白曰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相之使不乖離協之使不渙散都要像陰陽意思講言其若或有相之者而下民莫知其相之者誰也若或有協之者而下民莫知其協之者誰也找不

武王問道于箕子先歎息而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然一事一物一動一靜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上天于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羣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為之輔助保合其所當止之理使之不相侵奪不相乖亂天之為民何其厚也顧天佑民而作之君則以陰陽之責寄之然此陰陽之理惟此常道常道一亂則不能相正以生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常道燦然流布于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陽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也

此武王訪道之詞乃言者彝倫之道至理存焉武王不輕于問也陰陽二字虛相協正是陰陽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觀下文皇極不言數可見蓋言斯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而日用不知者多矣維天于冲漠之中

知其彝倫攸叙此不知就本明陽上邊來看方妙言天之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固以叙彝倫也然惟其陰陽則有莫之為而為若故我雖承天治民以終叙彝倫之責將不知所以叙者何如果夫有所以洩其秘者在乎文要暗照下文意思陸實府曰惟陰也則有常有序之理固甚著惟陰陽也則天序天秩之由終秘矣武王既知為天所陰障何以曰不知欲窮彝倫所自起耳武王看得此理精妙恐有出於彝倫上者不知于變萬化只從此出所以然之故原不可知所當然之道在君自盡耳九疇不是彝倫乃以叙彝倫者

貽之以安定為之輔相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為之係合而聯屬造就使之各莫其居其陰陽下民者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為秉彝由于人身則為人倫而曰相曰協天固有以啓其敘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乎我而所以敘之道皆我之所當知者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而未知經綸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蓋彝倫即皇之極彝倫之所以敘即皇極之所以建當以體用貫講厥居處當先提破彝倫末句正究敘之之道雖承天道言之其實欲盡君道意思此節語意大抵與湯誥同惟天二句似維皇二句我不知句似克綏厥猷句故末句斷就君上說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則殛外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杜謙臺曰斃只自繇身停理傷
教言不可說天下之民之彝倫
皆敗也攸叙亦只在禹次序九
疇知見虽是推之治化是以叙
天下之彝倫的道理但不可實
指在天下之民上蓋繇禹當
堯舜之時天下之倫未有叙
豈以繇汨五行而遂斃之亦豈
待禹第疇而後叙也天之錫禹
止有洛書奇偶之數至于因數
第疇爲世大法則禹爲之也而
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何哉蓋
天以洛書之文示禹若有以啓
禹之心雖第疇立法爲之自禹
實因其文以發之故爲天錫也
先葺天錫意後葺禹承天意洪
範九疇既立則綱常事物皆看

箕子因武王問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無
過洪範九疇然此九疇之垂于世也有個緣由我聞在昔唐堯
之時洪水爲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堙塞水道
以致水患不平夫水乃五行之一而五行乃天之所陳鯀逆水
之性是卽汨乱所陳列之五行了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
九章遂无以綱維世道常道所以敗而失敘也鯀既得罪而殛
外禹乃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
由是天鑒其德于洛水中現出一箇神龜背上有文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禹因次其數爲大法
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

次序一一各得其所所以之綱紀
乎世道維持乎人紀而無不得
其理者備乎此也彝倫不由是
而叙乎觀理不自叙而叙于

所以敘而无違也自禹以來相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于此九
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知彝倫之敘亦當于此求之耳

九疇之法如此則人君欲求所
以叙彝倫者舍九疇何以也

此箕子答武王之詞乃言者至理所在不輕于答也彝倫之
斃敘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于天先敘鯀而後及禹者見天

陸實府曰錫字有禹叙倫工夫
本文不曾說洛書况龜文只有

道不輕畀也鯀堙洪水而曰汨陳五行者水居五行之首一
行汨而五行俱汨也不界洪範九疇者洛書之出在禹抑洪

九數乃禹所自第若天啓其衷
耳只宜在禹上說而洛書句略

水之後而不在鯀堙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畀也彝
倫攸斃者洛龜之數弗顯則皇極之理不明對禹之攸敘而

帝言之理數原是一物使禹心
中无所不得安能觸數成理天錫

一反言之也鯀則殛外帶下看嗣興句內含順水之性地平天
成意蓋至是則堙塞者有順導之功汨陳者有孔脩之利而

要平得圓融上帝明命無日不
默傳於禹禹之精神無日不潛

震怒之威轉而爲眷顧之休矣蓋五行俱順則脩身治人之
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畀也九疇皆

通於帝龜乃寄也人視之龜也
禹視之恍然帝訓也所具者生

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畀也九疇皆

成之象而明象以明理則治統
綱類而推洪範乃替九疇之辭

當實葺九疇未錫彝倫非本無
理隱于人心而法含於世教明

理隱于人心而法含於世教明

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畀也九疇皆

者悟之味者棄之九疇既錫
倫非始有理顯于人心而法開
於世教明不得加味不得救攸
敘着天下萬世說

重思白曰治天下大法本禹所
自第而曰天錫者蓋上天寓理
于數以啓治法之端則是天之
所錫者也原要順天錫講莫說
出一段禹去第疇話來使與題
不相合攸敘要發攸字乃其所
以敘也武王問攸敘問其所以
攸敘而箕子答攸敘亦答其所
以敘耳莫混弄一套敘發倫話

陸實府曰迺禹所第之疇不可
將後意摭入宜直發本文禹只
列書以明疇不必以卦位相配

列于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九數既陳而致治之大法以寓
雖禹第其疇而實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
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彜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
彜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彜倫以繼天心之相
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箕子以是告武王豈不以禹承
洪水之後即武王承大亂之後禹之所以行即武王所當行
也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箕子說當初夏禹即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蓋
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天道莫大于五行故

亦不以五行相屬按圖書者以
五居中而一居下萬物發用在
中根莖在下故皇極居中而五
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
中下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莖在
明念嚮威等字義洛書有奇偶
無文字禹稷觀洛書胡為殺于
一終于九也又胡為環以八算
以五也內探化本外証化机上
察天道下鏡人情悠然而可心會
矣五行剖無極之精開萬化之
始陶鑄天地細縕品彙雖道資
調燮而理妙自然故不言用乃
無用之所自出在理上說不以
氣言八用字有力要順文說今
人只講得五事用敬不知有此
敬方用此五事非以五事為敬
也下做此五者行乎三才萬物
之間故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

配以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修身之要人君欲
敬脩其身須用此五事入道莫大于五事故配以第二疇次三
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
政脩身然後可以治人故次以為第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
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條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
能違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以為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
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為
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
故次五配之而居乎九敬之中次六叫做又用三德蓋人君雖
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
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此第六疇也次七叫做明用
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

事故次二曰五事敬自此心有
主者言五事者敬心所用以凝
注精神者也事至紛而敏主于
一惟一能求紛而歸之寔定敬
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
故次三曰農用八政農自此心
肫肫有加無已言八政者厚道
所用以篤其培植者也政必協
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如
符節本一體而分稍以人為便
不合此心與天無間故用五紀
以合之若因五紀求合必不合
矣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
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故次五
曰建用皇極建者德性堅強精
神凝煉而用此皇極以樹其準
大人當五位之隆中央執四方
之要極之象取諸北辰故三垣
九野轉以歸命極之理要諸至
善故至德要道諸於無疵非皇

謀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此第七疇也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
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必用
衆祥之吉以為考驗欲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為
考驗此第八疇也次九叫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
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
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為惡必用六極以懲之此第九疇
也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其于此天之所以
錫禹者亦神矣哉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洛書本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
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以下禹分配之也一二
三四者水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之位也六七八九者水
火木金之成數乾兌艮離之位也五者土之冲氣統生成之

極外又有所謂德而以其定於
一者與世推移則或張或弛要
以幼民於軌物若此心無不可
搖之真而欲馳之紛紜變故難
矣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
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
德人者常也三德變也以常治
之理用於不常之變而人治極
矣極人治而不敢杜天下之疑
故次七曰明用稽疑明者理路
上明白疑者事體猶蒙舍昭昭
而索冥冥感矣須此心先明理
而意外之變理所不可知者用
卜以决之則稽疑者助吾明之
用耳人治而通于神明者蓋然
猶未可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
失於天念即念哉之念下文休
咎只言徵驗非念也惟思深內
省自家曉得失之故而後用庶
徵參合若念頭未醒而災祥並

全數而居八卦之中位者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
天下之大法意貫初一配以五行者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
者變化之端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人
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此為先故以五行配一次二
曰敬用五事者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五行之著于身者
也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人君所以懋敬
厥德而誠其身者惟用乎此五事本于五行故以五事配二
自二而三氣之益著也則配之以農用八政言人君欲創制
立法以厚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攘
外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脩可達于政故以八政配三自三
而四氣之著而久也則配之以協用五紀言人君欲授時齊
政以合天之道惟此五紀之用焉察器而觀象治曆以明時

陳徒增惶惑矣微而休咎則得
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
未盡也蓋福極之在民者皆吾
所以致之又須考已之得失於
民故次九曰嚮威意所注為嚮
所畏為威若桀約率仁禁暴雖
幅遠日昭豈足勸懲乎福極燕
君民言之必嚮而後用福必威
而後用極不然福極存乎天君
豈得而用乎蓋其心心念念所
趨向只在五福路上如所歛極
錫福都從皇極上着工夫其所
戒懼或恐不免者惟此不能建
極得極而罹於六極耳
將向濟曰五行為人事之始五
事即五行之變以五事參五行
天入谷矣八政要皆我之因乎
天五紀要皆天之示乎人協者
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于協而
已矣五當數之中有君之象則

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
使四方之回向環視者皆于是
而取則焉所以統攝萬類而非
數之所能盡也皇極立本三德
趨時然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
有非人謀所能決者亦不能不
決於神故明用稽疑人主于天
其精氣相感捷于影响故欲觀
已之得失當于天之所以為應
者念之嚮威者以君民之得失
異感而天命之福極應焉則人
君勸懲之道用乎此也

無非敬天勤民者也政不失時必先術不違天故以五紀配
四五數居冲氣之中而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也故
配之以建用皇極焉蓋人君立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
準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
樞紐故以皇極配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則配之
以又用三德正直無為而剛柔互用人君用此以為應變之
治者也三德所以納民于極者故配六書數有七乃形之已
著者也則配之以明用稽疑焉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已人君
用此以斷天下之惑者也應變之際不能無疑故稽疑配七
自七而八形著而益著矣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欲省驗其
得失必用此庶徵以庶徵之休咎觀五事之脩否所謂推天
而徵之人者也蓋聽命于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考驗之

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久矣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者言人君一身既以德而歛福又以無過而免極矣然以
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福使知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也
以懲天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使知悖于極者有必加之威
也曰福極則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福極須兼君
與臣民說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
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
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前四疇所以成就此皇極者體之
所以立也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
一建一行而藝倫于是乎敘矣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
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初一五行以一為九數之首五行為
九疇之首立說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立說五事八政以脩

身立政立說八政五紀以勤民敬天立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徵以聽天驗天立說庶徵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立說合而觀之九疇之樞紐在建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而已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陳雅言曰此下至末皆其子衍禹之疇也一五行一字與初之一字不同彼乃洛書之數此乃次第之辭其子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之辭總之蓋目中之綱也後倣此

此以下箕子衍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者為先後水乃天一所生為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為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為形充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為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居第五其為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

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薄蒸薄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先後之序理或如此五者本太極以流行故生相因而其序相須易曰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不然水宜生木且又克火何不繼生木而繼以火也可見一着氣便有生克清空中探之無迹而條分循環始於清終於濁始於虛終於實俱自無之有未達本體既者必有濕燥絪縕而變化出焉潤者必下以潤不足以畫故曰又下陰性以澤萬物而陽又陷之故潤又下也陽性以燥萬物而陰又助之故炎文上也水屬於陽稗於濕故鬱而發散而可曲可直金屬於陰陰稗於燥故堅而柔順而可從可革禹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合而成穀此獨厲之士者陰

其性水為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為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為性而所生之德莫盛于五穀故于是可以種植為稼而生物之功于是乎始收成為穡而生物之功于是乎終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惟潤下故浸漬而為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為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至于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為甘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子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燮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膏無不盡矣

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推行者潤下五句乃五行之蘊作鹹五句乃五行之味箕子所增益

陽之交酸燥濕所合成必由土而見也五者若純陰純陽何能成蘊故陰陽燥濕分不開的土德非無他可言者惟稼穡為土之正他未必無駁雜不爰稼穡而于何顯發育之真也陰乘陽而為浸漬所浸漬遂沉極而不可解安得不鹹陽挾陰而為焦灼所焦灼者遂枯極而不可回安得不苦發散之極還為收斂陽必不能離陰是以酸也收斂之極還為發散陰必不能離陽是以辛也稼穡之先具五行冲和之味者其所有用也作固非人為然就其功用裁成說到切於民用上非直據五行自然處而漫言一番也潤下就是鹹何必作而後鹹就潤下所必至者而言則謂之作耳須知水中亦有五行火中亦有五行獨水不

能成水獨火不能成火五金土皆然
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源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當苦也炎已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鍊土之始稼穡亦然

者下入疇同此推行增益之意五行以生序徵者陰陽燥濕言之水者濕之流生于陽而成于陰者也其體最微故居一火者燥之疑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體而陽之裨也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疑而陰之裨也其體已回故居四土者燥濕之疑結陰陽之冲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是皆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用而不窮善自然之序有如此者潤下五句重看註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者陽之所以燻萬物而陽本上浮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于陰陰斂而柔順故從而又革四句皆以性言稼穡則以德言土會陰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見其功尤著

也作鹹五句作字俱自然而成者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至於鹹鹹者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為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為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其得五味之中和也凡此五者皆調劑于陰陽之精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即有此味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通節着不得閒語只用陰陽燥濕字挑剔為是夫五材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脩治道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皇極以敘彝倫也故為九疇之首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齋作聖

來路然曰造化生人精與氣而已精之凝為貌也固得水之潤澤者也以其始生而形斯具焉故居于二氣之出為言言固得火之宣揚者也以其形具而盤斯發焉故受之以二精之顯為視視固得木之發散者也既言而後能視故受之以三氣之裁為聽也固得金之收斂者也既視而後主聽故受之以四精氣之妙合于中為思思則原于一心之微而通于四者之內猶土之寄旺于四時也故以是終于五為五事原于天固有自然之叙矣然有物必有則豈無其德乎五德具于人固有當然之則矣然有德必有用豈無可見者乎貌則具于齊莊中正之德而

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一曰五事蓋人稟造化五行而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五事之目貌為第一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也屬金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而為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為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為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為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而為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則臨民之際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截然其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自然

曰恭焉言則具乎順理成章之德而曰從焉視則具無所不見之德而曰明焉聽則具無所不聞之德而曰聰焉若夫思則極深研幾而通微之妙具乎其中蓋有以矣夫恭從明聰之全体矣五德俱要在未發上看假如言曰從只是說道言已具乎從之德其實不曾發于言也又如視曰明只是說道視已具乎無不見之德其實不曾去觀看事物也恭則有威可畏而為肅焉從則其出不悖有條有理而為人焉明則旁燭無疆而有先天下之智焉聰則無收無外而去審度天下之宜焉若夫睿則窮神知化而無思不通之妙著于其外蓋有以貫乎肅又哲謀之大用矣作字不是用力為之未發之中具此德則發之自然為

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自然不蔽于所見凡人情物理無不洞照而為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自然不惑于所聞凡是非可否都能裁度而為天下之善謀思慮惟能通微則自然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為天下之至聖人君子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身脩道立而可以為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思雖有五而以思為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為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乃有所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要在是矣此詳五事之疇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誠身之所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先後為次第貌者精之疑言者氣之發

此用陰裏恒性之初本如此
參表陸二說曰德與用不可分
淺深有是德便有是用如有貌
便有此恭也即具于貌內乃貌
之本能如此蓋貌原是恭的不
恭不足為貌若說貌之德為恭
又分真精為二矣此五者來得
率真一着檢修便不能如此之
真恭從等雜却貌言等說不得
亦不着境如深谷自然虛受在
鏡之金雖未磨斫自然精瑩故
謂之德謂其無待而然即恭不
得不成爲貌從不得不成爲言
視聽思皆然一真精之相鎔謂
其有待而然耶而貌非期于主
恭言非期于能從以至明聰慮
皆然一形性之自外故恭之用
肅精急弛或矜持皆非恭之本
然非有是恭了修爲將去乃微
固爾也是五用指五德美具于

視者精之顯德者氣之藏思者精氣之會而貌言視聽之主
宰也始生卽有是貌既生而後能言言而後能視視而後能
聽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而後能思正與五行之生序相合此
五事之敘也五德是自然之理卽有物有則之謂齋莊中正
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卽有是恭之德焉
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有是言卽有是
從之德焉視之德爲明明無不見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聽
之德爲聰聰無不聞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思之德爲睿也
無不通則會天地中和之至者也此則天命之性未發之中
有五者之形卽有五者之德不待安排猶五行之各一其蘊
也作肅五作字亦非修爲所致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惟恭
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故作肅惟從也則發之爲德

人者非謂五德又作五用也氣
之所在卽爲理非氣中別有所
謂理體之所在卽爲用非体外
又有用形性合矣顯微矣所
以脩己者一敬而內外無不到
也
王方麓曰所謂德者乃每事之
中各著本然之理也講不可涉
行事上去云如何樣恭如何樣
從五作字只作能字意看
姚承庵曰赤子初生時先露齒
始能哭乃開眼能聽聲以漸而
後能思則貌言視聽思次第見
矣

音而有倫有要故作又有明之德則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
故作哲有聰之德則聲入心通而事至能揆故作謀有睿之
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應而肅又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
此則率性之妙已發之和有五者之德卽有五德之用不待
勉強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夫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
之于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于已發之後
人君所以盡是德而踐是形者莫先于克敬也故曰敬用五
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三方麓曰八政以緩急爲序不
可以治內治外別言起總要是
厚生之意而因天之說亦不可

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
爲生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

脫蓋八政雖奇縉意之殊皆人之所以因乎天雖有先後之異皆意之所以厚乎民也○按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庭則武不為贖也
陸賈府日時說以因天厚民貴竟忘本文政字政者正也紀綱法制道不可踰王道公平正大之体食積祀豈無后稷陳宗憲師豈在四門司馬然言事不言官司空為民居司徒為民性司寇為民禁然言官不言事何也養生事出出于民情不著官者聖人急民事之心至於食不自給貨不自聚祀不自明不待已設官佐之所重民事不在設官

居第一第二件是貨養器者民之所資以為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不可不奠其居故第四件是司徒之政造疆場定廬舍所以奠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脩矣外治不可不舉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于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可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

禮非征伐權在天子不著官者重在民生不在遠略故五者言事不言官也若民居非上不主奠民性非上不能復民禁非上不能嚴特著官者見聖人維民之意即安居而忘帝力在寬而而教不强民懷而刑不試皆由上設官所致故三者言官不言事也厚民先培其命脉故不以刑誅先教養不以治亂亂與平无倒置之規畫然王政又出於万全故不以厚生緩正德不以與利廢除害無不備之紀綱周官一書祖於此此言政之目所謂法也其作用則待農用之君耳

唐孔氏曰食積祀賓師指事為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王刑公謂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為序蓋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以足民之食焉食為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民之貨焉貨為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友始也人君因之以脩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生養既遂當知報本故祀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而居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成在于安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無教也故即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悼典和則莫非因天以正民之德也天齊于民弼教不可以無刑也故即繼之以司寇之政焉詰姦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慝也以至天秩有禮而人君因之則有賓禮以親邦國焉內治舉而後可及于外故居七天

自食貨至于資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此說亦好

杜靜臺曰此節重天示人與人合天二意天有四時之行以示人則為之歲紀焉而可以協天之四時矣天有晦朔之變以示人則為之月紀焉而可以協天之晦朔矣天有中道之經度以示人則為之日紀焉而可以協天之經度矣天有結緯次舍之象以示人則為之星紀焉而

討有罪而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平邦國焉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八政之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故曰農用八政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氏德歸厚賓之政舉則德澤不壅過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凌同歸于厚民而已按此節虞之九官周之六卿職任皆不出此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為春夏為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叫做日蓋月行于天本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之為晦朔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于歲故居二第三件叫做日蓋日有出沒

可以協天之象矣天有歲月日星辰之遠布以示人則為之曆數紀焉而可以協天所運之氣所布之象矣紀非紀載之謂只是立一箇法使之有所統紀如歲為四時之紀則是四時有所統紀矣餘倣此

陸實府曰要玩紀字天運有盈虛進退七政有建雷伏逆雖五者自相為統然歲有差月有朔日有纏星辰有見伏占步有常變要當紀之方可定時成歲耳紀歲也自寒暑陰陽以至節氣開章皆合曆元乎紀日月也自進退經行以及出入明蝕果當

則因之以辨晝夜自有先後則因之以次甲乙而日于是乎可紀矣日統于月故居三第四件叫做星辰蓋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為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為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于是乎可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蓋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本都有箇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為一定之曆于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于其變動也有占驗之法而天道之始終于是乎可紀矣曆數所以總歲月日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時可以立教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曰協用五紀

歲序乎紀星辰也自昏曉會次以至隱見升沈果合日月乎至于曆象又紀歲月日星辰而占天之由可見之數推之不可見之理果無差否也夫按成筭守

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統紀綱維之意故曰紀非紀載之謂也五氣之順布于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則因其四時之一周而紀之曰歲歲居一者

定象以不失天之迹者星官曆師之能悉度數總運會以求當天之理者敬時若天之道非一紀其詳何所據以協天哉占候推筭各有常變蓋在天者難測在人者可求故法象雖精而幾微不與順天以求合不求合以順天故統紀一定而於穆不違要得欽若意

臨川吳氏曰歲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開定四時是為歲紀日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大小是為月紀日日繞地一周也以辰昏出沒定晝夜短長是為日紀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觀象則候以驗天休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

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曆數之紀五紀之次歲統日月統日月行于星辰乃為天之曆數曆數總四者故歲為始曆數為終

來路然曰皇建有極一句是綱欽福乃建極之所自致輕帶言之教錫是君典民錫保是民此君極字要蓋至極標準二意註中語父子則極其至是至極之義也而天下之為父子者于此取則焉是標準之名也工夫全在建字上敷錫雖就福言其實使民化于極方如君之獲福也錫保者雖民自為善得福然人君合天下為度必盡天下之人皆歸極方成得一箇建極之功故民之歸極乃所以此君共保

以其無不統也月之運于天載魄終魄而晦朔交焉則因其晦朔之一更而紀之曰月月居二者以其統于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度定其甲乙之次而紀之曰日日統于月故居三星辰成象于天則辨其經緯之名別其次舍之位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為日月之經行故居四歲月日星辰之在天有常變而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曰曆數焉是曆數又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其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也故曰協用五紀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敘彝倫之先務哉自二五事至此節則以五事為修身踐形為治之本以

八政五紀為勤民敬天為治之具立說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時立說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為之間必須大中至正盡善盡美立標準在上然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為法則矣這謂之建其有極夫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為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感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似自己欽聚來的一般這是欽時五福然這皇極之理乃天下人所同有人君為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以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化導天下百姓皆

其極也君民相與雖平說其矣
重在君當建極上敷錫中藏造
就敷言在內錫保中已括惟皇
和昌會歸近光意

陸實符曰通章本領全在皇建
有極句極絕疑豈不謂皇也能
立極之謂是飭躬樹軌不謂極
也此世道世則之謂極此句着
力說君只造極自然能為天下
準若求為準于天下又非造極
之道至極標準非二義極即止
至善善至自無可加損而皇者
之心則造極愈進愈覺未至也
通節合來方成建極若謂君錫
民亦錫君似以保極為建極
之故非也大率稱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自新不新民不新命皆
非極極即是福無極不造無福
不歛非有所聚也建極于上
福自隨之錫非有所與也民化

于極若或福之極雖人所自有
然設法鼓舞不令其外于極者
君也則臣民之極真是君與地
的廣開造極之門使智愚賢不
肖人人至于極故曰敷帝降之
皇奮之如呼窾而使窾有重生
再造意故曰錫都是建極工夫
錫係乃敷錫中事保極而曰錫
者惟民保極而後建極之工完
匹夫不盡明主罔功則鼓舞于
汝之鼓舞者若為汝而鼓舞也
天下皆鼓舞于汝極之中而汝
極自保於不墜汝之休實自民
錫之矣就君建曰有極天下所
共有也就民歸曰汝極人君合
天下成極也錫係亦非知此為
君之極而保之從率德而趨于
極是即與君保處此條主君身
說則極本君之所建而民之歸
極適以成其建極之功故曰汝

效法君上脩德行善也都箇箇獲福則我之獲福亦與天下共
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這是敷錫厥庶民君之與民同
福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脩德行善的都得了為善之利莫
不觀感勸慕把君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
墜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這
是錫汝保極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為一身必與
天下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為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
福為備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
萬方有一民未化亦是福澤未通而分量為有歉矣此九疇以
皇極為主而居于中五之數也

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首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
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皇極之意也此節首言君民相

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皇建有極是一篇綱領兩錫字對看
一是君之所以與乎民一是民之所以與乎君也極字蓋至
極標準之義即所謂人極也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
曰有極者以其為固有之理也曰歛福曰敷錫者極建于此
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歛之極從于彼而福隨于彼若或以
以與之也用字重看舍得造就敷言意蓋言人君以一人為
天下主則當以一人為天下法故敦五典以樹表儀統萬善
以彰物軌而建極于上也極建則惠迪而應之以吉你善而
降之以祥百順聚而五福集矣然皇極之理天下為公而皇
極之君尤當造福生民者也則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以
一已之極與天下共由之以一已之福與天下共受之所謂
用敷錫庶民也庶民實兼臣在內敷錫只是君使之如此未

極曰錫汝下文主民而言則極本民所同有而彼自會其所有非君有以興之故曰會歸會歸就二時言保則要之久守而勿去又在會歸後矣
洪南池曰箕子皇極之嚮大都有三始欲其建極于上使人有所觀感繼欲其因材造就使人有所勸慕三欲其敷極為訓使人吟咏自得

箕子泰自民無淫朋是民保君

之極也臣無比德是臣保君之極也作極句無工夫作猶作則作式之作謂君與之為準望使不差耳陳雅言謂有鼓舞作興之意陳新安亦有扶植振起之說謂與建字不同非也
陸實府曰民聚族而居情易感也臣同官而處勢易投也淫比謹得細皇極之理至公無私朝無異政國無殊俗耳曰既真心志又一縱私心未盡而無朋可合無人可比勢不得不格心向道然其本亦只在皇朋比為柔靡易蔽之情能附和不能植立原與臣民附人之象相近極為強明竝立之理可振起不可依勢又與王者作人之權相合故朝野所膠交不可解處皇臨之無不解情識所牽駭不可化處極作之無不化

可言民歸極至係極處則是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錫汝係極者言庶民觀感既深儀刑既熟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而共係也在君曰有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所建之極即民同有之極所係之極即君所與之極也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係極可見相與之盛處而實歸重于君一邊皇極即思作聖之人居位以正者也是故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均之歛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為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三者備則極道全矣建極本敬用五事來當以此意結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

下之庶民皆循禮守法不交結淫邪之朋黨以相聚為非者在朝有爵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各脩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之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豈能感化天下之臣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朋則非以中道相合比德則非以中道相守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則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反側之事萬民和于野百官和于朝而有會極歸極之盛矣即上係極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講作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陸實府曰此以下造就臣民亦是作極內事不是作極了又要造就也全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敷錫全在念受二字有作用工夫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其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其難在並蓄故須受念者君之精神意念無息不與之貫發來振德時加提撕只在皇之念頭上做工夫受者取一不責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見苦難以漸而入受之久亦念矣舉此二等

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極于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于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幹事者又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音眷念時時盡之于心不可忘也又有一等的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念民皇極中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為非而陷于過惡此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或流于惡

見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引之極有安康之色文要有好德之心一連說皇極之精豈在聲色而未衷合一身心洞然色和心言即意也涵泳沾濡無勉赴之態將到樂的尤身矣所以一激便與極一所造至此豈因當其造極王者此時無可容力只將微示勸使益鼓舞而不能已則勸在驥黃牝壯外非念受了文有所謂福蓋禱一也以此為勸善之資則曰富以此為能善之報則曰福故徧而布之曰敷錫專而與之曰錫福從造極得來則極中所原自有之福也即極也不重在福而重在汝錫上是念受之深致意處未何管力語斯字重火到丹成一點便化得之念受為多不可反歸重錫福謂之惟更無敵為惟

人君亦須何吝容受設法教育不可拒絕了他若此庶民能感君念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翕然不變純然有德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于有道之容發于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此便是向上之人汝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善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自早感恩樂于從善斯能悉歸于惟皇之極而所謂悉汝係極者在是矣人君欲造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于此加之意哉

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同觀感不一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敷錫之意而納之于極哉此節造就平民也有猷是智足以謀事者有為是材足以

協之分亦無安好聲言之別惟
有皇之極而已大比斯民欲其
漸已之分量易欲其滿君之分
量難故曰汝極曰錫汝極在皇
而時人係之皇之外猶有時人
也至此則時人一皇極也斯其
為皇之極而已此句不必釋入
上文此福字註指祿言數錫者
福之全伴錫之福者福之一端
當知欽福錫福都一般五福本
天而爵賞亦謂之福者天有壽
天君能生發天有貧賤富貴君
能予奪廢置此相厥居而發倫
叙道在君也
洪南池曰色不可傷為言每由
心出言色之善皆因念受而生
若然但可說進善之微非便是
佛極讚須有斟酌斯字與論語
穆斯來勤斯和斯字一般

辦事者有守是志有所不為者此是一等人蓋中人以上可
進于極者也念之是不忘其成就之心敦篤而激勸之之謂
不協不懼又是一等人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
之是不拒于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即上
二等人由念受而進脩至此者發于外有安和之色則容止
可觀不以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游而漸趨之矣發
于中有好德之言則中心有主不以淫朋奪志而皇極之理
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汝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微而
俾其俯仰之無累木但念之受之而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
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所以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
見與極為一意蓋進善之機既得于裁成之術而為善之力
益奮于激勸之恩是人此所以惟皇之極也惟皇之極則安

和進而為中和好德進而為成德才猷泯于無迹身心安于
無然信能保極于無窮而無復淫朋之可患矣
無虐斁獨而畏高明

將同春曰一則戒其無虐勿使
善之不得伸一則戒其無畏勿
使不善之得縱要知前節是廣
大以獎育人才此節是公平以
拔用人才

箕子又說人君之于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
有偏私之意蓋慶賞之典施于善良黜罰之法加于邪惡惟當
觀其所行之善惡豈宜以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

王方麓曰斁獨至微以其微而
易虐則有善易見遺豈能念之
受之或錫之福乎故戒其無虐
為上章結也高明至尊顯以其
貴而見畏則有不善或雜于罪
責之何以明章戒董以成其材
于故戒其無畏為下章起也細
玩皇極一曠人君子于天下人才
如慈父嚴師教育裁成心無所
不盡蓋人君一世人材之宗主

皇極的便是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勢孤寒
斁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惇于皇
極的便是惡人便當辱之黜之而加之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
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斁獨者人之所易虐
也而勸善之思及焉則非斁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為善
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高明者可知矣

其道不得不然也

人又何恃而敢為惡此王者之道所以為至大至正而能造就臣民也

此承上起下之詞氣獨是孤寒之士無勢可附者以其微而棄之是即虐之也無虐即念受錫福之謂氣獨無虐則無不教之民可知高明是在官之人已享厚祿者不知所以懲之是即畏之也無畏即施威奪祿之謂高明無畏則無不教之臣可知蓋納民于極而進之之心常加于所忽納臣于極而抑之之心常嚴于所畏見皇極之造就無遺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奸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箕子又說天之生人全材難得而偏材最多有以進之則皆為

其尚池曰天下未嘗無材而詳

全材患在人君無以養而進之耳有能有為是才之可進于極者進其行進之于極也邦昌國有人而實也就輔君建極道民保極上發揮更切正人富之以祿即所以使羞其行所謂責其為善也凡厥二句泛論汝弗二句反言不可不富之也于其三句又恐其富之匪人而致其戒也

全材故人君不可不愛惜而成就之如在官之人有優于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于施為足以任事的這等的人在已每自負其長而于俗或致乖迕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通必須在上者鼓舞振作他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加脩其行而盡展其才庶幾人樂為用百務脩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有能有為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苟廩祿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則此人心亦將牽于身家之累雖有才能何暇為國盡力且不免于罪戾矣况望其能為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者也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于其無能死為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不惟無望于方

陸實府曰民詳於教臣詳於養何也凡人君責民常淺不難養而易忽于教責臣常深不難教而易忽于養能為是已成材者比庶民不同如此等人不患其不幹亦患其意氣激昂而易盈易怯故須再精進之使字重看正是造就處舍下富毅意能為是材行是德有材無行為國之害大矣故令其將能為都進于

無能死為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不惟無望于方

極才華必根於道德設施必出
之涵養直銷其雄心銳氣而歸
之中粹也正人心係朝端身繫
國事非若編氓之賤優游無職
故須恤其俯仰蓋皇極之理不
遠於人情而好德不忘顧家亦
天理中自有之人情也既富乃
羞行一事不是局定富在教前
只論造就大机无恒產而有恒
心者惟士之自處則饑餓空乏
皆動心忍性之資若皇者責善
無窮之心欲盡絕其私圖而純
心于善非富不可故養廉之具
藉以堅志要之人臣必有常祿
而汲汲富之者亦借此為激勵
耳責善非督責也亦使自得意
曰既富方穀以未富者責善矣
乃又戒無好德之福可見既富
俱是好德之人好于而家對邦
昌說治國先家則脩行當自齊

家始父子兄弟親親長相好
無相違從德中來不但俯仰無
累已也註稟祿不繼等貼在弗
能使內比山大夫所謂室人交
徧謫我也高好字一層未二句
無好德而錫之福就是汝用咎
要重祿必當及好德以足既富
方穀意

杜靜臺曰此敷言之訓欲臣民
諷咏而知所感創也敷無字皆
戒之之辭敷字五道字皆勉

殺適為汝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于邦國矣此又汝之所以
當戒也

此節欲其造就乎臣也首三句泛言造就人才之有益于國
自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而因戒其不可濫也
有能有為是見于治國治民之時者與庶民不同使羞其行
使字重看各下文既富方穀意如云與以為善之資作以自
新之術使能者益進于能為者益進于為而不悖于皇極也
邦其昌口用官使皆賢才意蓋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而
升于大猷之謂不指治效言既富方穀正所以使之羞其行
者正人即有能有為在官之人方穀上有督責懲戒之意言
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為善也觀既字方字可見不能
和好干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俯仰之累時人斯其專則

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是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
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
平註中祿以與賢貼凡厥正人以下四句不可及惡德貼于
其無好德三句蓋示以造就人才之要而因嚴其戒也夫惟
祿不及于惡德之人而必及于能為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
行以錫福而進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大抵此
節與庶民對看而意更曲折要看得自活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友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以為臣民法則又衍
為訓詞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

之之辭會歸字申言以足其義
要得反覆叮嚀意○按此節以
皇極之理敷演為言乃詩之體
只用全文選他方得音韻相協
意義重復之旨

陸實府曰凡已私生于心未有
不見于事所謂有心悖理之惡
故上段言遵凡已私見于事未
有不生于心所謂無心失理之
過故下段不言遵凡已私見于
由行行非用也心之流行也皇
極正大之體乃體段之體凡事
從心上發出到事為上自有箇
規模體段正在用上說無偏
好惡便是王義道路非無偏
外又有王義等也此節重戒私
說有私則非極去私即為極意
無淺深不過反覆言之不必剖
析只極字同出異名偏破好惡
偏當爰側不可說大不好只反

皇極看故提出極字喚醒之極
本固自為已私離間惟循極
而行久之自與極默會極是
知止地位歸極是能得地位會
極上有恍然悠然意有極有字
對王字看王義等正汝所自有
者會者路途相會歸者歸根復
命會極便須歸極連說下人心
一直耳乃念分岐而不得合會
則屏乃管而獨聚一直若期而
起之而聚精不已忽而親請甘
域則非有涯際可以底止但文
心精來復不殊于相協之初而
已必有者復還其舍方謂之歸
必歸者若守其宅方謂之有此
二句是着力語

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
也作則非公矣六王字即指皇
極之君義道路即指皇極互辭
協韻耳遵義遵道遵路日會其

人往往為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平而處事亦不停當便
便與皇極之道理相背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
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彼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
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而縱一己之私善惟當遵王者所行的
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
遵王者所行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
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
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
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
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
夫王義王道王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為私意間隔遂與
這道理相違而不能會合為一若是性情不偏好惡多正則意

心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般將合
異為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理只為私事遷
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
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
般皆得其所止矣由是而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
以使人吟咏自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既以身
建極而端化原文又設教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倦
倦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而又立
言以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戒之訓之俱兼臣民
言要體貼諷詠之意王義等字就人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
句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為

極者去乎心之私則源頭知所向往故曰合而來也歸極則由行事合着這極是全衷極爲一矣故曰來而至也二句雖重不乎合而來也而善在串意各要桃得明日
附姚承庵曰天下亦廣且大矣民主其間亦衆且不齊矣茲欲將此極此福一一敷錫之如何可徧及得惟是著此數言反覆發明王道之妙丁寧戒勉其間使見且聞者自相傳布家喻而戶曉則不期其敷而自無不敷耳故緊承曰皇極之敷言云云讀者要曉得此一節是敷錫之至意

裁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故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戒之無偏云云而欲其知所導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而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黨反側之私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云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字皆于心上用功蕩蕩下更補出當與之爲一意末二句申明上二段言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故總承上意而教之亦勸勉之詞非結語也大意云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而心之所遵者皆自極之用則志有定向能望極而趨故曰會其有

極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干事始變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行有歸宿與極相安故曰歸其有極會則合而來猶與極爲二歸則來而至與極爲一矣心之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歸極者蓋已私猶根于心必待克治方能會極已私但見于事一渾化之卽能歸極也曰皇極之所由行而承偏陂好惡曰皇極正大之體而承偏黨反側者蓋存于心者所以爲行極之本而皇極正大之體則應事之本也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大抵偏陂好惡卽淫朋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卽淫朋比德之見干事而極卽惟皇所建臣民所有故道義路皆曰王者見臣民之極由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固有之極非君與之也此節正是言教爲敷錫中事而係極卽在會

歸之後當玩味註中感私訓極等語亦要緊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衍為言以訓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于民生日用譬如救粟布帛一日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關乎人心世道譬如著龜藥石萬世違他不得是天下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陽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豈非天之私言也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為化臣民之要道而不可忽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牖民之訓如王義王道王

王字泰曰此節贊敷言之妙不
是感動武王但言敷言有如此
之妙所以感人深而人之易也
歸重天字上乃見其妙不可以
理與言平看重在理字上
陳雅言曰言純乎理也本于天
是豈可以君之訓視之哉迺天
之訓也天者其不言之聖人至
人者其去言之天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按于帝其訓雖只訓
一邊然看書作文切記總承此
意身訓來其意方宗

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心平正直又示人以歸極之
是也彛訓亦當貼人倫事物上講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
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彛自敷言所昭
示之訓言近指遠為臣民之範圍而不淪于狹小故曰是訓
註中理出乎天二句當串看蓋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言
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
鼓舞萬民者即陰陽之化工其所以教治百官者即相協之
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蓋推敷言之妙至于與天為一者如
此謂繼天立極者不可不以之而訓臣民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主

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於皇極

杜靜堂曰此者敷言之效是訓

吟咏諷誦也是行佩服體驗也
君民之性本同一極之理今民
于極之敷言能誦之于口體之
于身則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天
理流行將見天子立極于上道
德既光華矣而民亦能依稀仿
彿具光焉故曰近作民父母爲
天下王俱要休貼敷言上看天
子本是民之父母也今以敷言
教我則是教我以義方弗納于
刑安能恩育乎我者豈不作民
之父母乎天子本是天下王也
今以敷言成我則是克盡綏猷
之責非徒隨之以勢分矣能君
長乎我者豈不爲天下王乎與
尊親之頌本近道德之光來然
近光與頌總是敷言化民之效
無偏一節即敷錫厥庶民內事
此節即錫汝仔極內事大抵五
字極一晴只是極二字盡了大

之敷言一疎動于聽聞莫不頌法而身體力行之由是涵濡既
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消融天理日以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
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
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
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至此則皇極之化大同于天下而
敷錫之恩深入于民心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爲稱頌之辭
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
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豈不是百姓的
父母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
做好百姓其於王者代天理物之道夫復何愧豈不真是天下
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以親之也曰爲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敷
言之感人如此觀于庶民而羣臣之得于觀感者又可知矣

看今天下以成性若不能納天
下于皇極則人性之不盡亦是
運極之功有虧故隋才造就敷
言感動總是敷錫于臣民而敷
錫于臣民又只是成得在我建
極之功非有加于君民之外也
須看得一貫方是
附董思白曰惟近天子之光故
頌得天子親切蓋近光分明是
赤子之依父母了故以作民父
母頌之重作民父母句惟作民
父母則天下所共瞻依也故不
止曰王而曰爲天下王以申之
魏承庵亦謂天子爲天下王奉
世皆然而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則非建極敷錫之君不能也
故其辭云

上贊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即敷言感人之深欲其
知所勉是訓是行串說甚理易從而言易入故諷詠而踐履
之也天子之光即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華近
之即是會極歸極之意蓋傾邪狹小之念已忘公平廣大之
理已達君之所建者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无相遠也
此與保極惟皇之極意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
以下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兩平皆就敷
言上說蓋父母之愛其子無不欲其入于善也今天子敷言
之訓使我歸于皇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于邪者至矣非民
之父母而何王者無棄物必欲人之盡其性也今天子敷言
之訓使我安于皇極則綱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矣非爲
天下王而何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言庶民則臣可

知皇極至此則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所以錫保者愈至人君子萬姓而君天下其道孰有加於此哉○按通章雖有建極造就敷言三項然以建極為主而造就敷言則輔成之者也然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而敷言又即造就時事無甚先後曰係極曰無淫朋比德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方穀曰會極歸極曰近天子之光俱一般看不分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謂既係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此意亦不可少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參洪王二說曰此節重因時制宜無非所以納天下于皇極也正直剛柔謂之三德者主君德

箕子說洛書第六疇叫做又用三德蓋上者以身建極雖是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

而言也建極其本而三其作用也用者因平時者也平康之世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曰正直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習俗就一世言氣稟就一人言前註謂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蓋通變宜民而不執于一是即應變也

陸實府曰重德字不根德則剛為用壯柔為委靡未見其克也天下以習稟聖人以德而政教剛柔德之用耳平康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堯舜之世率又裴裴敷教在寬豈以剛柔不用乃為正直只是他剛處即柔柔處即剛無所事克則自行自在不消委曲婉轉豈不正直平康就是正直如疆弗友等便不平不康須有補偏救救陰施陽設之功如何得正直

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為垂拱而治乃上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一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為主乃聖人所以宰制羣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教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平時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于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于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強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為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

要之委統得來亦以成其爲正
直也剛柔雖分配二三其實雖
不得必相濟乃成用克者不但
以我政教制彼習稟必政教行
而彼果爲我所化也剛柔隨時
應變就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
治之也此乃不疾不徐之法洵
此有餘正以補彼不足期政教
必行而已
魏崑溟曰後世語剛克者把持
以法語柔克者大綱已弛剛柔
之用息而王伯判矣故所貴乎
二德者平持而時措之

克剛以柔克柔因俗而異施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潛
退過于柔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
及有高亢明爽過于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
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因人而異施所謂
反治者也然其爲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
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于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
夏舒慘異宜而皆一元之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
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于此

此詳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別其用也正直
是恭已南面建極示人而不事威福抑揚之謂無爲乃聖人
之本心故居一剛克是威以奪之而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揚
以進之而堅強之教足以起懦之謂剛以法天之健君德之

所主也故居二柔克是福以予之而惠和之政足以濟弱抑
以退之而和衷之教足以損過之謂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
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此三德之次第汎言治天下之德不
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平康之世就臣民歸
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
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
剛以正直之道待之蓋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而已矣強
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
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
歸于極此因其習俗之偏而政以治之所以納之于極也沉
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
亢明爽偏于剛而過于極者則抑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因

其氣稟之過而教以化之亦所以納之于極也氣稟以天言
習俗以人言剛柔非必舉世皆然猶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
治之也因時以制宜隨俗以應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
平康正直如大舜苗格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疆弗友剛克
如周公之瑟殷是也變友柔克如君陳之和申是也沉潛剛
克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柔克如由也兼人故退之是
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箕子說人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若非總攬乾
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
賞所以施德于天下叫做福這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
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于天下叫做威

路然曰此示以操三德之權
上節雖高一層看蓋人君總
大權然後操縱由已而能用
德若御下奉上之權一移而
上下所階則雖欲用三德以
極亦不能自主矣三箇

惟字重看見自辟之外不得少
假借于人也臣無有作福句雖
戒其臣不可上僭然臣之所以
敢上僭者定由君之下移來言
君權無下移而使臣之得以僭
也足上惟字意勿平看

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乃天子之事也至
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
品物為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
事也若在下為臣子的于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玉
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
有盜君之威以報私仇亦無敢有僭用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
肆無忌憚者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已
名分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也福以命德言爵
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玉食是四海九州
所常貢者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權字于
惟作二字上見臣曰無有正見得惟字意蓋臣而上僭則君

權下移矣還重君一邊威福不可以上文威福抑揚講比上節高一層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杜靜臺曰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于下使臣得以僭竊意說來而汝也大夫之家諸侯之國皆天子之所統者故云汝家汝國側頗僻僭忒就作好惡尚奢侈上看
王字泰曰人用側頗僻二句說者俱進一層講謂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小民皆化之也然玩傳意則以有位承上諸侯大夫說抑揚迤下為是謂臣之所行民皆視之今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既不止于比德矣

箕子又說人君權柄不可下移下移自有其害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習以成風固及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小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然則為君者其可不捺大權于已以表正萬邦乎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指諸族

則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又豈止于淫朋而已哉蓋人君所以行其正直剛柔之德而成其建極敷錫之功者人臣既得以竊而用之則禍及于身而惡染于民其患有如此者其甚哉權之不可下移而臣之不可上僭也○按此章當知威福玉食為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為人主之三德君建極則威福玉食一手上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權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君不建極則威非德威福非德賞玉食非德奉三德既亡則利勢所在人思得而竊之君亦不能保其柄之常在于我以致臣人皆有僭志家國罹其凶害其視建極作人天下賴其陶成之福者何如哉故為人上者必端本建極以不二之權行燕三之德

大夫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者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凶害是攘奪刻剥家國不寧之意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觀兩用字相對可見蓋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廉也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註中固字亦字不可泥誠使大權歸于一統而政柄不至于下移則國家有紀綱臣民有趨向而正直剛柔惟吾所用矣尚安有陵替之患哉是應變之治有三致

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

洪南池曰此節言稽疑必在于得人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故必平時擇其賢人而建之遇有事時乃命卜筮本文乃字正如註訓作然後字以見必此人而後可命之卜筮也按龜歲久則靈著生百歲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法以明火熟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切凡十有八變而成卦

治之權則一此維持皇極之要而又用三德之旨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于心外詢于眾然又必聽之于神而其疑乃决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著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决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著之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著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决疑必須簡至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為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疑不决乃命這人或用龜以下或用著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

此詳稽疑之疇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然天之意非著龜不傳而著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擇人以主卜筮尤稽疑之要也擇字重建立字輕所擇之人是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天合者蓋必得是人然後可以紹天之明以定天下之吉凶也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筮之是臨時事

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箕子說卜之法用火灼龜即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觀其所拆之文而象數以見有其狀滋潤而如雨者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霧者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者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剋之狀者其兆屬土此五者皆卜兆之体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

莫中江曰五行無一定吉凶但觀其事之所值何如耳如事宜兩則兩吉否則為凶也但此處且未可露出只言其兆總有此五者而已蓋此與下節俱指言卜筮之休如是未說到用上王宇泰曰太極動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故卜兆有

五以象五行十卦有二以象陰陽也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之所遇無先後也陸實府曰謂之兆者天機不容幹世但寓機於有無間至理不蹇毫釐在獨悟於吉凶外也

蔡西汀曰取諸陰陽之正曰貞取諸陰陽之變曰悔貞有植立正固之意悔有從凶趨吉之意陸實府曰貞悔則其理昭然貞

悔合而成卦止言貞其理泥而不通止言悔其理變而靡着貞即貞其悔也雖然不搖者固于變所由疑極悔即悔其貞也沛然不滯者固一貞所以通達項平叔言占家宅以內卦為用事其問者之采意也外卦為貞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為王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決也

已

此列卜兆之体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拆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潤澤而為兩開明而為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繹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左右交錯彼此相勝是土之兆也五者之体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同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卜者有所準矣五兆無一定之吉而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兩而兩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曰貞曰悔

箕子說筮之法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過着老陽老陰則變而為別爻所謂支卦也

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支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支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体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此列占卦之体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者事之幹有事始之義悔者生乎動有事終之義一者非卦名乃卦体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為之行成卦當其奇耦之既具揲之既成則有貞有悔焉曰貞者事方來而始著机乍顯而無為于未動之卦則為在內之下爻困既動之卦則為所遇之本体以寧萬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後形幾已著而復變于卦之不動則為外爻而上体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体是值以通其變以極其數

紛然變動而不居也蓋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
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
悔也因卦体以定吉凶而稽疑于筮者有所準矣凡畫卦自
上而下下三爻為內卦上三爻為外卦卦有動爻而占者值
之曰遇卦及動爻變為他卦曰支卦卜兆本于五行則必心
通五行者而後可命之以卜占卦于陰陽則必德合陰陽者
而後可命之以筮此稽疑之所以重擇人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箕子說卜兆占卦之体合而言之總有七件兩霽蒙驛克貞悔
是也為而言之則卜用兩霽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
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
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免于過差是卜筮之体雖異而

來略然口上兩陳卜筮之体吉
凶所由生此總言卜筮之用吉
凶所由來衍忒者惟恐事之有
忒而推衍之不曰衍疑正疑其
有過差耳
陸實府曰非中非無貞悔也且

中非無五行也但法各有所主
要亦然而用者故總曰凡七見
理之一也分曰卜五占用二見
用之殊也夫占用有凶吉去從
正曰衍推過差何也君子問宀
不問福若果吉理已一定非此
卦所能施若或凶可因而改悔
過以遷善也

其用則同也

此推卜筮之用蓋上二節但以体言衍忒則其用也凡七總
而言之卜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即是稽疑人事指祭祀
征伐等事推衍非待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
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兩霽蒙驛克貞
悔上文未曾露出占字卜字連用幾個曰字一串敘來至此
而始總之曰凡七始明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為卜用
貞悔之為占用也傳註者于上文俱說破了則此卜五占用
二似為剩語作文者須要善体帖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占
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下則三人同卜

魏崑溟曰二人占者謂三人看
此卦兆也非二筮也人心以衆
為公故從衆須點聽天意

王方麓曰卜兆本于五行故心通五行者而命以卜占卦主于陰陽必德合陰陽者而命以筮此只是重提上句以起下句意非是再立卜筮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不偏于所主不背于所從也或曰占卜者皆至公之人但于此審其公亦有見

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皆以為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凶二人言吉亦互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于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為凶固斷乎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蓋二人同則凶勝于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

也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即前所擇建之人卜筮必立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難從故必三人占而後可以決其從違從二人之言者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為凶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為吉亦在所必避蓋參諸眾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

言凶皆同則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洪南池曰汝則從大段吉凶之斷全在神謀上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者蓋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則惟龜筮知之故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為也

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于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當行當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謀之于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于卿士集思廣益看朝廷上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采看閭閻間的眾議如何然後謀之卜

事之疑也而乃心則疑之最先者太虛無物當察其疑之所兆首何因所止者何地心靈微渺可以極深而研幾固即神明之府矣要照顧天人合意入謀既合何必又問鬼神蓋人心之靈雖不滅善惡而識眩於得失之岐不得不借鬼神之靈以為吾之靈實、與之謀度鬼神其通之而心始無遺慮顧神不在渺茫在人之心故先之已與臣民而後可徵上筮非竟聽命於神而我一無主張也大同人已天地無處非精神所洽身其二句正大同處合臣民鬼神之順以奉於一身豈不康強乎猶言無虞以寧也精神凝定基圖鞏固這便是吉處人君往往有一事而造福百代者須就吾身說以康強之吉而子孫逢之適與吉

筮焉蓋人謀出于有心不若著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故既參之于人已又須質之于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著以玩其古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此稽疑之序也若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著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問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于已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

會耳只可作應不可作效既曰大疑又曰汝則從何也朕志先定雖從已之可否而事之吉凶尚未可知理之所在變動不拘不妨彼亦一可否此亦一可否者兩教相當曰逆卜筮重從而已及臣民一從即吉何也建極之君其發慮宜無不當而神謀既從吉可知也至謨謀盡于廟堂而賢臣者又人心公議之主也其有不吉乎聖人無心以萬民之心為心而忽情可否亦得上教于君卿者也其有不吉乎幾箇吉字要見作內作外皆宜意靜吉國家以安靜為福也動處便凶蓋悔吝生乎動要之有事不如無事百動不如一靜王方麓曰得大同之道者宜應大吉之占身其康強于五福中但幸其一者蓋人君當貴是其

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于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著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外矣夫謀慮必合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

本有惟康強則可以享壽考故特以康強言也子孫其逢吉言子孫亦賴其餘休逢吉而不逢凶見其占應之遠也秦西汀曰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得吉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龜短筮長按龜雖皆無心但龜兆一灼即見而著假物揲是二者之中龜尤自然故謂龜長

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指戎祀等事凡近有係于君身之休咎遠有係于子孫之禍福看皆是謀及乃心審諸已也謀及卿士庶人參諸人也謀及卜筮斷于神也蓋一人之見不可以自是故參之于臣民臣民之謀猶出于有心故決之于卜筮此自然之序也大同是通乎人已而無二質諸鬼神而無疑之謂康強逢吉內畧黜戎祀意講逢者會逢其適之意筮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庇也此稽疑大同之應上言卜筮于臣民之下者稽疑以人謀為主神謀為斷也此言卜筮于臣民之先者決疑以神謀為重人謀為輕也自此以下則雖不能大同而亦不害其為吉者故君謀配于龜著者亦吉臣謀配于龜筮者亦吉民謀配于龜筮者亦吉謂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于龜筮一從一逆

本不可以舉事然筮猶出于人而龜則純乎天故亦可以作內也若龜筮共違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蓋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故以是為主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何所不決故曰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王仲山曰此節大意言氣運乎天者有其時氣順乎時者有其效不可說人事之欲如此蓋徵字至後休徵節始見此只在五氣上論水火木金土五行須分屬雨暘五者不言一日二日者為其來無先後也口時當開閉說自有一定時候不可便謂得其時極備與來備其叙相反以與蕃莠相反亦未着人事說

箕子說洛書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為感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之氣交則蒸潤而為雨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為暘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為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為寒陰陽之氣相噓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為風然雨暘燠寒風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

陸實府曰雨以潤之曰以燥之風以散之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要着造化生物之用說五者必有所不用然後能為有用當其有用若或為之調酌曰時只說五行各有其時在若云當雨而雨却像各以其敘矣來備內有相助相克意其敘正是來備處所謂時也所以貴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五者俱足次第依時而至非一時者有故曰敘上與時異時者候也敘者應節候處有次序也故因其時以為備無不備也而備以時因其時以為無上不無也而無以時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若一極備則來而不去矣一極無則去而不來矣當一之極備也必有極無者委其令於空虛處當一之極無也

缺不多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又且各應節序如當雨而雨當暘而暘無一不當此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植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而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乖錯極備而傷于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于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于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五氣之休咎如此人君之于天道豈可忽哉

此下詳庶徵之疇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來備其敘言五氣之順其時即所謂休徵庶草蕃庶則休徵之效也時字包得來備以敘之意來備以叙一直說正應上時字言歲日月

必有極備者擅其柄必橫執處以五為政則五各生尅而變不窮以一為政則一自終始而變不積不已獨陽不生獨陰不化其為國肯物災可勝道哉時說謂極而備即一者已足致凶不知五者豈有皆無之理正於一字見其相所以為凶庶草說得廣以其得氣之先故為氣順一驗

之內既無匱乏又不愆期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成等而言作效說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敘看凶字對後百穀不成等而言反上庶草蕃庶看曰一者言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于此亦足以致凶也極備極無即是咎徵凶即是咎徵之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秦西汀曰上文止有徵字意此添出休咎二字來蓋始自人事而言

杜靜臺曰利害只在時恒二字上分若者順其類而應之之謂不重休徵者言五氣休美而恒

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雨暘燠寒風之異故人事脩于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脩矣貌澤水也而雨亦屬水故雨澤以時而

五事能修之微驗也皆徵於此
陸實府曰天地間大率五行轉
於天爲五氣吾身中之呼吸
動靜皆是也於人爲五事天地
之陰陽休咎皆是也歟之吾身
其貌言中則視聽得宜思惟協
理即兩間造化之權輿顯之天
下其兩陽均即寒暑如期八風
和皆總至德一真之變化故兩
間陰陽之妙用盡吾心調燮之
真能若子無明註只重時字爲
是備而有叙爲時五德有則俱
有而又交相爲用若缺一及相
凌俱不成其爲德原是極時中
的只要講五德之時而兩陽帶
言之可也不必將德與氣扭捏
人心之靈不滯而濕燥寒暄之
之天地山澤之氣亦資有通而
不滯沛而不涸者謂造化自宣

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叫做又是言之德脩矣言揚火也
而陽亦屬火故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
是視之德脩矣視散木也而燠亦爲木之氣故晴燠以時而順
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脩矣聽收金也而寒
亦爲金之氣故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于虛空
是思之德脩矣思通土而風亦爲土之氣故風以時而順應之
夫五氣節調則化工順運此太平休美之事所以謂之休徵也
人事失于下則天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
而至于狂蕩是貌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雨蓋淫潦無節有
類于狂也言不能作又而至于差謬是言之德不脩矣其應則
爲常暘蓋亢旱爲災有類于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
而暴斷是視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

可也謂造化宣德之和而揚
於純修亦可也以五氣配五事
者乃謂人與天一耳非承事遠
驗也只該重徵字休主我言以
我休而徵之也苟五事休而不
應何害其爲休蓋天地間有必
然之理有或然之數或然之數
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言人
不言天本能斡旋造化

于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脩矣
其應則爲常寒蓋粟烈之氣勝有類于急也慮不足察幾微至
于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爲常風蓋陰霾之沴
作有類于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癘癘之變
所以謂之咎徵也

王方麓曰肅靜屬陰故爲雨數
又播屬陽故爲陽類哲謀相對
折外照屬陽故爲燠類謀內明
屬陰故爲寒類此等類象不過
大意不可深求
金氏曰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
外也貴乎速故豫爲哲之反收
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
詳故急爲謀之反

上言休徵咎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纔說
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備其敘意咎字恒字應極備極
無意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爲休者由五事之得以致之人
事之徵于五氣而爲咎者由五事之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
以五行分配蓋雨屬水而貌澤水也貌肅而嚴整自有滋潤
之意故時雨應之暘屬火而言揚火也言又而條理自有開
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散爲木而燠亦木也視哲而有智則

有昭融和煦之意故時燠應之聽收爲金而寒亦金也聽謀而能度則有藏容疑結之意故時寒應之思通爲土而風亦屬土也聖無不通則有疎通旁達之意故時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貌不檢制爲狂狂則蕩故恒雨若言不合理爲僭僭則亢故恒暘若視不哲則猶豫而不明故僻緩而恒燠應之聽不謀則躁急而不密故縮粟而恒寒應之不能聖則蒙蔽而不通矣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故恒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蓋和德備于已則和氣應于天人有乖德則天有乖氣乃感應自然之理其實一德脩則五德皆脩一氣應則五氣皆應但以其理言之不必泥也○按稽疑庶徵古者天人之際流通如此易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是也漢儒于天人之際其言之庶

幾者惟董仲舒其後流爲災異之學如夏侯勝劉向京房之徒乃事事爲之配合其傳會甚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杜靜臺曰以上但是泛論其理此節方示爲君臣者隨分以省驗也五氣之休咎實行于歲月日之中有係一歲者如七八月之間旱歲因不登是也有係一月者如三日雨爲霖一月受其害是也有係一日者如烈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一日受其害是也然朝夕殊風暴雨雖師尹所當自省至于傷禾敗穀而歲亦因之不登則又非止師尹之咎矣餘倣此○曰字更端而言師尹不言省者蒙上文也陸雷府曰五氣五事無二理但屬于天則運諸歲與日月之內

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爲君爲臣有代天理物之責皆須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的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之間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修或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者在于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

屬于人則責諸王與卿士師尹之身歲月日相須成運王卿士師尹相資成治分不開的天下豈有一歲之利害不開月一月之利害不開日者况本文曰省者之中有實修意反之茫然不知所由必推求探究將生平所為逐一內省從得如省出失來又從失處省到得上去所謂內省也若得失明有徵驗何須省此乃畏天時保惟恐獲戾之心不然湯之早止是借徵耳何必六事自責乎可見省之意矣同一休咎也可為一歲之利害可為一月之利害亦可為一日之利害原無定形故同此省也君以為此九重之干和卿士以為此燮理之無狀師尹以為此承宣之失職豈容且念即休徵濟至亦必曰天驕我歎天忘我欤而

職業修否槩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替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于月也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終日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于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善其所終省之而乖氣應則交相儆焉而益修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為祥亦不難矣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庶徵之休咎既係于五事之得失則欲省五事之得失者當觀于庶徵之休咎也省字貫卿士師尹而言正所謂念用庶徵者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王者如天運于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

及躬自省不僅泛泛微省必要省出一件與他相感處今我所下手挽回如必配定歲月日而省則有上下相推委耳歲月日說得活本文必分屬若曾氏所謂其處之分然也亦以示責誰王者意耳不但只省召災之故直省御災之道以求不于天和註雖兼得失還重失過即省之而得亦深求敬戒而惟恐日中則昃也

來路然曰此下二節言休徵咎徵所感召正見君臣不可不省歲月日頭上要補出君臣能省而五事得意時無易則可以言休徵矣百穀四句是其效即蕃

所不統也故庶徵休咎有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主猶月之統于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師尹猶日之統于月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于交修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不可以註中徵字就當省字看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故其所省不同如此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意相似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不爽者故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修休徵協應

蘇一句意但前專就五氣之體上論此則合人事之徵言之耳日月歲節與此相反陸實府曰無易從君臣省修中來四箇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奔來一年豐一年歉一處豐一欠歉則不成成者豐而不歉一定不來也停大中自有一種精明之氣而幽湯闇又悉耀焉若祭祭之明終初文文而已故明與昏反俊民之修主玄主潛章者不過供其幽光闇然自章也章與明不同自動之光被言曰明主治理說自德之升聞言曰章主實心說平康不措國所言所謂比屋可封也惟平故康○按百穀者民生之本故每先言之

其為效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穰之慶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件件修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章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夫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遺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臣不可不以是而省驗也時字即曰時之時字無易者謂兩暘燠寒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也應上承備其敘看正是休徵下四句則是休徵所感應上庶草蕃廡着字猶因字謂因休徵而致然也百穀隨時而豐歉者今則因之而成焉

垂五田日而積
王字泰曰休徵先大后小者見休徵之效又關於一歲善必積而后成谷徵先小后大者見谷徵之害初起于日月惡雖而可懼○按合二先生之論參之可得天人互協之微旨

陸實府曰谷徵所至亦挽回失策若天奪之鑑耳
蔣同春曰俱字上節反看末須繳君臣當修德以回造化意

焉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也治道隨時而汗隆者今則因之而明焉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賢人相時而進退者今則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而明揚矣國家因時而不泰者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而平康矣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也王與卿士師尹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又就禮樂法度等事說家就國家說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兩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修各徵之應也其為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熟而饑饉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

遁甘處側微而無用世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其生矣夫人事不修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常然人君若能反身修德則亦可轉災為祥而咎徵將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驗之意時既易即是咎徵應極備極無看下四句是咎徵所致應二凶字俱與上節反看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尹其得失回徵于歲月日矣至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為休為咎只係乎上人之得失其散處于下如眾星之附于天一般所以說

陸英府曰日月星一体以成歲功卿士師尹與民亦一体而承王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庶民惟星矣非無五事之當修然錫極之權不在也柄不得自主

有上之者而民特麗焉耳通即在星上說而民在言外好不是喜好星一室中之法象風雨亦何有之形容大謂日之精氣為星辰流為風雨而机常大故氣所至机所盪而適值位之所屬星有似好日月有似從重有冬星日月二句自星言若日月來從耳要之無心也惟無心則星守星之舍日月行日月之軌故而不相期而自應苟星懸其好以待日月日月移其軌以逐星則各相馳而不相入矣月之從星其彰也可見者無如風雨較冬夏之行而斬風雨之澤固不可越冬夏之度而紊風雨之施亦不可行字從字要重發來路然曰箕子顯揚而好風畢主蕭泥而好雨是星有異好也

庶民惟星然星宿之中其氣類相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于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道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驗矣然日之從星不可見而月之從星為可見也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為風到西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為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于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于眾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至微者有關於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

然非日月之常行則何以從其
好乎但日見于晝星見于夜日
之從星不可得見也若月之從
星正以風雨耳月行東北入于
箕雖其冬夏之常行也然陰陽
吹扇而多風而箕之好于星乎
從矣月行西南入于畢雖其冬
夏之常度也然陰陽交蒸而多
雨而畢之好于星乎從矣春秋
縮云月行于箕則風揚沙詩云
月離于畢俾濁沔矣即此意
將同春日二十八宿環繞日月
行道之側日月行必經歷之月
之從星從即經歷之意謂月經
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非
順從之從也
附王字泰曰好風好雨說者謂
其本東方木宿而風則土之冲
氣也以木克土則有飛騰上浮
之象應之故好風畢本西方金

宿而雨則水之精氣也以金生
水則有慈温下降之象應之故
好雨看來大抵巽為木為風其
位在東而並近之且風者陽氣
之發散而東北方者陽氣之所
生箕麗于此安得不好風兌為
金為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且
雨者陰氣之凝潤而西南方者
陰陽之所成畢麗于此安得不
好雨

微而卿士師尹所以布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于斯察四
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于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曜順
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修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主者如
天運于上安享無為太平之治矣

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係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
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
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
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
當從民之欲順本文講完方繳正意在後庶民惟星處只云
民麗乎土為卿士師尹之所統率猶星麗乎天為日月之所
經行不必入有欲意箕星是東北之木宿列于心尾之下者
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觜之間者星固有風雨之好而

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之日至牽牛月從
黑道則行冬之令焉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令焉此
固運于天者之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東北入于
箕則扇而成風以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
雨以從乎畢之好獨言月者惟月為可見也然星非真有所
好特氣數之所感日月非真有順從特行度之所次日好曰
從不過即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者耳夫星有異好
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民有異欲而卿士師尹之
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之則衣食足而知禮義五事修而
休徵應矣有近民之責者可不勉哉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
所以成歲功言卿士師尹不言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
治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王字泰曰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故以之而自勸懲也在臣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故以之而勸懲乎臣民也王方麓曰富貴壽考出于天攸好德由于人乃兼列而為五福何也此五福之主也在此而後其四者可謂之福民之輩也知德者矣鮮矣則好德非福而何自求多福人也而亦天也莫中江曰攸好德攸所也言無他好也

箕子說洛書第九疇曰嚮用五福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即次之第三件是康寧蓋人生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康寧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乃為真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莫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蓋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于非命乃為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

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能斂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此詳五福之疇以緩急先後為序五福兼君與臣民言壽者天子萬年黃耆無疆也人情莫不欲壽而壽寔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富者玉食不移廩祿是繼也人情莫不欲富而富所以厚吾生者故居二康寧者身無違疾心無憂患之謂福以身安為泰故居三攸好德者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之謂福以道充為貴故居四考終命則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勸則有以斂福于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蓋皇極之君不以一人為福而以天下為福也君民雖並言寔歸重君上自天降福言則壽為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為本

陸夫府曰憂可生全益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也蓋在皇及極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為極耳
王氏炎曰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為惡者天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即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鬱此心戚也 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為惡也 則悍然不顧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為弱也 則怯懦無為而足以

取辱故又次之為善則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此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應固昭然不爽若嘗善罰惡執威福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天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

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為序凶短折者壽與考終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弱亦謂之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強必墮于惡也人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所謂威用六極也大抵五福以人所最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最惡者為先

席書卷六

席書卷六

席書卷六

席書卷六

